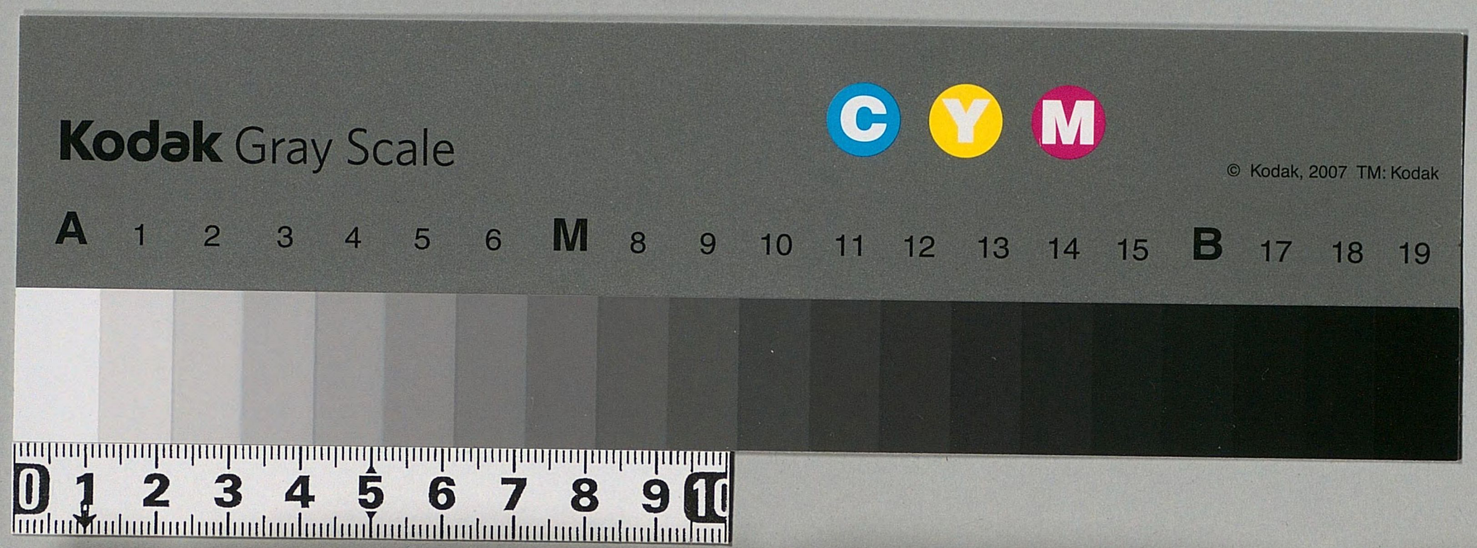




colorchecker
x-rit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漢書門
類號 函架冊
內閣文庫
善號 漢 4483
冊數 7（1）
函號 291 85

1-2

捐
內帑之財竭四海之力而成之數
年之後新者不舊乎假令新復
如舊將復新之何所乎水行則
沙行舊亦新也水潰則沙塞新
亦舊也河無擇於新舊也借水
攻沙以水治水但當防水之潰

毋慮沙之壅塞也昔漢武塞瓠子
之決而禹道遂復宋欲力遏北
来故道使
國大疲此非萬古明鑑哉或謂
徐邳非黃河之故道也然獨非
泗沂之故道乎禹貢所謂導淮
自桐栢東會于泗沂即此河也

宋神宗十年河大決于澶州合
南清河而入于淮南清河者即
泗沂也行之五百餘年矣是亦
黃河之故道也且我
朝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
舟是天所以默相我
國家而預闢此河以助之也敢弗

守乎馴殫心力者二十七年今
且歸而死矣不敢不以一得之
愚質諸後之君子萬曆庚辰河
工告成司道諸君曾以不佞奏
議及諸明公贈言編刻成書名
曰
宸斷大工錄然其事止于江北而諸

省直無所發明事體未備檢閱
未詳故茲參錯之暇復加增削
類輯成編名曰河防一覽首載
圖畫重
王命也繼以圖說明地利也河議辯
惑闡水道也河防險要慎厥守
也修守事宜定章程也河源河

決考眙往鑒也古今稽証備考
覈也而諸臣章奏次第纂入便
檢括也爲卷一十有四要之皆
所以求順治也試塵丙夜之觀
用備蒭蕘之擇可因則因之如
其不可則亟反之毋以僕誤後
人後人而復誤後人也敬爲之
引
嘗
萬曆庚寅嘉平月吉雲上七十
老人潘季馴謹識
新安後學羅文瑞書

河防一覽目録

卷之一

敕諭五道

祖陵圖説

皇陵圖説

兩河全圖説

卷之二

河議辯惑

卷之三

河防險要
卷之四
修守事宜
卷之五
河源河決考
卷之六
泗州先春亭記
賈魯河記
河源記

于都憲題名記畧
鑿徐洪記
鑿呂梁洪記
余太常全河說
止泇河疏
止膠河疏
卷之七
經畧兩河疏
部覆前疏

河工事宜疏
部覆前疏
勘估工程疏
部覆前疏
卷之八
恭報續議工程疏
查復舊規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貢船隻疏
部覆前疏
報塞黃浦疏
河工告成疏
黃河來流艱阻疏
申飭徐北要害疏
卷之九
覆議善後疏
覆議河工補益疏
高堰請勘疏

計議淮南未盡事宜疏
申飭鎮口閘禁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
河工分派司道疏
部覆前疏
議留河工米銀疏
部覆前疏
申明修守事宜疏
部覆前疏
議守輔郡長隄疏
部覆前疏
恭誦綸音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一
添設管河官員疏
申明河南修守疏
停寢營家營工疏

朱子靜刻

部覆前疏
修復湖隄疏
就近銓補分司疏
就近銓補河官疏
查議通濟閘疏
部覆前疏
河工告成疏
贈卹司官疏

卷之十二

甄別司道疏
部覆前疏
申明鮮船疏
部覆前疏
申明職掌疏
部覆前疏
縣官輕忽河務疏
旱久泉徽禱雨疏
添募夫役以裕河工疏

卷之十三

請遣大臣治河疏
科道會勘河工疏
科道進圖說
條陳善後事宜疏
條陳河工補益疏
條陳治安疏
中州河防要害疏
官旗挾帶私貨疏
部覆前疏
恭報三省直隄防告成疏
河上易感浮言疏
畫地巡守疏

部覆前疏
卷之十四
查理沁衛二河疏
河工大舉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南直隸工程
酌議河道善後疏
祖陵當護疏
欽奉查理河漕疏山東工程
清復湖地疏

目錄畢

河防一覽卷之二

河臣潘季馴奉

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潘季馴近年
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
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
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
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

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員外
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
掌印官守巡兵備等官該管河副使臨清
沂州大名曹濮等處歷多方經畫遇有
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其黃
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

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
爲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地方
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
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
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
定限工程久近分投修理一應
合用工價人夫椿草等項查照

該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
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載未盡
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
漕運者與各該撫按官計議而
官員果能勤勞幹理著有成績
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

方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
阻截違例盜決河防應拏問者
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
每年終照例將挑濬修築過河
隄并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
貼說具奏爾爲憲臣受茲專委
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毋或

因循怠玩虛費財力責有所歸
爾其慎之故敕

之

廣　運

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寶

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近年
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
已經差官整理但恐河勢變遷
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
今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
管河管泉管閘郎中員外
郎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

掌印官守巡并管河副使臨清
沂州大名曹濮等處兵備等官
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
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其黃
河北岸長隄并各隄岸應修築
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
爲先事預防之計凡所屬地方

遇有水患即便訪究水源可以
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
嚴督各該官員量度事勢緩急
定限工程久近分投修理一應
合用工價人夫椿草等項查照
該部題准事理行令所在軍衛
有司斟酌調用敕內該載未盡

事理俱聽爾便宜處置若事關
漕運者與各該撫按官計議而
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承委
官員果能勤勞幹理著有成績
爾即薦舉擢用其不遵約束乖
方誤事及權豪勢要之家侵占
阻截遠例盜決河防應拿問者
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參奏治罪
每年終照例將將挑濬修築過河
隄并用過夫料數目造冊畫圖
貼說具奏近該科臣建議要將
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山東濟
寧各臨近地方南直隸淮揚頴
州徐州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

南睢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
地方聽其督理各兵備道悉聽
節制務要防護運道以保無虞
如遇盜賊生發即便嚴督該道
率領官兵上緊緝剿毋致延蔓
如各官若有縱寇貽患者指名
叅奏處治爾爲憲臣受茲專委
尤須竭忠盡力悉心區處如或
因循怠玩虛費財力責有所歸
爾其慎之故敕

敕命

隆慶四年　月　日

之寶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
左侍郎潘季馴近年河淮泛濫
爲害運道梗塞民不安居朕甚
憂之已屢有旨責之地方官經
理未無實心任事之臣動以工
費艱鉅爲解又當事諸臣意見
不同事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

今特命爾前去督理河漕事務
將河道都御史暫行裁革以其
事專屬於爾其南北直隸山東
河南地方有與河道相干者就
令各該巡撫官照地分管俱聽
爾提督爾宜親歷河流所經會
同各巡撫官督同各部屬司道

等官悉心協慮講求致害之因
博采平治之策備查草灣口何
爲既開復淤及今作何開通全
淮水何爲南徙不復及今作何
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州城何以
疏之使平黃浦崔鎮等口久塞
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

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
要見老黃河故道應否開復清
桃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
隄應否修築小浮橋新衝口可
否濟運應否加挑又徐邳以上
地形南昂北下恐隄防一潰勢
必奔流北徙將為閘河之梗亦

要審其孰為正河孰為支河孰
為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
而當殺其勢或合而當分其流
一併勘議詳妥奏聞區處合用
錢糧及選任司道等官俱許以
便宜奏請給發委用功成之日
通將效勞官員一體分別陞賞

如有抗違不服及推諉誤事者
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下
徑自提問應奏請者奏請定奪
其提督軍務事宜查照河道衙
門原管行事爾候事寧之日奏
請回京朝廷以爾諳習河道素
有才望特茲重任爾尚殫忠籌

慮盡力區畫俾河漕無梗塞之
虞人民免昏墊之苦必有懋賞
以酬爾功毋或畏難憚勞隱忠
不效及苟且塞責有負委任爾
其勉之慎之故諭

敕

之

寶

命

萬曆六年三月初十日

皇帝敕諭總理河漕兼提督軍務都
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
今加太子少保㫐工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季馴通
者河淮泛濫濬治罔功運道有
梗塞之虞民生淪墊溺之患疇
咨俾乂僉曰汝諧爾乃殫任事

之忠誠而持之以果斷運亨屯
之幹畧而出之以恭勤躬親胼
胝之勞力主隄防之策束散漫
之流而循故道借奔衝之勢以
滌新淤使全河復合于淮而二
瀆並趨于海以水治水計慮出
于萬全知人任人率作先乎衆

職庶幾灑澤濬川之智允惟利
民益國之勳有臣若時厥惟良
顯茲科臣覈實聞奏式獲朕心
特加爾太子少保堦工部尚書
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暫留河
道經理庶務二子入監讀書賞銀
五十兩紵絲四表裏仍賜敕奬

勵以示眷酬於戲懋功懋賞朕
弗忘優渥之恩善作善成爾尚
圖永終之績服予嘉命勿替劬
忱欽哉故茲誥諭

敕命

萬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之寶

皇帝敕諭都察院右都御史潘季馴
該科臣建議先年河道原設有
總理大臣近年裁革分屬各該
巡撫官兼管事權不一目今河
患不常工程重大要將原官復
設簡擇熟知河務任事大臣管
理該部議覆相應茲特命爾前

去總理河道駐劄濟寧州督率
原設管河管洪管泉管閘郎中
員外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
司掌印管河兵備守巡等官將
各該地方新舊漕河并淮揚蘇
松常鎮浙江等處河道及河南
山東等處上源着實用心往來

經理遇有淤淺衝決隄岸單薄
應該幫築挑浅去處務要先事
預圖免致梗塞并查先年工部
題覆事宜一一着實舉行合用
人夫照常於河道項下附近有
司軍衛衙門調取應用其各省
直歲修河工錢糧悉聽通融計

處動支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盡
心河務功績昭著者奬薦擢用
敢有不服調度怠玩誤事及權
豪勢要之家侵占阻截并遠例
盜決河防應拿問者徑自拿問
應參奏者指名參奏其餘開載
未盡及河道緊要事宜悉聽爾
便宜處置其有干漕運撫按衙
門事體公同計處重大者奏請
定奪每年終將修理過河道人
夫錢糧照例備細造冊畫圖貼
說奏繳其南直隸淮揚潁州徐
州山東曹濮臨清沂州河南睢
陳北直隸大名天津各該地方

軍務亦聽爾兼理其各兵備道
悉聽節制務要防護運道永保
無虞如遇盜賊生發即便會同
各該巡撫嚴督該道官兵上緊
緝剿毋致延蔓若兵備各官縱
寇貽患者察奏處治爾爲重臣
受茲委託須殫心竭慮輸忠效
勞務俾河道安流糧運無誤斯
稱委任如或處置乖方以致誤
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之毋忽
故諭

敕

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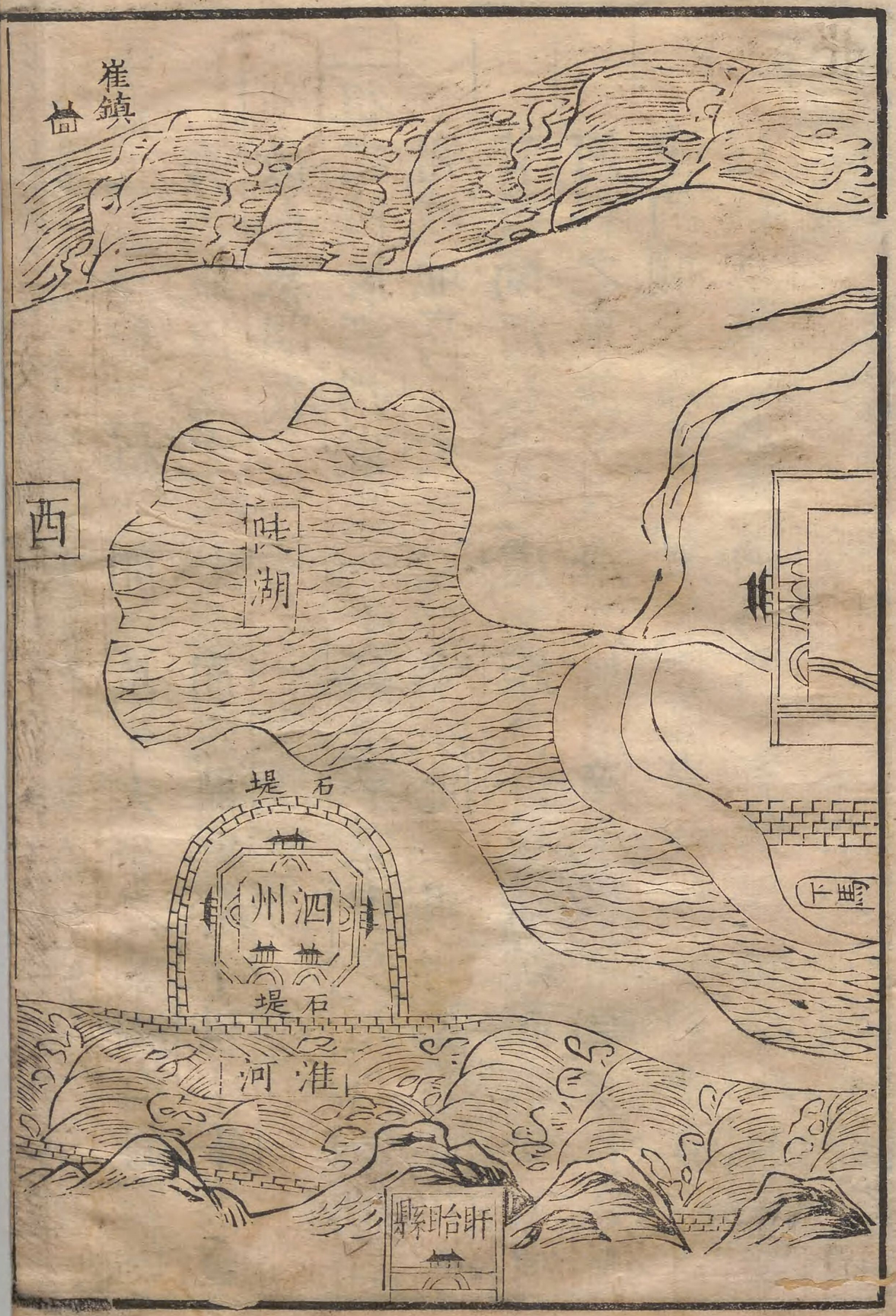
萬曆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之

寶



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稍亢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消仍爲陸地蓋藉此以殺淮漲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一堅築堤非惟高堰難守即鳳泗不免加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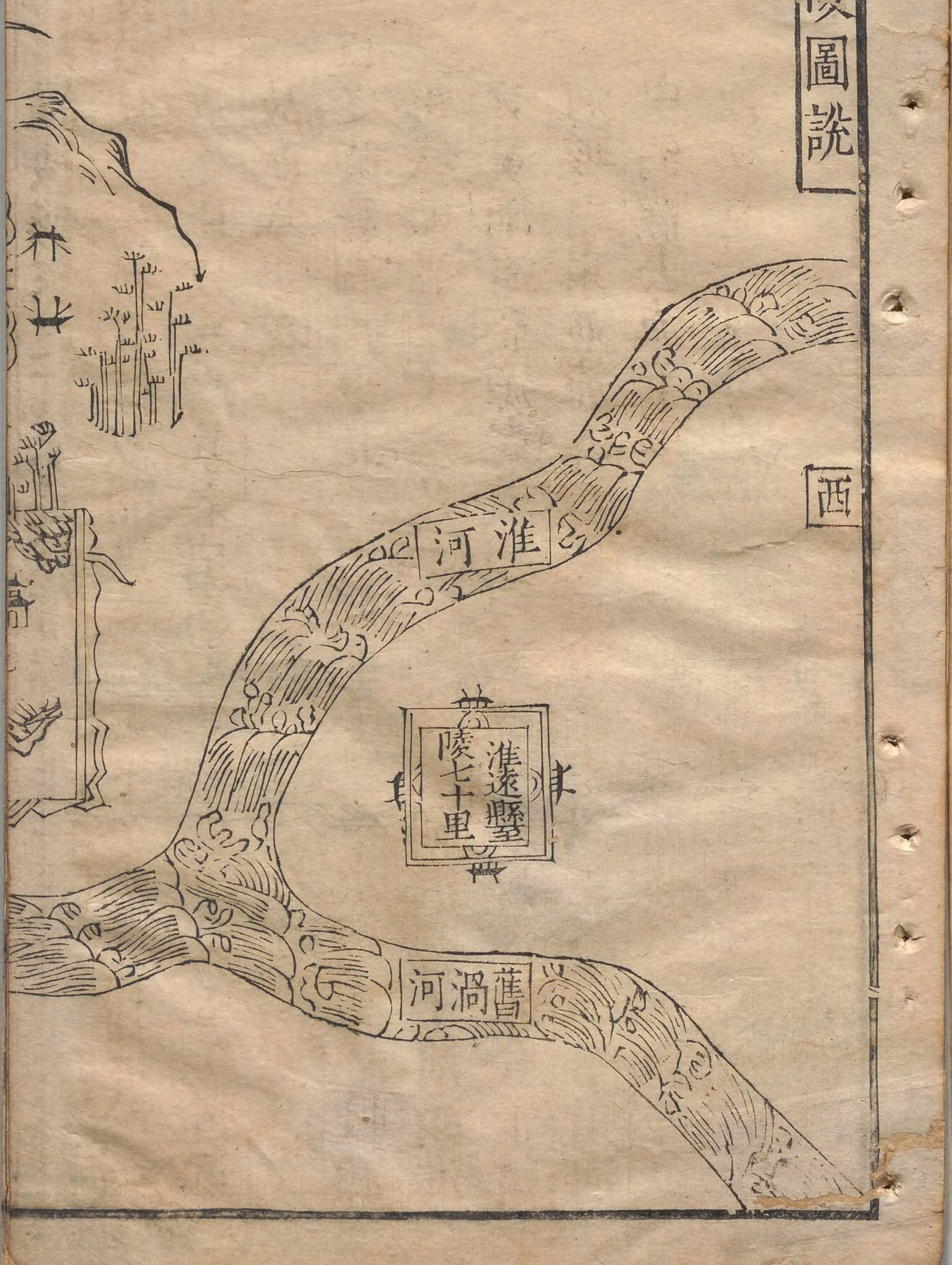


崔鎮
西
陡湖
石堤
泗州
石堤
淮河
盱眙縣



北
清河縣
鳳凰嶺
大黃河
沱溝
高阜
交會處
基運山
祖陵
淮河口
沙湖
新築石堤
南門橋
老子山
龜山
龜山橫截河中淮漲至此一阻最為有情
聖人山
南

吳門朱子靜刻



謹按形家之言未足深信然天生一代
聖君使之紹統立極以開億萬年太平之業必有鍾靈毓
秀之地以爲之基者成周定鼎郟鄏卜世卜年慎重
故也恭閱我
三祖之陵居泗州東北二十餘里平原中突起高阜較泗
州城址高二丈三尺一寸沙陡二湖瀦蓄于前面淮
背黃兩河發源之處相距萬餘里蟺蜿而來合于清
河縣之東並流入海更無涓滴中泄而龜山半出河
中約攔去流于後風氣完固豈偶然哉好事者乃欲
以私意鑿見分泄兩河萬一有誤得無令人寒心乎

臣季馴頓首頓首謹識

南

南山

皇陵

大通橋

皇城

萬歲山

廣運橋

濠梁驛

魏家湖

北

臨淮縣至陵三十里

東

通濟閘

淮河

黃淮交會處

大黃河

清河縣

謹按鳳陽
皇陵居
祖陵之西南一百八十餘里奠南北向而亦面淮形
勝稍異而有取于淮黃合襟則同知
祖陵則知
皇陵矣兩河關係
二陵喫緊如此私意鑒見者慎勿易易也
臣季馴頓首頓首謹識

吳門朱子靜刻

全河圖說

星宿海

赤里出

蘭河源出自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河

蘭河

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二千五百餘里帝思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塹腦兒華言星宿海群流奔

一巨澤

二巨澤

黃河源自星宿海至崑崙積石荒遠未暇考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舊跡如此自時厥後遷變不一

浦昌海



也里河
轉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
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幹象舟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狹束可廣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
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渡馬
崑崙山
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
乞里塔
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
吳門朱子靜刻一三
懷里河
懷里火禿河源自南山正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
即麻哈地番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常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
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
撒思家即闊闊提地闊及闊提二地相屬
與亦西八思河源自鉄豹嶺之北正北流入黃河
冬夏不消土人云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
崑崙迤西人少山多南山皆不穹峻水溢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山東益高地益漸下岸洋狹隘有狐可躍而越之處

洮河源出羊撒嶺

積石州即積禹貢積石

積石州

來羌縣

一百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黃水浩疊河合浩疊河源出山丹州

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巳站與黃河合

西寧州

邈水源自唐宿軍谷

又北流過土橋站積石州來羌城廓

殺馬關

洮河

河州安鄉關打羅坑

古當州境北流四百里與黃河合

納鄰哈剌

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自白狗嶺之北流五百里入黃河

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河以伯站

禮塞塔失地

鵬桜河源出鵬桜山

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里

乞兒馬二水合流入河源威茂州

帰德即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番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

臨洮府凡八百餘里與黃河合蘭州過小渡至鳴沙河應吉里州正東

臨洮府

寧夏東南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漠地南北闊溪細流旁貫莫知紀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里

寧夏

鳴沙嶺

正南流保德州又過臨州凡千里餘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當州東南流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

受降城

黑水西流

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野麗河河西傾山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大黃河

馬出貴德必赤里也

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東流三百里入黃河

南流三百里與汾河合流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中

神山泉

蘆子關

榆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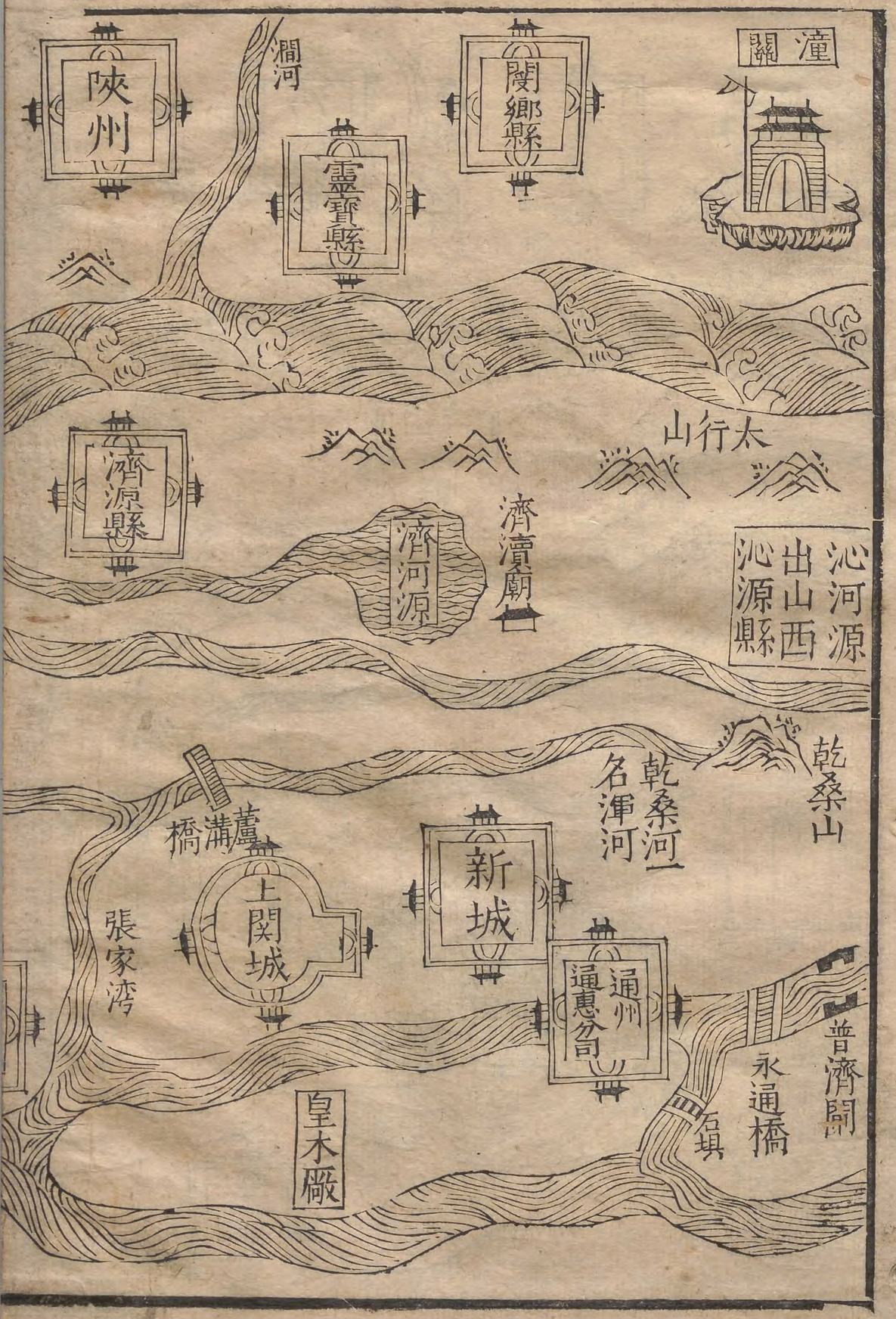
通惠河發源於昌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

沙河

流過達北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凡七百餘里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漢陽嶺之南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白河

白河源出順天府密雲縣霧靈山南流會沙榆通惠桑乾河至天津會衛河同入於海



陝州
澗河
閿鄉縣
潼關
靈寶縣
太行山
濟源縣
濟河源
濟瀆廟
沁河源
出山西
沁源縣
乾桑山
乾桑河
名渾河
蘆溝橋
上関城
新城
通州
通惠分司
張家湾
普濟閘
永通橋
石填
皇木廠



西南流過管州
冀寧路汾州晉
寧路絳州又西
流至龍門凡一
千二百餘里始
與黃河合又流
二百里過河中
府過潼関
神京
城
至通州與白河合
通惠河
平津下閘
平津中閘
平津上閘
慶豐下閘
慶豐上閘
大通橋



北邙山
孟津縣
舊孟津巡檢司
偃師縣
伊河
洛河
濟河口
懷慶府
河內縣
高村
滹沱河
河間府河
青縣
滹沱河源大鉄山自代郡鹵城縣東流經獻縣城南十一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岔河
呂逢城
釣臺
靜海縣
天津衛兵備道
北海



峽石關
峽石驛
禹王廟
河南府
新安縣
澠河
沔池縣
砥柱
七津
三門
孟縣
濟河
沁河
丹河
白姑山
霸州
琉璃橋河
武清縣
漷縣
楊村河
間府管
河官住劄
河西務
下關城
丁字沽
直沽海口
香河縣





眞門朱子靜六二百六十一


淮河
鄭州
黃煉集帶止有單堤一道尤恐不支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六百丈足可為恃
小陳橋
判官村
黃煉集
中牟縣
鮑家寨
槐疙瘩
厓子坡
青谷堆
黃河
月堤
原武縣
買家寨萬曆十八年創築月堤一道長九百丈
衛河
魏縣
漳河
景州
故城縣
運河
恩縣
德州


桐柏山淮河源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弘治二年河復決累開累塞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五百八十六丈
孫家渡
滎澤縣
廟王口
廟王口係掃灣去處尤恐縷堤難支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二百五十五丈
郭家潭
甄家庄
詹家店萬曆十六年創接堤四百八十五丈五尺
新鄉縣
獲嘉縣
彰德府
臨漳縣
吳橋縣
東光縣

劉獸醫口埽埧逼臨河濵水漲即上勢必難守萬曆十七年題築遥堤道長二千七百三十丈每歲止守月遥二堤縱漫埽埧亦無虞矣

陶家店係險要處所且埽埧正當直射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五百五十丈

開封府管河廳

張家灣時和驛逼近省城衝刷甚急慮恐堤埧難守萬曆十八

張家灣

李仲英寨

劉獸醫堤

陶家店洪武二十四年河決陽武縣由陳頴入淮

陽武縣

脾沙岡隆慶元年築埧係埽灣去處每歲須下埽捲築

于家店荆隆口中欒城三處相連最為險要每歲捲埽固埧寬土加堤防守勿懈

衛輝府汲縣

大名縣

大名府

夏津縣

武城縣

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一千五十丈重門禦暴自可為恃矣

開封府祥符縣

時和驛

兎伯岡至埽頭帶止有單堤一道尤恐衝潰黄水奔走鳳泗與李景高口為患相同萬曆十八年增築遥堤一道長二千九百二十丈可恃無虞矣

兎伯岡

荆隆口弘治二年河決衝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長東二縣幾溺尋即塞之十七年刱築遥堤一道長二千九十丈

開封府管河廳

隆慶六年所築縷水堤自祥符

陳橋集弘治甲寅年河決嘉靖二十四年又決東連馬家口西抵荆隆口一帶堤埧每歲加工修守

封丘縣

陳橋集

新豐村

館陶縣

衛河與漕河交會之處衛濁而盛漕清而弱伏秋衛漲未免灌入漕河致有淤淺故設有三年二大挑之法今後如衛漲之時即將板閘下板不許擅開遇有鮮貢船隻將磚閘與板閘吏番啓閉仍嚴禁不許通漕啓放則衛流倒灌者少大挑亦自省力

東昌府聊城縣

堂邑縣

清河縣

漕衛交會處

土橋閘

戴家灣閘

板閘

新開上閘

梁家鄉閘

清平縣

博平縣

臨清州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只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陳留縣

埽頭集

李家樓

銅瓦廂

回回寨

縣起至直隸碭山縣止

陳留寨

銅瓦廂舊係衝激去處每歲幇築防守勿怠

板廠

陳留寨

馬家口

貫臺

淘北河

長東二縣長堤西自封丘縣新豐村至曹縣白茅村止係二縣屏障堤外有淘北河相傳黃河故道也萬曆十五年河決荊隆口衝潰長堤兩邑昏墊尋即塞之建舖修守總之荊隆堅守則長堤無事矣

胙城縣

陽穀縣

永通閘

通濟橋閘

李海務閘

周家店閘

七級下閘

七級上閘

阿城下閘

阿城上閘

荊門下閘

嘉靖十三年河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邑縣太丘回村等集衝數口轉行東北流經蕭縣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不久亦淤嘉靖十九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入淮二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州

蘭陽縣

七村

趙皮寨

嘉靖七年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

樊家店

張村集

馬坊營係掃灣去處尤恐縷堤難支今於背後刱築月堤一道縷堤改為埽壩歲加修防可恃無虞矣

長垣堤

長垣縣

壽張縣

荊門驛即安平鎮

沙灣故道霖潦積聚停蓄成河遇春啓板濟運

黃河故道

沙灣減閘

張秋鎮城北河分司

荊門上閘

戴家廟閘

五空橋

濟洪閱二年亦淤

李景高

萬曆十七年河東李景高口決出衝葛田月堤入睢陳故道尋即塞之十八年自趙皮寨起至本口剏築遥堤一道長二千三百五十九丈

普家營

煉城口埽壩最為喫緊去處每歲宜下廂邊埽以護之

空泥河

汶河源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一由本縣寨子村一出太山之陽

安山

安山湖萬曆十七年題修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座以便蓄洩可為濟漕永利

似蛇溝

八里灣

安山閘

金線遞運所閘

東平州

賓十 三百

儀封縣東北護城堤起至石家樓止計五十八里

儀封縣

三家庄埽壩正當河身已被衝坍萬曆十八年退裏預築等埽垻一道不與水爭地自易防守矣

榮花樹埽壩長一千二百六十丈係迎溜去處每歲務要加工修守

國家漕河尚書宋禮濬元人故道特袁家口二十里則創改者

仙臺嶺三水俱名汶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一自東平州戴村垻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里南北流號為分龍口一自寧陽縣堽城垻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井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開河閘

袁家口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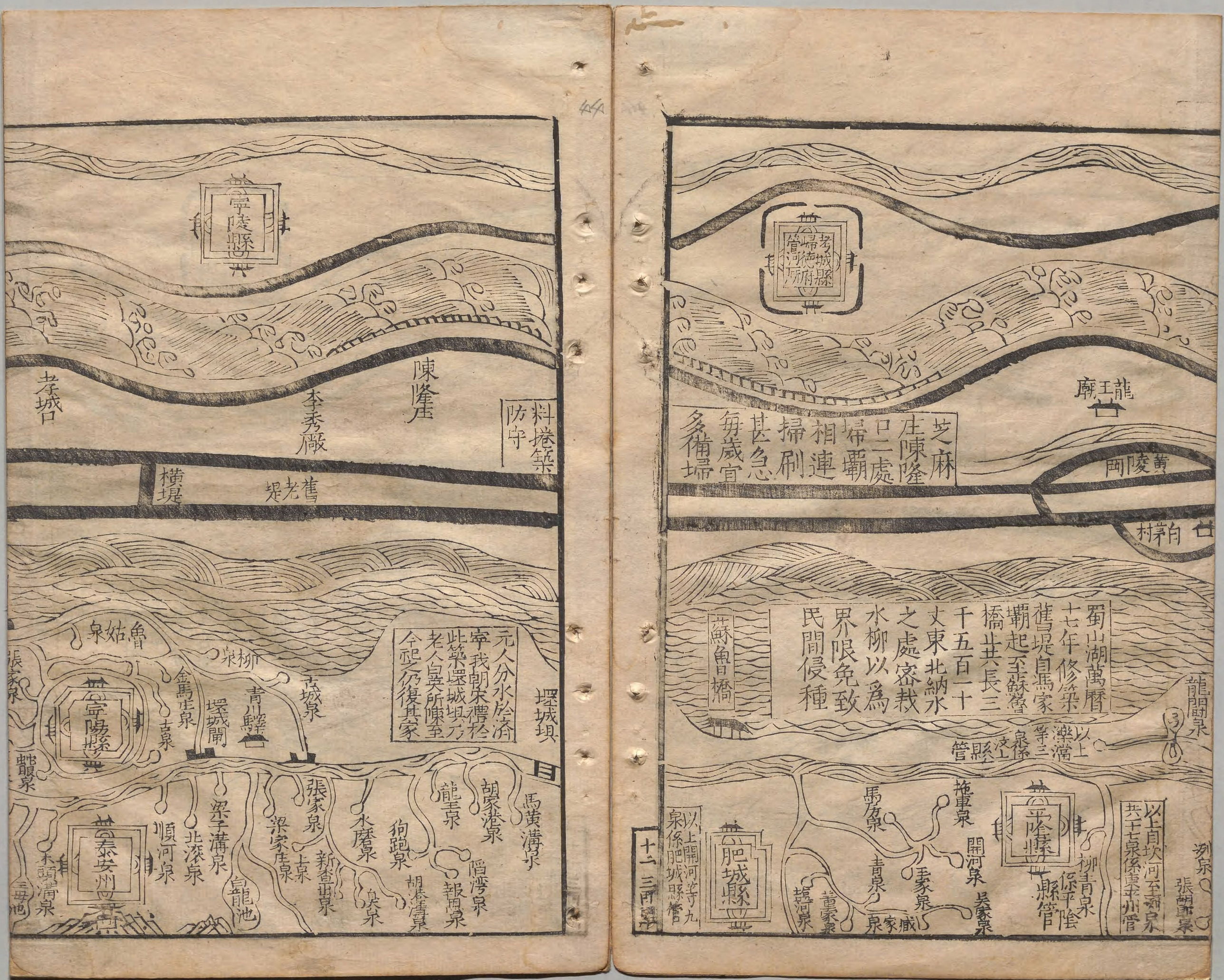
房家口

靳家閘

坎河口係汶水洩入塩河之處遏之不能縱之河竭萬曆十七年題築滚水石垻一座長六十丈水漲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澁之虞



考城縣西自王家集起至本縣西護城堤止計一十七里二百四十步
王家集
石家樓
弘治五年河復決荆隆口潰黃陵岡堤趋張秋凡二年塞之每歲加工修防
賈魯河
東明堤
東明縣
寺前舖閘
汶上縣
樂當泉
雞瓜泉
蒲湾泊
木柳橋
蜀山
鉄溝嘴泉
吳家泉
安圈泉
淨泉
源泉
小黃泉
大黃泉
王老溝泉
扒頭泉
灰泉
坎河石埧
坎河泉
徐家泉
席橋泉
蘆泉
獨山泉
睢州
縷堤
舊老堤
南旺湖萬曆十七年開濬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於五里舖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濟運
濟運閘
五里舖石埧
關家大閘
南旺上閘
南旺下閘
南月河閘
北月河閘
分水龍王廟
汶河口
馬踏湖萬曆十七年刱築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止共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以便存蓄濟運
弘仁橋
王堂口土埧
何家口石埧
戴村土埧
何家口萬曆十七年題建石壩一座長三十餘丈滾水至房家口人運



寧陵縣
孝城口
李秀廠
陳隆庄
料捲築防守
橫堤
舊老堤
魯姑泉
柳泉
金馬庄泉
古泉
青川驛
環城閘
古城泉
寧陽縣
環城壩
元人分水於濟寧我朝宋禮於此築環城壩乃老人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
張家泉
蟾眼泉
泰安州
順河泉
北滾泉
梁子溝泉
白龍池
梁家庄泉
張家泉
新查出泉
水磨泉
狗跑泉
胡港溝泉
龍王泉
胡家港泉
馬黃溝泉
陷灣泉
報恩泉
臭泉
考城縣
歸德府
管河所
芝麻庄陳隆口二處埽壩相連掃刷甚急每歲宜多備埽
龍王廟
黃陵岡
白茅村
蘇魯橋
蜀山湖萬曆十七年修築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東北納水之處密栽水柳以為界限免致民間侵種
龍鬬泉
以上灤滿等三泉係汶上縣管
平陰縣
柳青泉係平陰縣管
以上自坎河至洌泉共二十七泉係東平州管
洌泉
張朝郎泉
拖車泉
馬房泉
開河泉
吳家泉
王家泉
青泉
臧家泉
董家泉
臨河泉
肥城縣
以上開河等九泉係肥城縣管
十二

歸德府
商丘縣

大王廟

崔家壩

位家灣

橫堤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

馬家壩

通濟閘

此壩童巴曆十七年修砌長十餘丈係蜀山湖之尾閭而水易洩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

三里溝泉

滦灣泉

龍港溝泉

龍魚泉

以上柳泉等十二泉寧陽管

淨封鎮

水波泉

神泉

東西柳泉

力溝泉

徂徠山

龍堂泉

顏謝泉

羊舍泉

直溝泉

韓家泉

顏謝泉

新泉

清泉

周家灣泉

鉄佛堂泉

皂泥溝泉

鯉魚溝泉

范家灣泉

板橋灣泉

馬兒溝泉

風雨泉

新集

梁靖口

王簿廳

武家壩隆慶六年所築係迎溜去處最關緊要萬一有失則金鄉等數邑悉成沮洳且遺患於運河每歲慎加修守

曹縣兗州府管河廳

正德七年築北大堤自位家

永通閘

耐牢破閘

馬場湖萬曆十七年題修東面新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西北受水之處栽植封界高柳

龍灣泉

以上馬黃等三十八泉係泰安州管

小龍灣泉

大龍灣泉

淥馬河泉

牛王泉

蓮花泉

郭娘泉

清泥溝泉

萊蕪縣

湖眼泉

海眼泉

槌家泉

以上小龍等十六泉係萊蕪管

和庄泉

名灣泉

明泉

針里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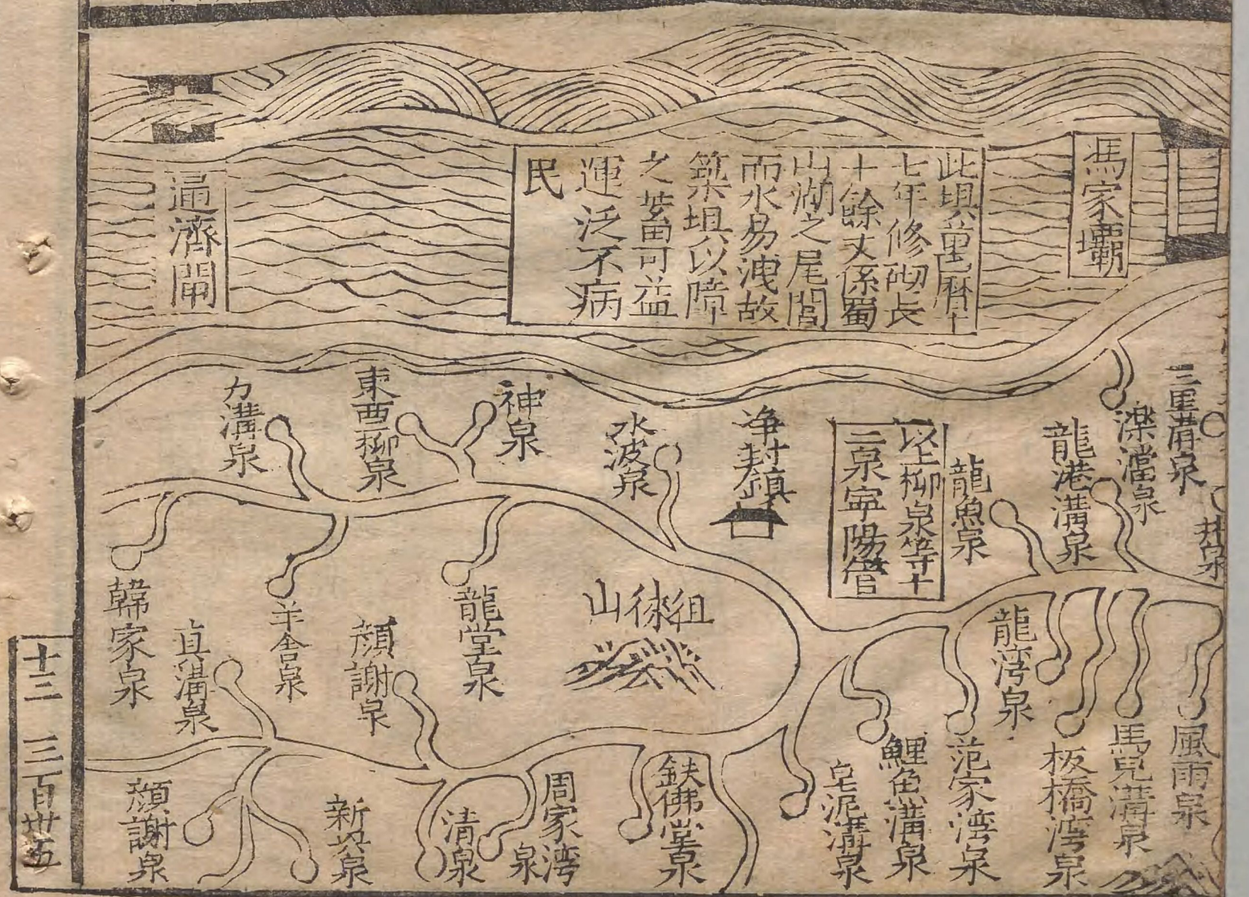
盧家庄泉

海眼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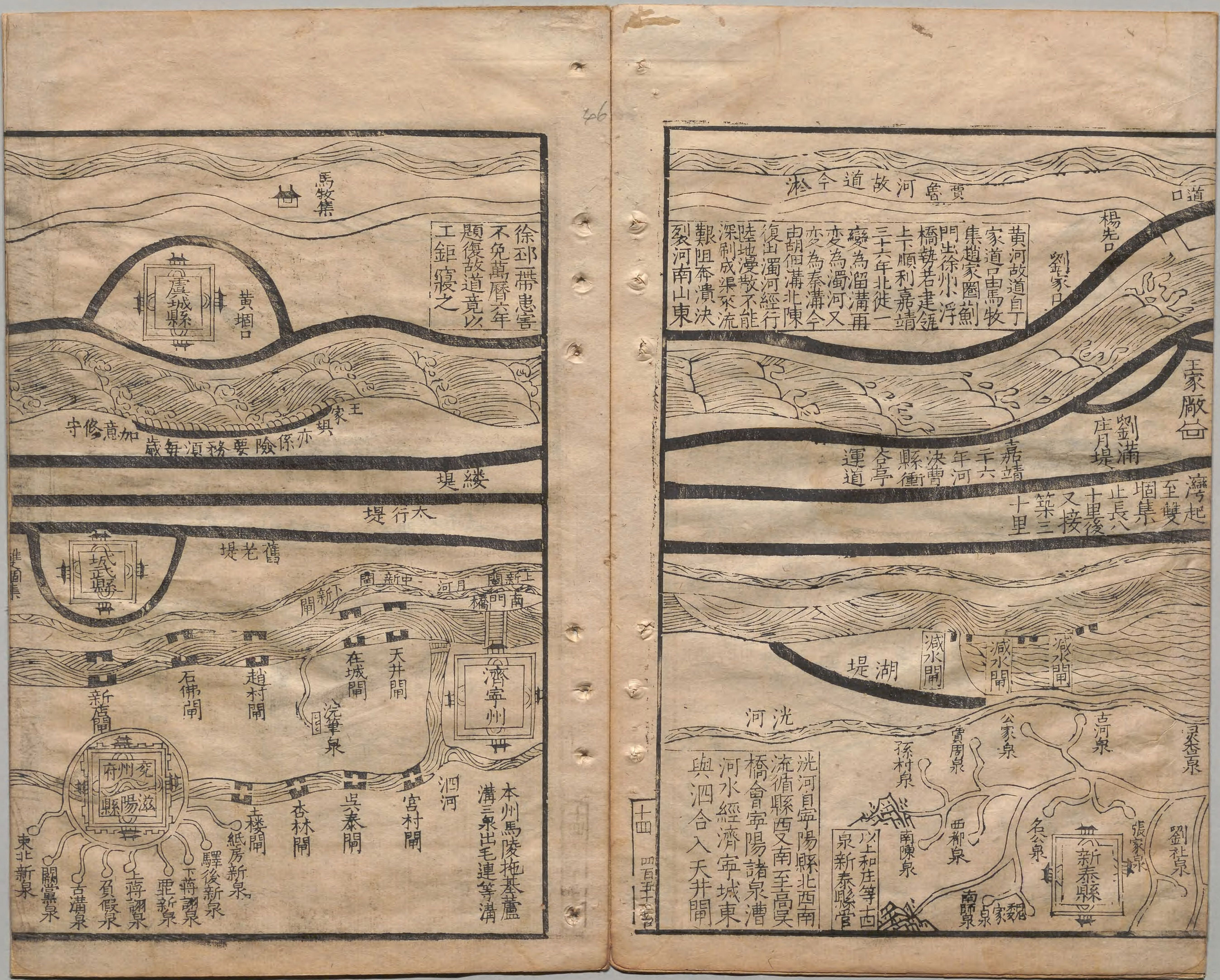
烏江岸泉

半壁店泉









賈魯河故道今淤

黃河故道自丁家道口由馬牧集趙家圈薊門出徐州小浮橋勢若建瓴上下順利嘉靖三十六年北徙一變為溜溝再變為濁河又變為秦溝今由胡佃溝北陳復出濁河經行陸地漫散不能深刷成渠來流艱阻奔潰決裂河南山東

道口

楊先口

劉家口

王家廠

劉滿庄月堤

嘉靖二十六年河決曹縣衝谷亭運道

灣起至雙堌集止長八十里後又接築三十里

減水閘

減水閘

減水閘

湖堤

洸河

洸河自寧陽縣北西南流循縣西又南至高吳橋會寧陽諸泉漕河水經濟寧城東與泗合入天井閘

以上和庄等十四泉新泰縣管

孫村泉

賈周泉

公家泉

古河泉

灵查泉

南陳泉

西都泉

名公泉

張家泉

劉社泉

新泰縣

魏家泉

南師泉



夏邑縣
單縣
鄒縣
淵源泉
勝水泉
白庄泉
岡山泉
鳥泉
陳家泉
孟母泉
鱔眼泉
馬山泉
孟子廟
嶧山
九龍山
温泉
新泉
連珠泉
灌纓泉
蜈蚣泉
此泉經鄒縣鱔眼泉
變石泉
曲溝泉
青泥泉
新安泉
華泉
近温泉
沂河
泗河
為二股一西流金口閘入天井一會泗水下師家庄
牛頭河上自永通閘下出廣運閘今不行船
月河閘
月河
五空橋
魯橋閘
三角灣泉
柳青泉
程家庄泉
師家閘
仲家淺閘
新閘
金口閘
黑風口
沂水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西南流與泗水合分
泗水出本縣陪尾山四泉並發循西流過下莊城始合為一西流至兗州府東又轉南流經橫河與曲阜縣沂水合元導之以濟運乃於兗州府門外作金口閘遏令東入府城又轉南流會洸河以入濟寧天井閘我朝因之金口閘有三洞潦則開閘會沂入師家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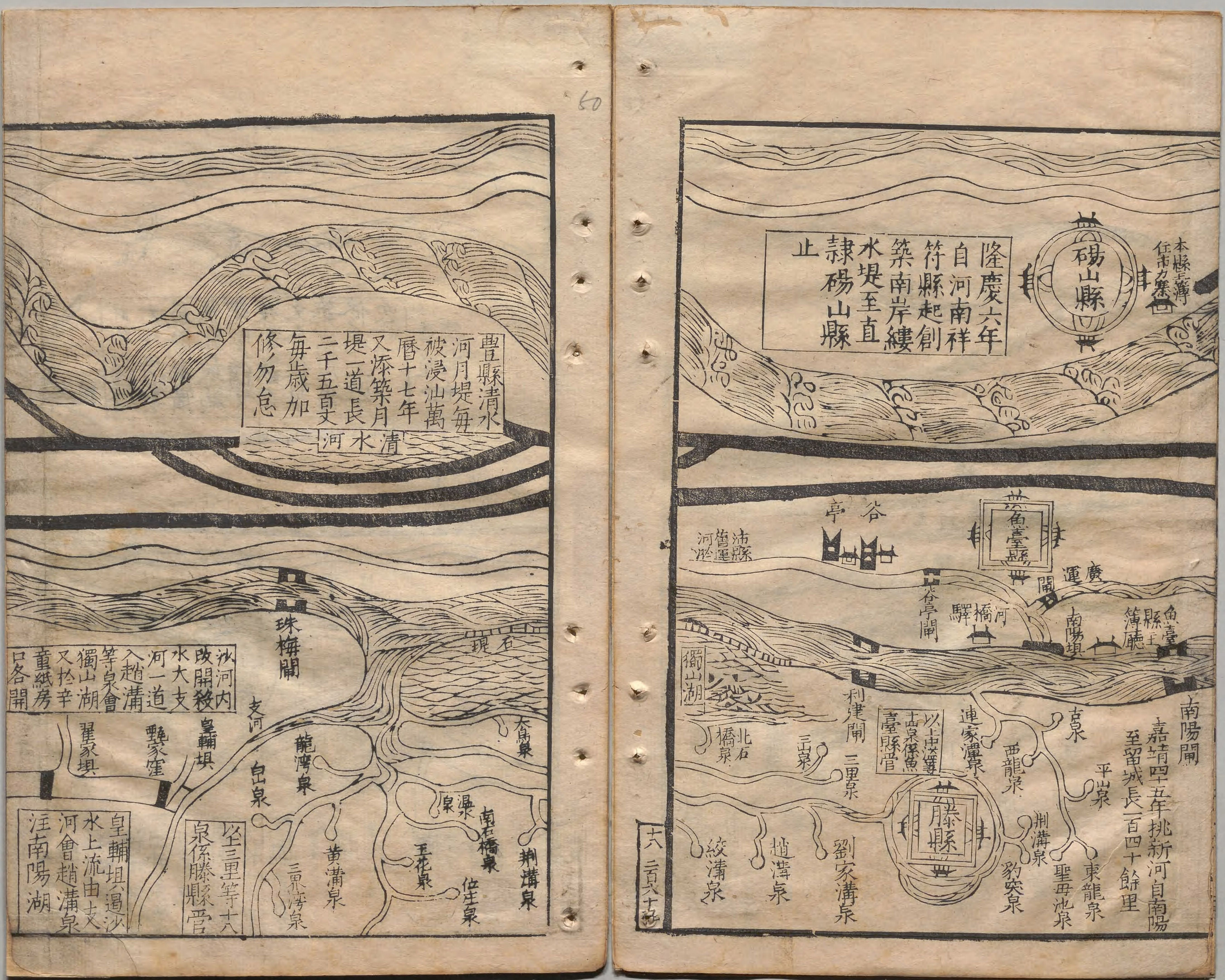
永城縣
泗水縣
蘆城泉
西岩泉
大玉溝泉
小玉溝泉
三角泉
龜陰泉
龜尾泉
龜眼泉
東岩石縫泉
石井泉
醴前泉
趙家泉
黃花泉
珍珠泉
合德泉
里撈溝泉
蔣家泉
曹家泉
醴泉
廕出泉
岳陵泉
黃溝泉
杜家泉
壁溝泉
七里溝泉
黃陰泉
天井泉
黃溝泉
城北新泉
茶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達泉
雙泉
泉詠歸泉
洙泗河泉
城南新泉
曹縣
以上近溫等二十泉曹縣管
魏庄泉
孔林
周公廟
顏子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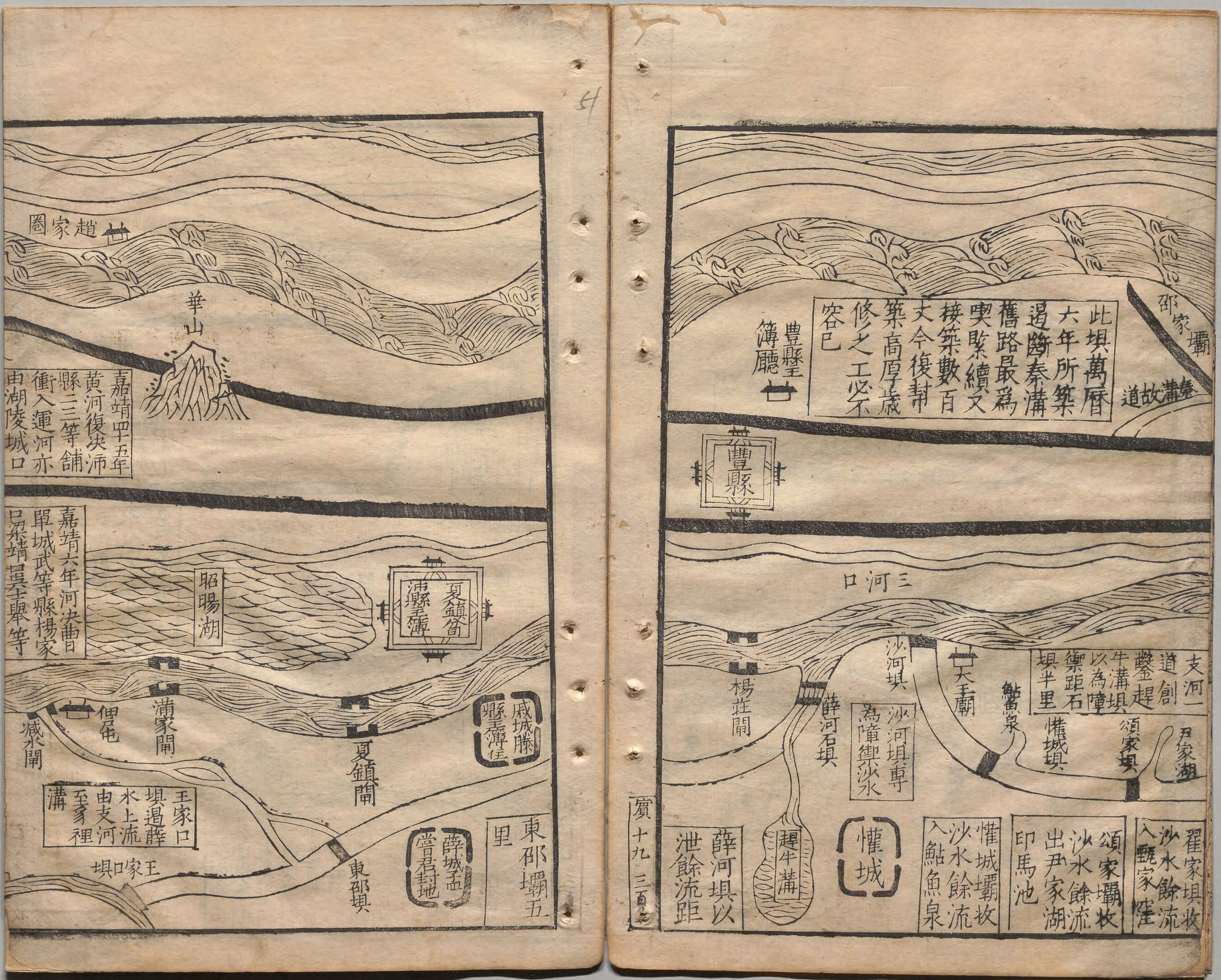
陽山縣縷堤衝激不支另築月堤一道又慮縷決月危且居豐沛上游陽山失守豐沛亦虞故復於單陽接界處築斜堰一道長千餘丈使上流循堰歸河不得迫縷危月最為喫緊歲修勿緩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州入洪又分股由陽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龍溝毋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浮橋入洪今大勢已趨濁溜小浮橋者過十分之二三耳





豐縣清水河月堤每被浸汕萬曆十七年又添築月堤一道長二千五百丈每歲加修勿怠
清水河
沙河內改開殺水大支河一道入趙溝等泉會獨山湖又於辛童紙房口各開
珠梅閘
石堤
支河
皇輔壩
翟家壩
龍灣泉
白山泉
大鳥泉
溫泉
南石橋泉
荊溝泉
王花泉
位庄泉
黃溝泉
三界灣泉
皇輔壩遏沙水上流由支河會趙溝泉注南陽湖
以上三里等十八泉係滕縣管
隆慶六年自河南祥符縣起創築南岸縷水堤至直隸碭山縣止
碭山縣
本縣主簿任市力寨
谷亭
沛縣舊運河淤
魚臺縣
廣運閘
谷亭閘
河橋驛
南陽壩
魚臺縣主簿廳
獨山湖
利建閘
以上中溢等十四泉係魚臺縣管
連家潭泉
古泉
南陽閘
嘉靖四十五年挑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長一百四十餘里
北石橋泉
三山泉
三里泉
西龍泉
平山泉
滕縣
荊溝泉
東龍泉
聖母池泉
豹突泉
劉家溝泉
趙溝泉
絞溝泉



趙家圈
華山
嘉靖四十五年黃河復決沛縣二三等舖衝入運河亦由湖陵城口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等縣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等
昭陽湖
夏鎮舍
沛縣主簿
滿家閘
佃屯
減水閘
夏鎮閘
戚城滕縣主簿住
王家口壩遏薛水上流由支河至豸裡溝
王家口壩
東邵壩
薛城孟嘗君封地
東邵壩五里
此壩萬曆六年所築遏斷秦溝舊路最爲喫緊續又接築數百丈今復幇築高厚歲修之工必不容已
豐縣主簿廳
邵家壩
秦溝故道
豐縣
三河口
支河一道創鑿趕牛溝壩以為障禦距石壩半里
沙河壩
大王廟
鮎魚泉
楊莊閘
薛河石壩
沙河壩專為障禦沙水
懽城壩
頌家壩
尹家湖
趕牛溝
懽城
懽城壩收沙水餘流入鮎魚泉
頌家壩收沙水餘流出尹家湖印馬池
翟家壩收沙水餘流入甄家窪
薛河壩以泄餘流距



正德四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面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異常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泛濫自沙河至徐州全河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以下向北分二股南一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一股遶豐縣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十三股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達徐隆慶六年刱築縷水長堤捍之水不北侵萬曆六年築邵家大壩遏之南徙迄今由
留城口新河至此接舊河
留城閘
留侯廟
自留城至茶城嘉靖四十四年淤塞次年開復凡五十五里
黃家閘
呂孟湖
張庄湖
搬井泉
龍王泉
隆慶二年題議留城佃戶屯西岸包砌石堤
嘉靖四十四年黃水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洶湧澒洞於是舊河沛縣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平地次年開復留城至境山新舊相接漕船始通又創築東岸堤五十三里遏水順流



戚山
飛雲橋
沛縣
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堤成障水南趨至冬沛縣斷流
處衝入鷄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十年十年水俱不至十三年廟道口淤塞
沛縣舊運河淤
回回墓支河隆慶三年開引昭陽湖水濟運
新建閘引水濟運
馬家橋閘
西柳莊閘
微山湖
赤山湖
多裡溝壩遏薛水中流由支河入呂孟湖出地浜溝入運
多裡溝壩
薛河內自王家口壩改開殺水大支河一道令其全派凡百里會入呂孟湖下地浜溝又於東邵開支河一道會黃溝泉入佃戶屯

小河
永堌湖
雙濟橋
石佛山
姬村湖
臺頭山
孤山
北陳
徐州
九里山
黃河
洞山
塔山
題築堤七百餘丈
萬曆十七年題築堤九百餘丈
張谷山
小浮橋故道今淤伏秋大漲僅出三
漕黃交會處
莫
直
鎮口閘
徐州上河判官廳
古洪閘
內華山
利國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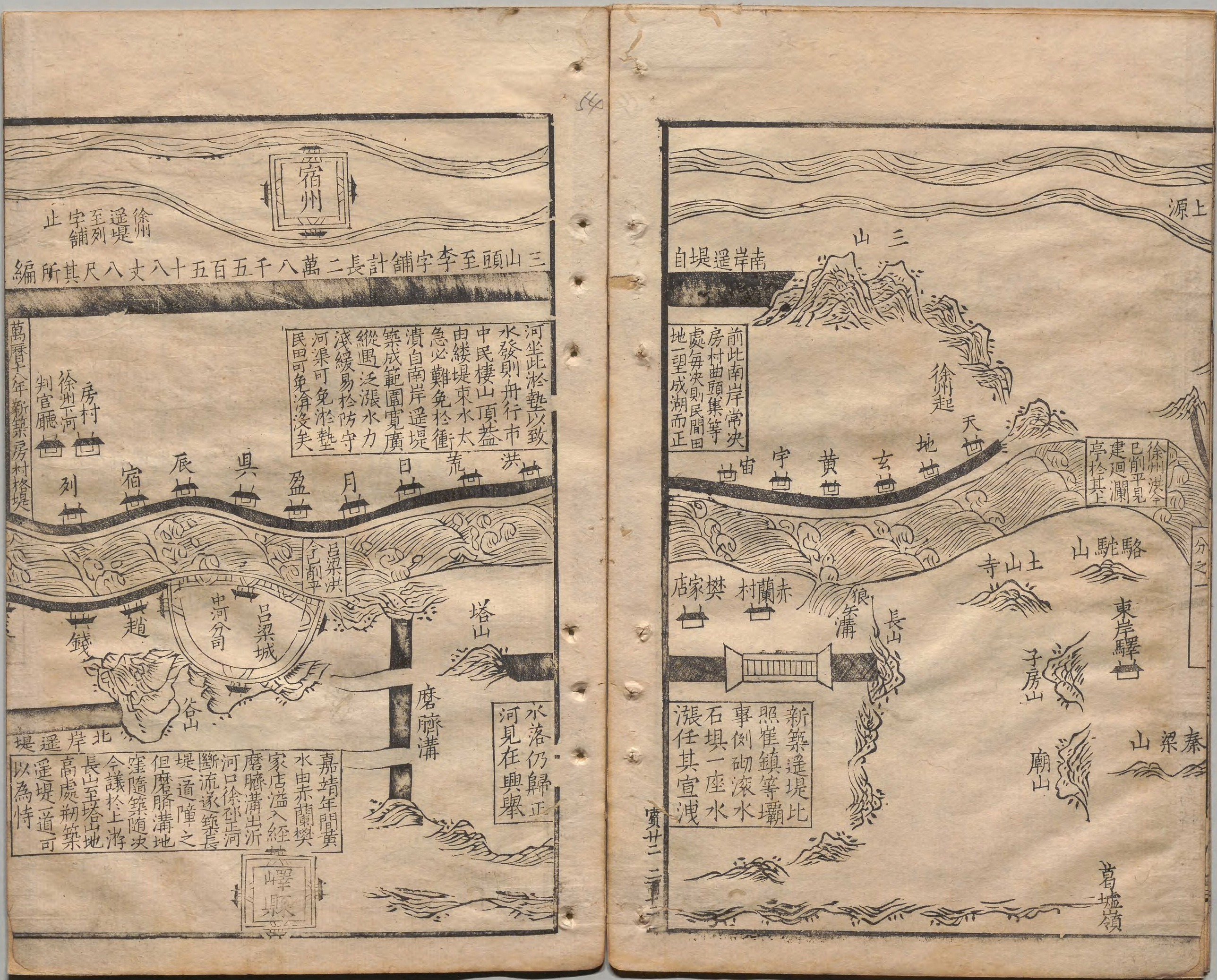
此閘外乃泉河與黃河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發灌入本口動至淤阻今剏建鎮口古洪內華三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水消落即啓閘縱水外衝即有淤澱撈濬亦易矣

新遷蕭縣
汴河支流淤
徐溪
舊蕭縣
兩河口淤
石城
胡佃溝
萬曆十八年
支將軍廟
茶城口淤
牛角灣堤
舊河壩
梁境閘
地浜溝
內華閘
新築伊家林橫堤
梁山
境山
許池泉
許有泉
溫泉
運鉄河

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達徐

此隆慶六年所築縷水堤萬曆八年大加幇築高厚十八年又復加幇係運河關鍵以後須歲加修防

以上搬井等五泉係嶧縣管



宿州
徐州遥堤至列字舖止
三山頭至李字舖計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八尺其所編
河坐此淤墊以致水發則舟行市中民棲山頂蓋由縷堤束水太急必難免於衝潰自南岸遥堤築成範圍寬廣縱遇泛漲水力淺緩易於防守河渠可免淤墊民田可免淹沒矣
萬曆十八年新築房村格堤
房村
徐州下河判官廳
列
宿
辰
具
盈
月
日
荒
洪
呂梁洪今已削平
呂梁城
中河分司
趙
錢
谷山
塔山
磨臍溝
水落仍歸正河見在興舉
北岸遥堤
嘉靖年間黃水由赤蘭樊家店溢入經磨臍溝出沂河口徐邳正河斷流遂築長堤一道障之但磨臍溝地窪隨築隨決今議於上游長山至塔山地高處刱築遥堤一道可以為恃
嶧縣
上源
三山
南岸遥堤自
前此南岸常決房村曲頭集等處每決則民間田地一望成湖而正
徐州起
天
地
玄
黃
宇
宙
徐州洪今已削平見建迴瀾亭於其上
分之一
駱駝山
土山寺
赤蘭村
樊家店
狼矢溝
長山
東岸驛
子房山
廟山
秦梁山
新築遥堤比照崔鎮等壩事例砌滚水石壩一座水漲任其宣洩
葛墟嶺

靈壁縣遥堤自張字鋪起至冬字鋪止

字號與縷堤同

防禦之法格堤甚妙盖縷堤既不可恃萬一決縷而入横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濫水退歸漕淤溜地高最爲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口雙溝馬家淺辛安羊山峰山俱築格堤一道歲歲增修可無分流奪河之患俟工力有暇再爲增築北岸亦倣而行之多多益善也

萬曆十八年新築單口格堤

此處縷堤正當黄流之衝河狹水激必不可守今棄縷守遥水漲任其至遥以濟縈廻之性水落仍歸正河以免分奪之患

張 寒 來 徐州界止 靈壁縣起 暑

孫 李 周 吳 鄭 王 馮

前此北岸常決拷挑灣曹家口崔鎮等

拷挑灣

自谷山至直河計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一尺其所編字號

郭山

良城

沕集

萬曆三年部議題自夏鎮馬家

賓廿二四百五十

靈壁縣

靈壁縣 壽廳 雙溝 往 秋 收

萬曆十八年新築雙溝格堤 靈壁縣界止 冬

睢寧縣界起 藏 閏 餘 成

陳 褚 衛 徐界止 蔣 睢寧縣自蔣字起 沈 韓

處每決則民間田地一望成湖而正河淤墊以致水發則舟行市中民棲山頂盖由縷堤東水太急必難免於衝潰自北岸遥堤築成範圍寬廣縱遇泛漲至遥水力淺緩易於防守河渠可免淤墊民田可免淹沒矣

與縷堤同

沕河 花山 徐州遥堤止 龐家山

橋經葛墟嶺良城侯家灣入沕口河至清河縣大河口出或至直河出可避黄河之險無論穿山鑿石湖心築堤工力必不可為縱使開成之後萬一南決淮揚則南無漕矣北決豊沛則北無漕矣中間一段將安用之隨該科道勘議題寢

萬曆六年新築馬家淺格堤

萬曆六年新築辛安格堤

辛安

雲

騰

陽

調





呂

律

歲

何

許

尤

秦

朱

楊

七墩山

蛤蟆湖

土山

象山

睢寧縣界止

金

霜

為

結

露

雨

致

睢寧縣主簿廳

曹

孔

嚴

張

施

呂

睢寧縣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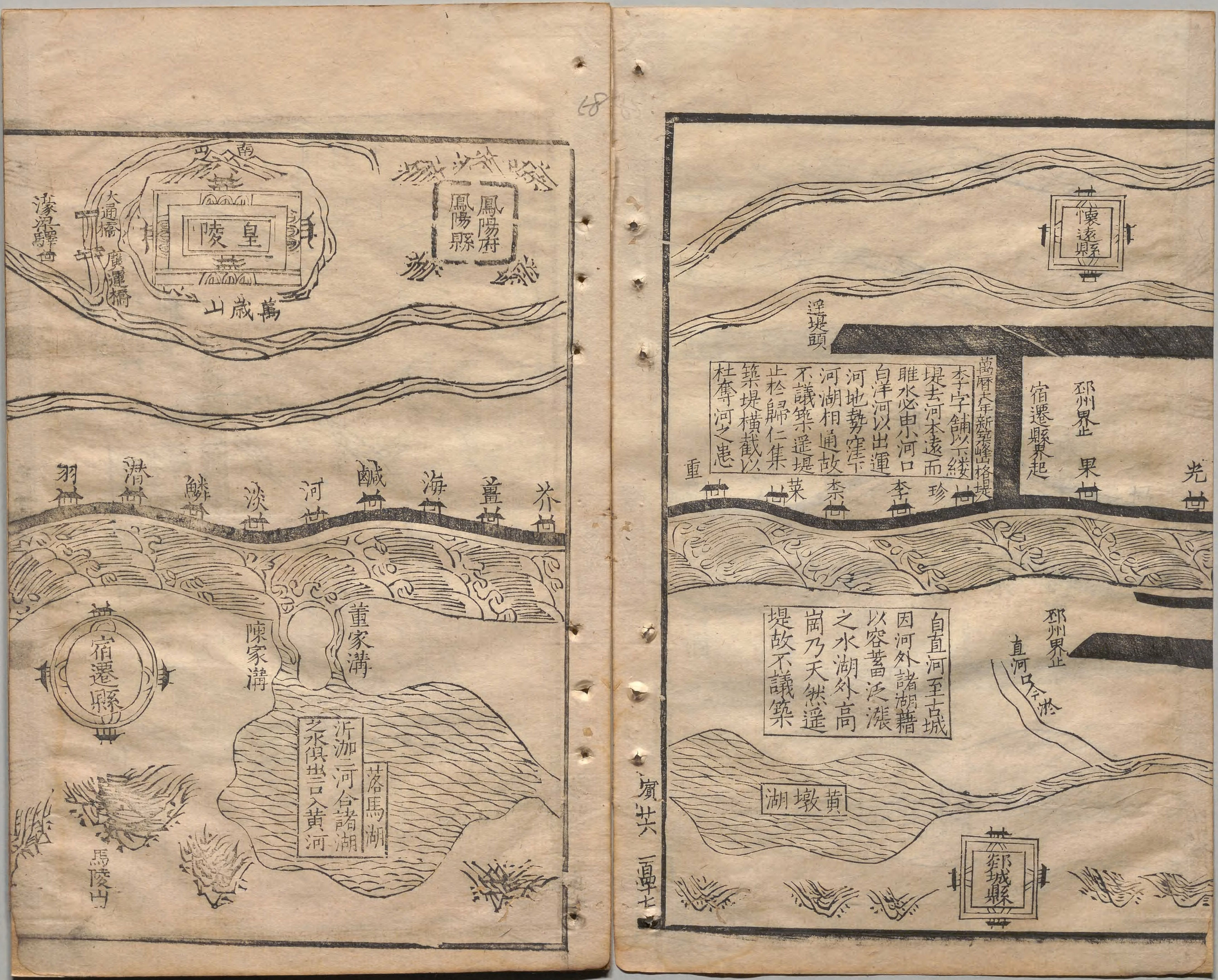
岠山

睢寧遙堤東界張字舖止

土三山

連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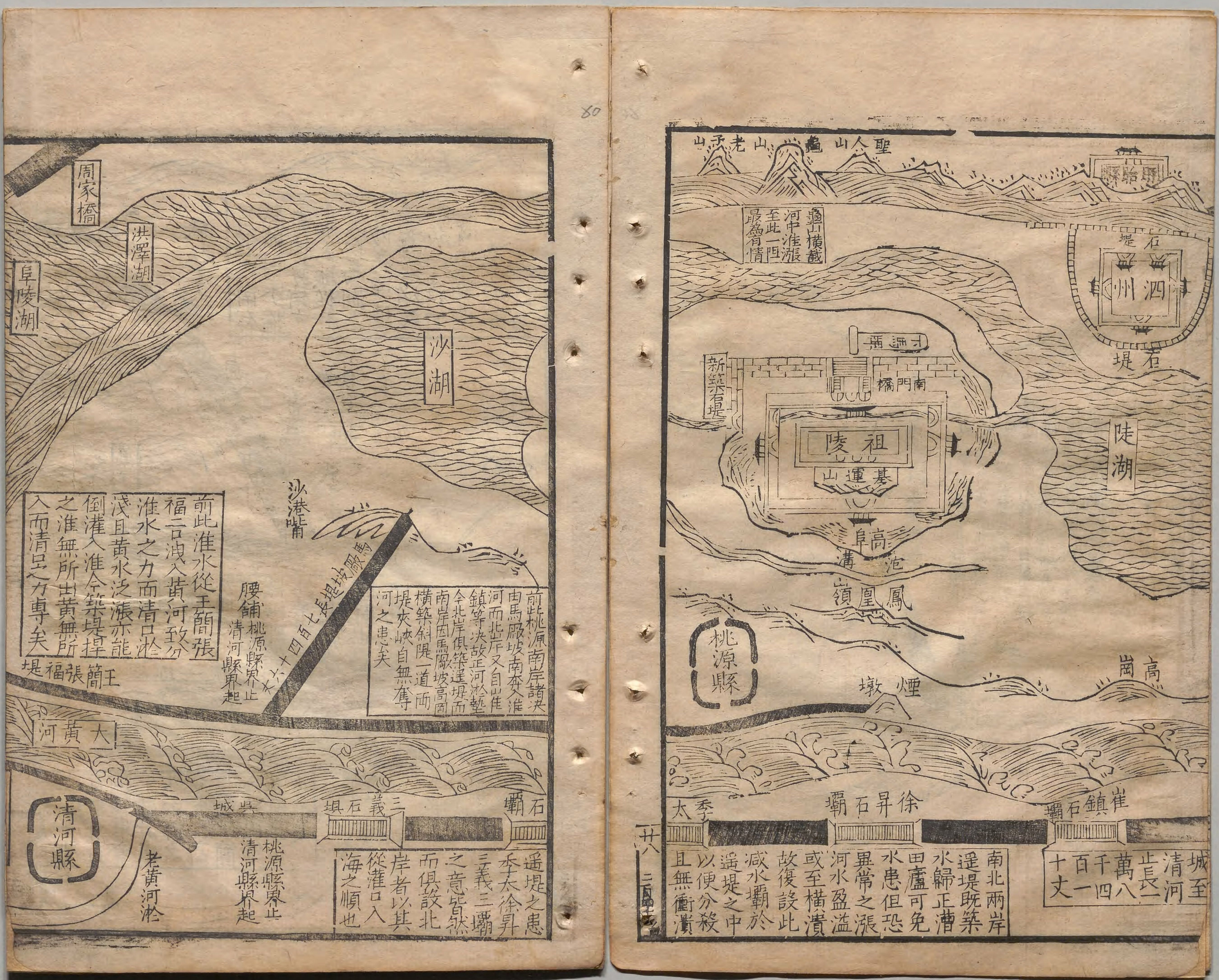

57
睢寧縣
龜山
邳州界起
萬曆十年新築羊山格堤
羊山
生
麗
水
玉
出
崑
岡
華
金
魏
陶
姜
戚
邳州淮安府管河廳
邳州界起
涵洞
周湖
沂河
賓廿五 一百四
夜
稱
珠
闕
巨
號
鍘
匙頭灣
賓
水
栢
喻
鄒
謝
柳湖



懷遠縣
遥堤頭
邳州界止
宿遷縣界起
萬曆十六年新築峰山格堤
李字舖以下縷堤去河本遠而睢水必由小河口白洋河以出運河地勢窪下河湖相通故不議築遥堤止於歸仁集築堤橫截以杜奪河之患
重
菜
柰
李
珍
果
光
自直河至古城因河外諸湖藉以容蓄泛漲之水湖外高崗乃天然遥堤故不議築
邳州界止
直河口今淤
黃墩湖
鄒城縣
南
皇陵
鳳陽府
鳳陽縣
大通橋
廣運橋
濠梁驛
萬歲山
芥
薑
海
鹹
河
淡
鱗
潛
羽
董家溝
陳家溝
宿遷縣
沂泇二河合諸湖之水俱出口入黃河
落馬湖
馬陵山


堤長二十六千八百二十六丈八尺
貽麥堂
宿遷縣主簿廳
邱家湖
孫家灣
古城
桃源縣界起
遥隄自古
前此黄河之漲每倒灌入小河口白洋河并挾諸湖之水決歸仁集直射泗州陵寢而正河愈奪自築長堤橫截之後堤内田地悉皆乾出流民盡歸耕作而鳳泗亦免衝射之虞矣


嘉淮縣
虹縣
歸仁遥
白鹿湖
此係永固姬村湖水并睢水及各泉源行潦之水俱會流於此入黄河
白洋河
小河口
侍丘湖



前此淮水從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致分淮水之力而清口淤淺且黃水泛漲亦能倒灌入淮今築堤捍之淮無所出黃無所入而清口之力專矣

前此桃源南岸諸決由馬廠坡南奔入淮河而北岸又自山佳鎮等決故正河淤墊今北岸俱築遥堤而南岸因馬廠坡高岡橫築斜隄一道而堤夾峽自無奪河之患矣

遥堤之患季太徐昇三義三壩之意皆然而俱設北岸者以其從灌口入海之順也

高堰之南有越城周家橋一帶地勢稍亢淮水大漲從此溢入白馬湖水消仍為陸地蓋藉此以殺淮漲即黃河之減水壩也若一築築隄非惟高堰難守即鳳泗不免加漲矣



高堰居淮安城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堰內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外為阜陵洪澤等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外尚存陸地里許而淮水盛發則及堰址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防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剥食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閘津盤訐徙徙盜決之至隆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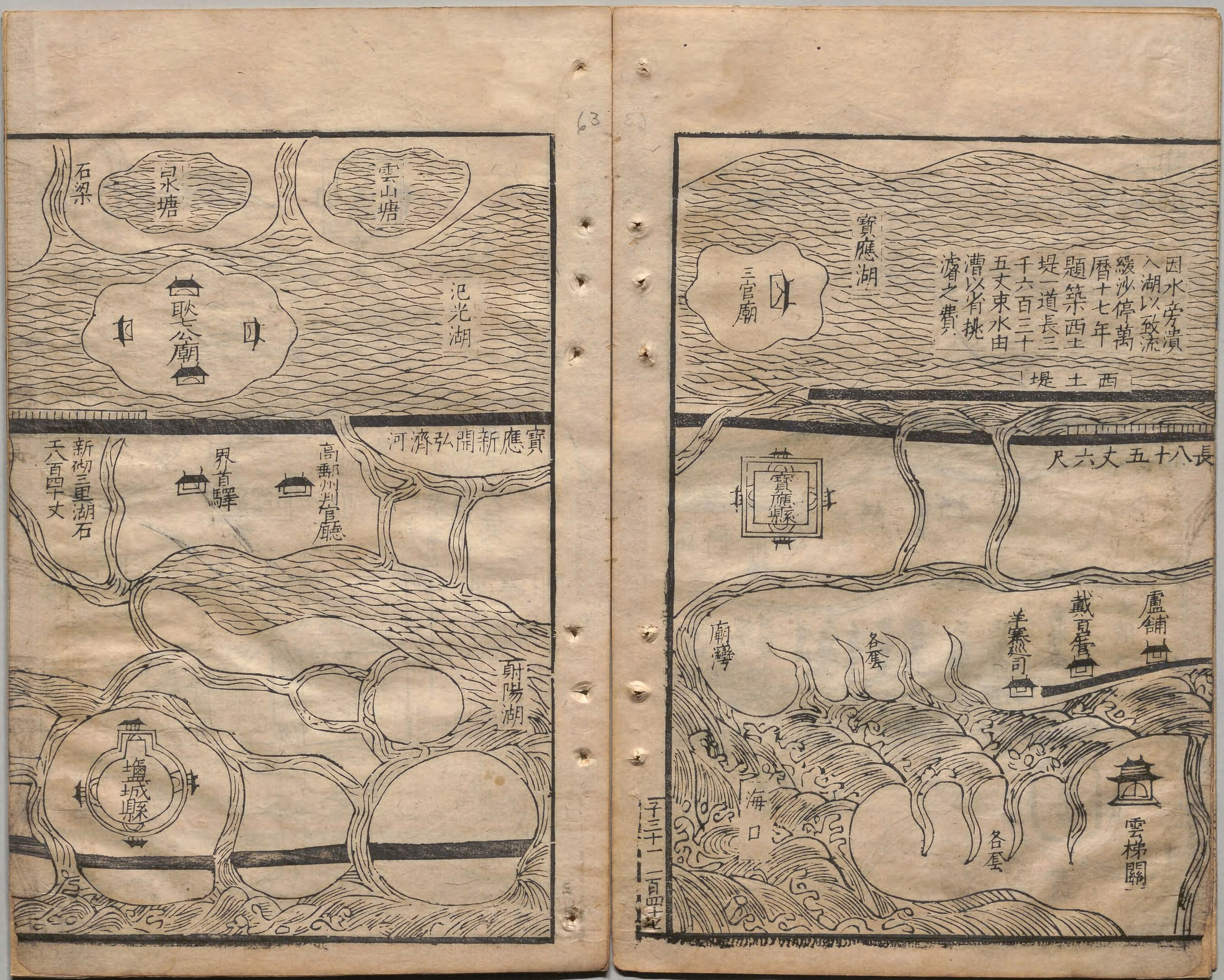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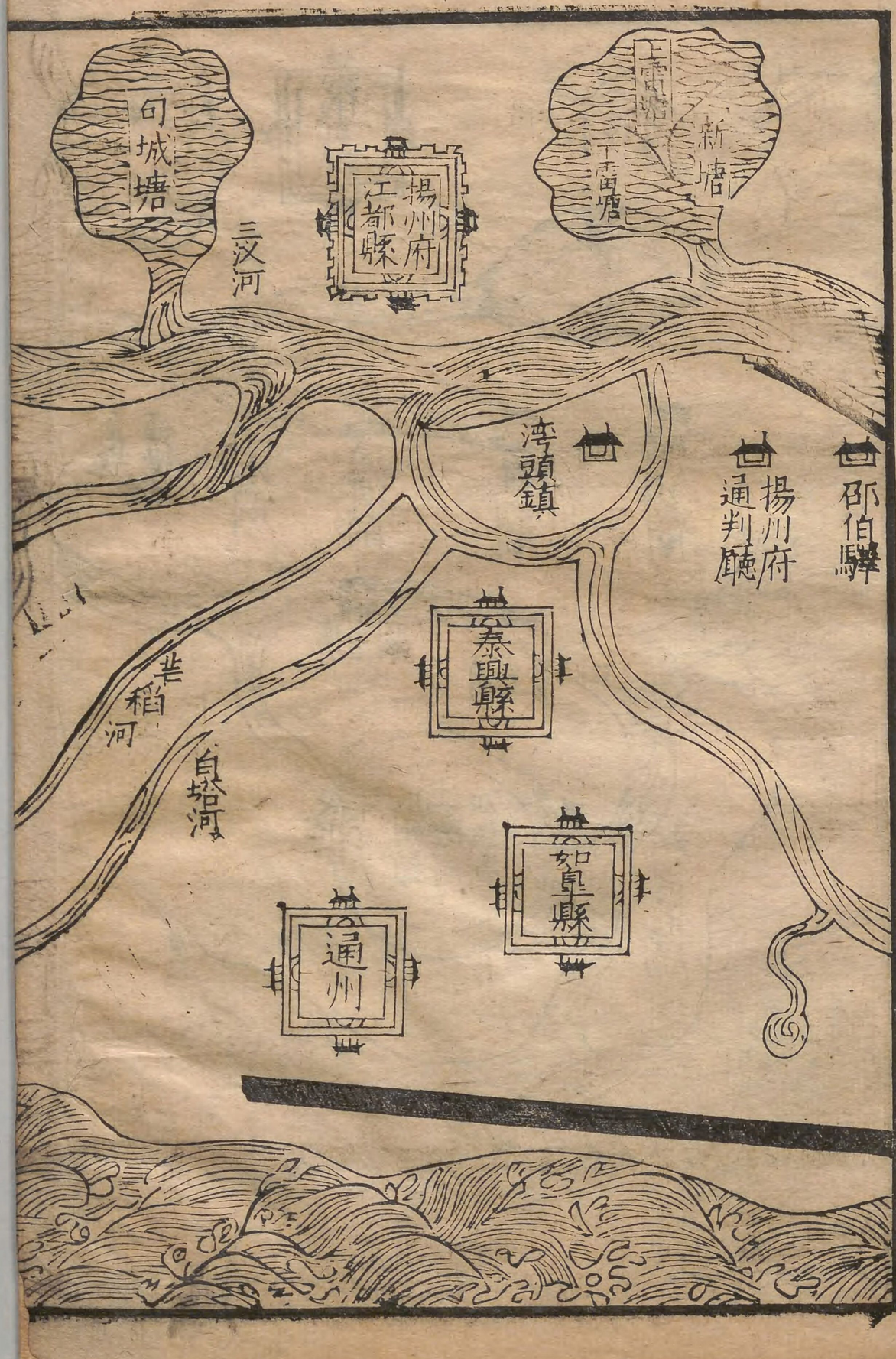
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滙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入淺而山陽高實與鹽諸邑匯為巨浸每歲四五月間淮陰春土塞城門竇穴出入而城中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泗間亦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関鍵不止為淮河隄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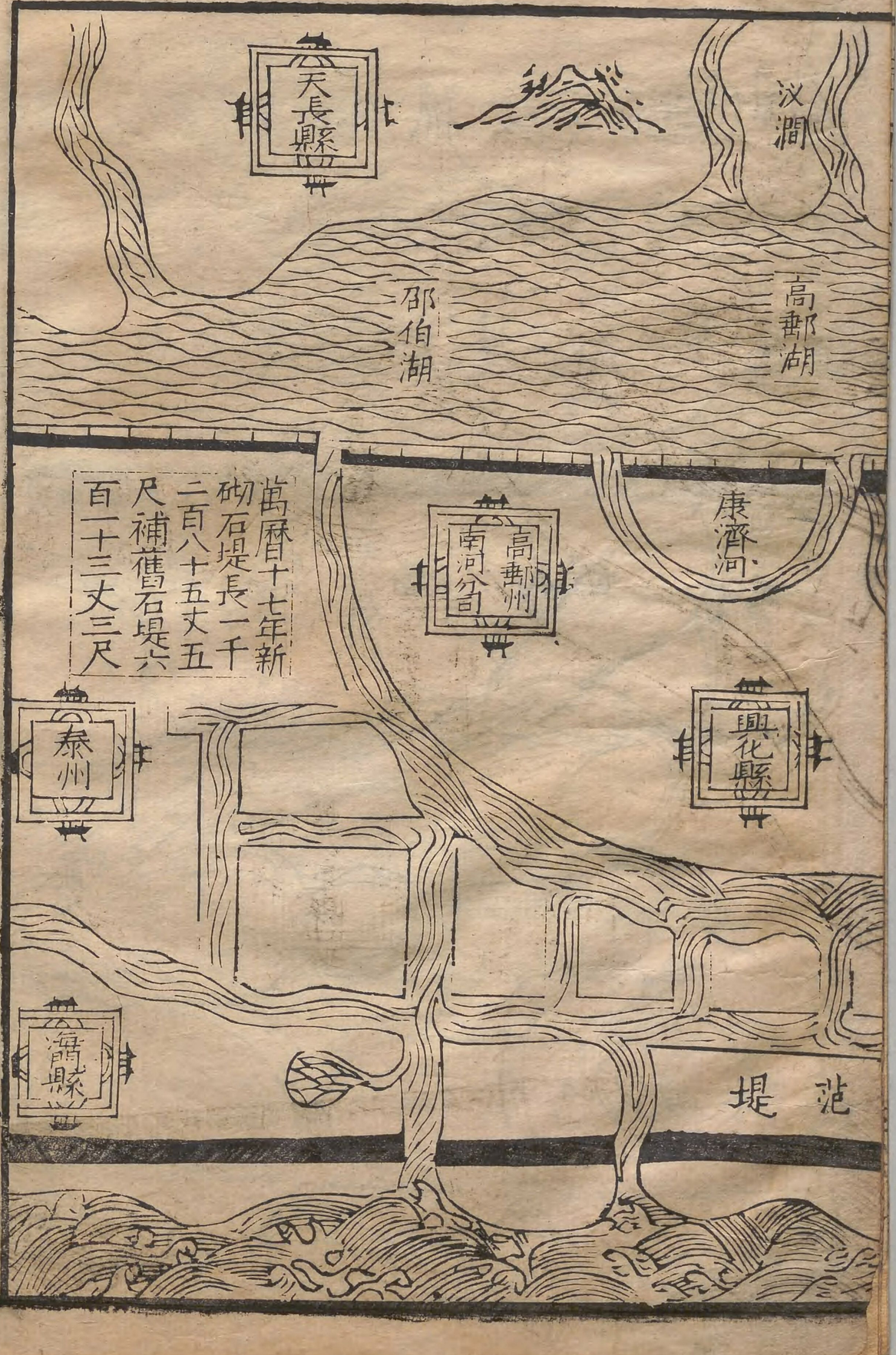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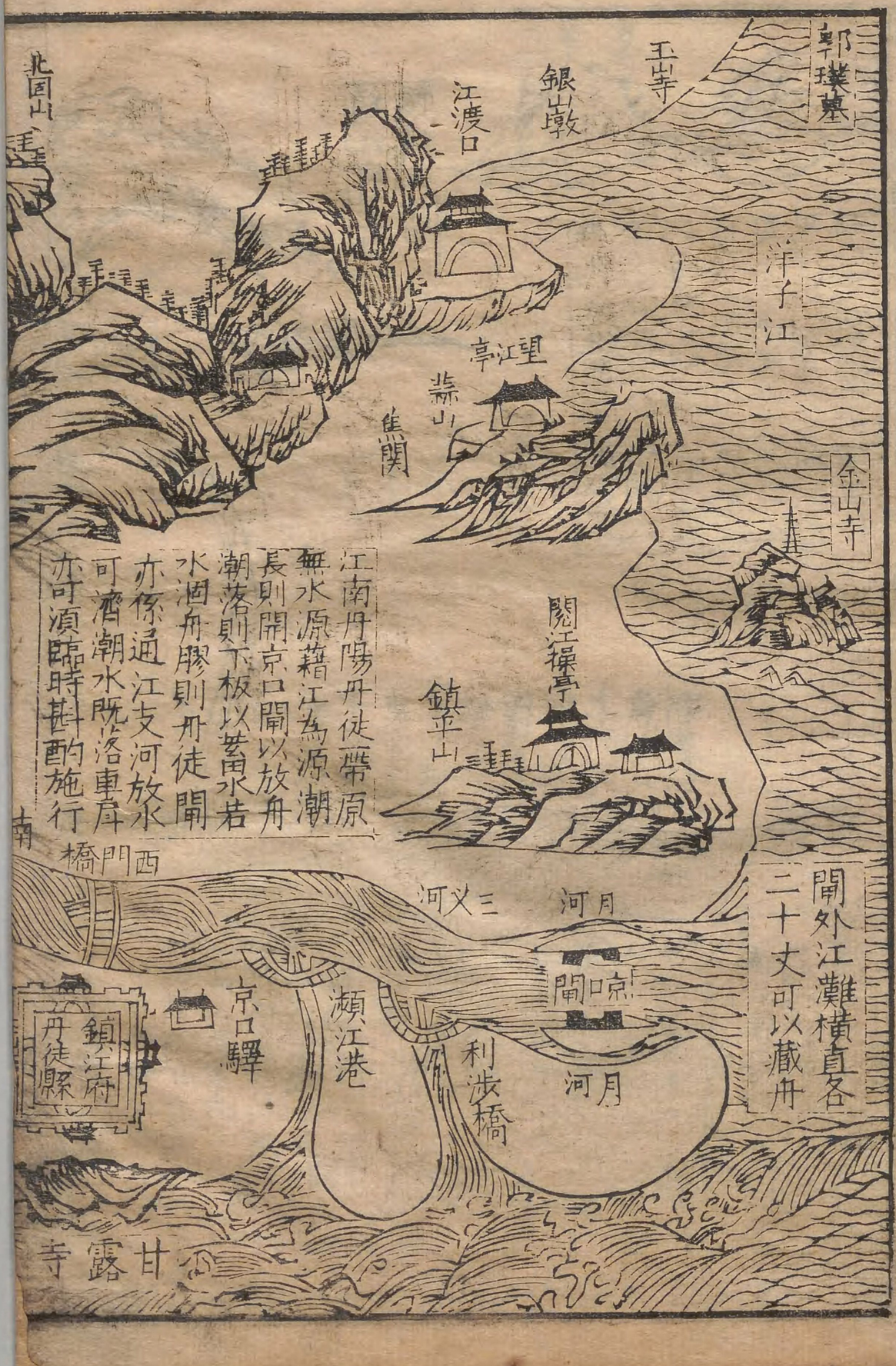
復大通奪正河十分之七至赤晏廟仍歸大河清江浦外居民恃以為安而河面較之正河僅三分之一上流未免稍逗留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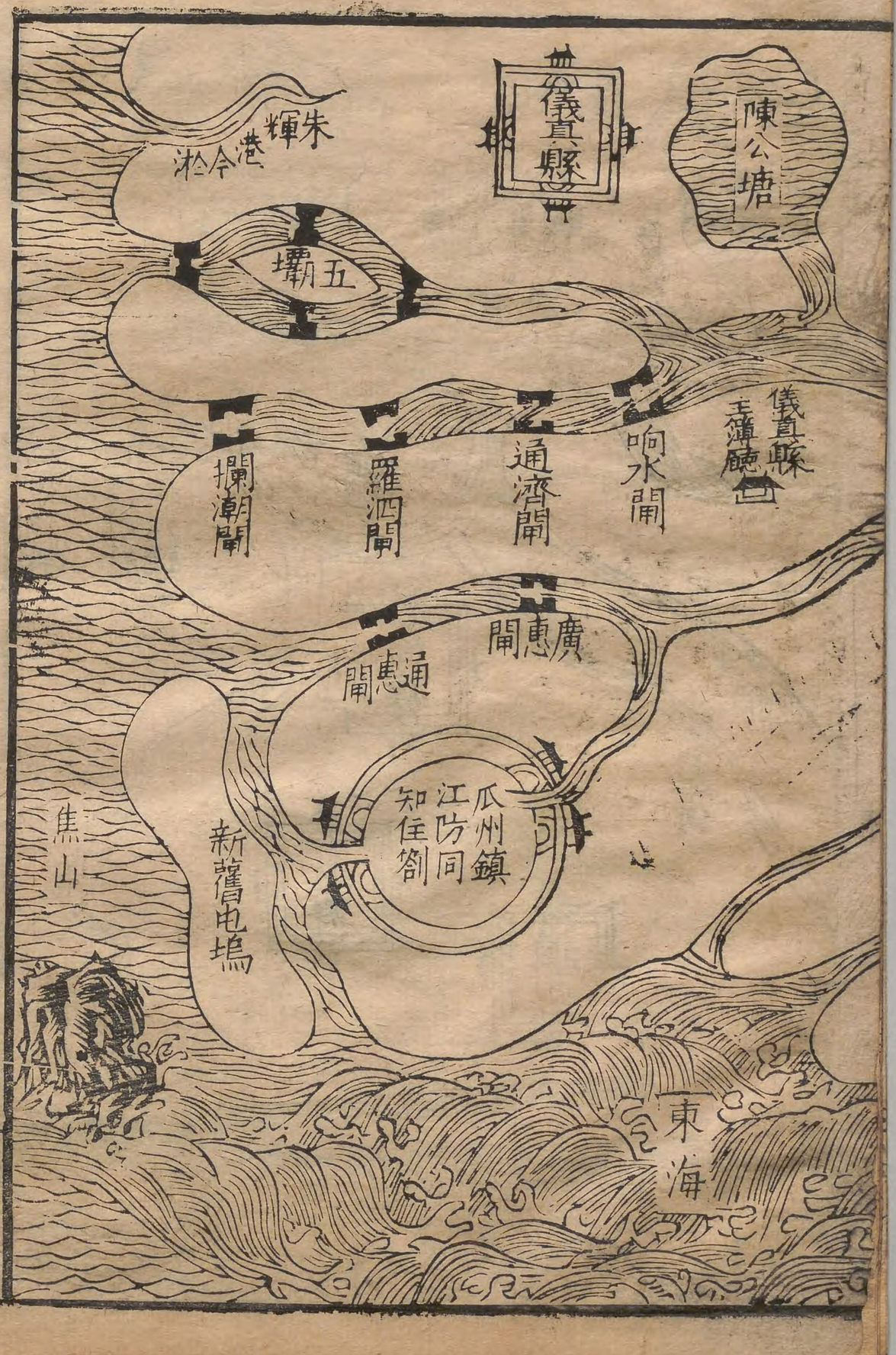
寶應湖
三官廟
因水旁潰入湖以致流緩沙停萬曆十七年題築西土堤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束水由漕以省挑濬之費
西土堤
長八十五丈六尺
寶應縣
盧舖
戴百管
羊寨巡司
各套
廟灣
海口
各套
雲梯關
子三十一 一百四十七
石梁
白水塘
雲山塘
汜光湖
耿七公廟
寶應新開弘濟河
高郵州判官廳
界首驛
新砌三里湖石工八百四十丈
射陽湖
鹽城縣


句城塘
三汉河
揚州府
江都縣
新塘
灣頭鎮
邵伯驛
揚州府
通判廳
泰興縣
北稻河
自培河
如皐縣
通州


天長縣
汉澗
高郵湖
邵伯湖
康濟河
高郵州
南河分司
萬曆十七年新
砌石堤長一千
二百八十五丈五
尺補舊石堤六
百一十三丈三尺
泰州
興化縣
海門縣
范堤



郭璞墓
玉山寺
銀山墩
江渡口
北固山
洋子江
望江亭
蒜山
焦関
金山寺
閱江操亭
鎮平山
江南丹陽丹徒帶原無水源藉江為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蓄水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支河放水可濟潮水既落車戽亦可須臨時斟酌施行
閘外江灘橫直各二十丈可以藏舟
西門橋
三叉河
月河
京口閘
京口驛
瀕江港
利涉橋
月河
鎮江府丹徒縣
甘露寺



朱輝港今淤
儀真縣
陳公塘
五壩
儀真縣主簿廳
响水閘
通濟閘
羅泗閘
攔潮閘
廣惠閘
通惠閘
瓜州鎮江防同知住劄
新舊屯塢
焦山
東海



鎮江府至丹陽縣九十里

丹陽迤北運渠原無來流全藉江湖通運潮大則盈潮小則涸惟有練湖區若可引導但亦無泉源夏秋湍雨注滙成湖遇亢旱漕乾湖亦乾矣是湖水漕勢皆東趨於漕渠無益也



丹陽縣至常州府九十五里

丹徒鎮減水閘蓋設以減運河之水也然亢旱之時每日潮長入漕亦可濟運潮退啓之亦燃眉之小濟也



宜興九里河之水出濟運道宜溧粮艘內此出

常州府至無錫縣九十里

慧山

宜興河

龍嘴大

武進縣惠淺澱者惟海子口至東倉橋一帶相應每歲撈濬

東倉橋

新橋

橫林橋

洛社橋

回家橋

高橋巡檢司

常州府武進縣

五牧

江陰河

江陰河

沙子湖

丹陽縣界
武進縣界

月河

西倉橋

此橋通江潮作為木閘蓄水

孟河

犇牛閘

犇牛巡檢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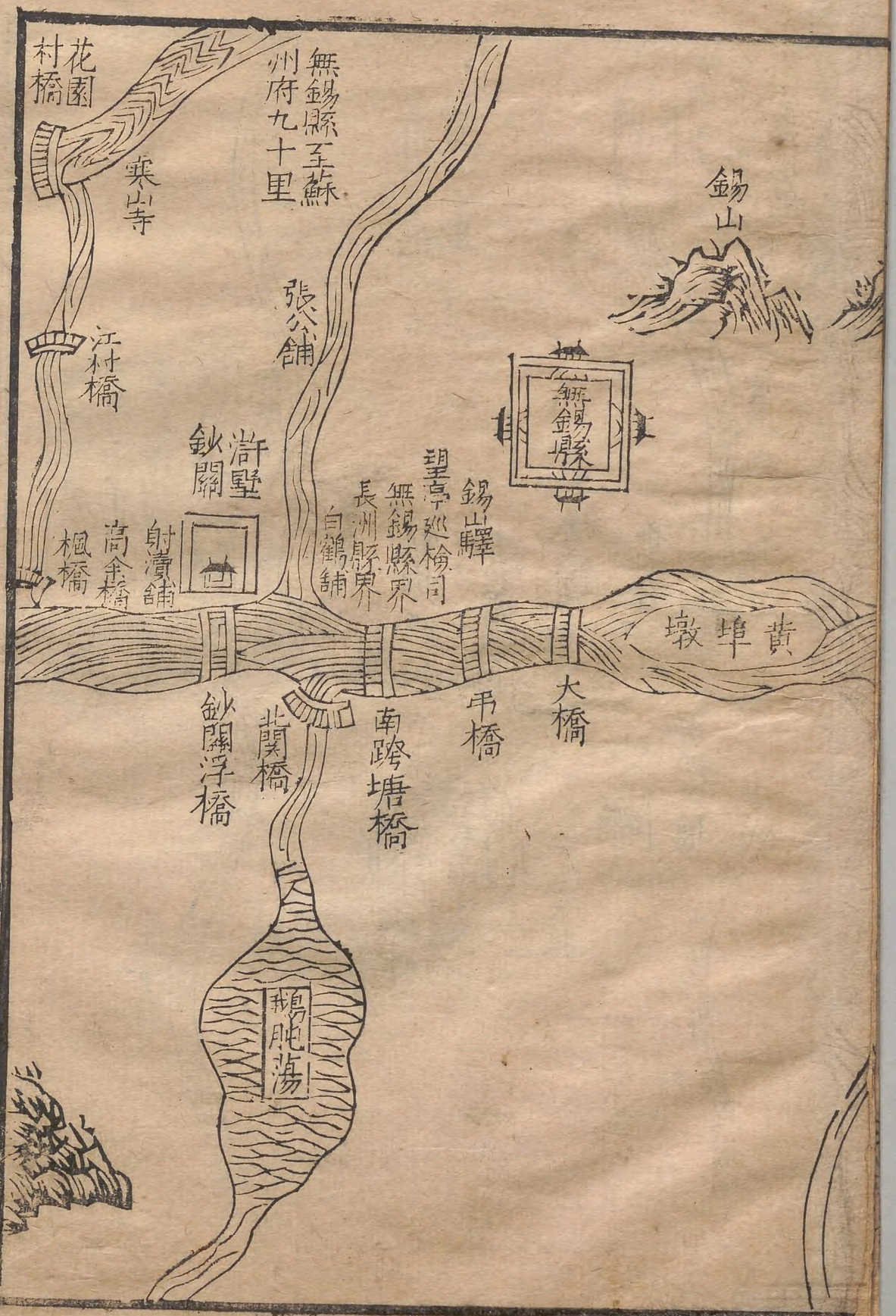
呂城閘

月河

月河

河莊城


石湖
楞伽山
治平寺
行椿橋
石灰橋
橫塘橋
寶帶橋
吳門橋
滅渡橋
渡僧橋
偶遇水
淺運船
由石灰
橋進花
園村楓
橋出
遞運所
姑蘇驛
安里橋
吳縣
蘇州府
長洲縣
弔橋
普安橋
文德橋
洞涇橋
白蓮橋
鳳凰橋
渡僧橋
上新橋
下新橋
山塘橋
敵臺
南馬路橋
北馬路橋
虎丘山
陸墓鋪
周涇鋪
無量鋪
常熟縣運粮
船由此河
船廠鋪


花園
村橋
寒山寺
無錫縣至蘇
州府九十里
錫山
張公鋪
江村橋
無錫縣
滸墅
鈔關
錫山驛
望亭巡檢司
無錫縣界
長洲縣界
白鶴鋪
射瀆鋪
高余橋
楓橋
黃埠墩
大橋
弔橋
南跨塘橋
北關橋
鈔關浮橋
鵝肫蕩

洞庭山

太湖

玄帝廟

吳江縣

垂虹亭

四賢祠

運河

崑山太倉嘉定運粮船由此河

先朝海運由此出太倉州劉家河

蘇州府至吳江縣三十八里

柳胥鋪

尹山橋

夾浦橋

黃石橋

徐公橋

萬家橋

都察院

三官廟

三里橋

三里倉

夾浦橋係吳淞江并三湖十八蕩其流會出水勢奔騰橋故屢建屢圮往來不便設官渡舟

黃天蕩

運河

同里巡檢司

金鷄渡

永安橋

下池橋

運河

沙湖

此係茗雪二水成河
湖州府糧運由此出
平望驛至蘇州

吳江縣至浙江
嘉興府秀水縣
四十九里

平望巡檢司

界石

王江涇鎮

五里亭

金橋鋪

百步橋

修墓亭

閘店橋

各府運船由此

太浦橋

平望驛前
其淺每年
加工疏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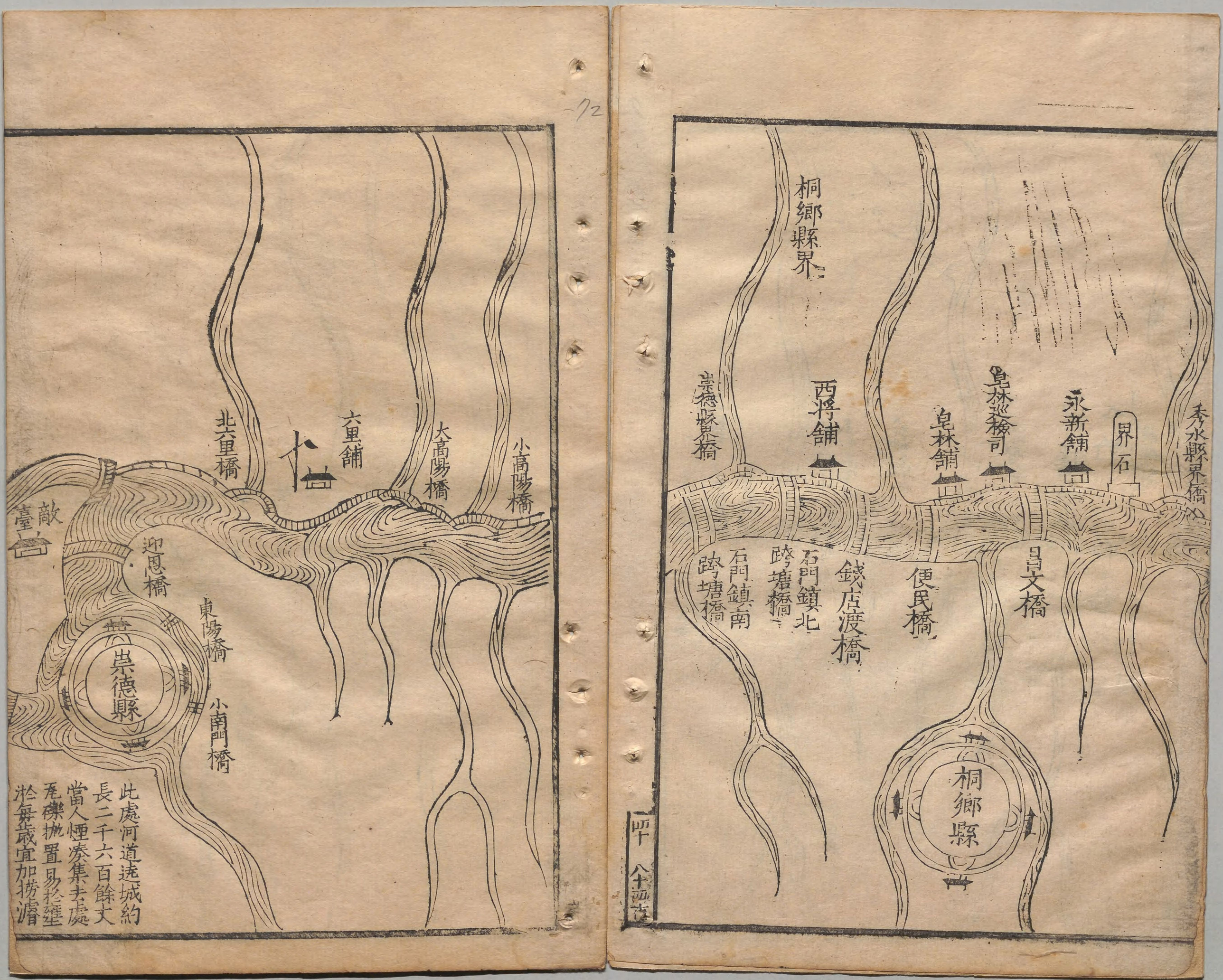
通嘉善縣支河

通平湖縣支河




二塔寺
學續塔
分鄉鋪
本覺寺
陡門鎮
趙墻鋪
徐家廒橋
陡門大通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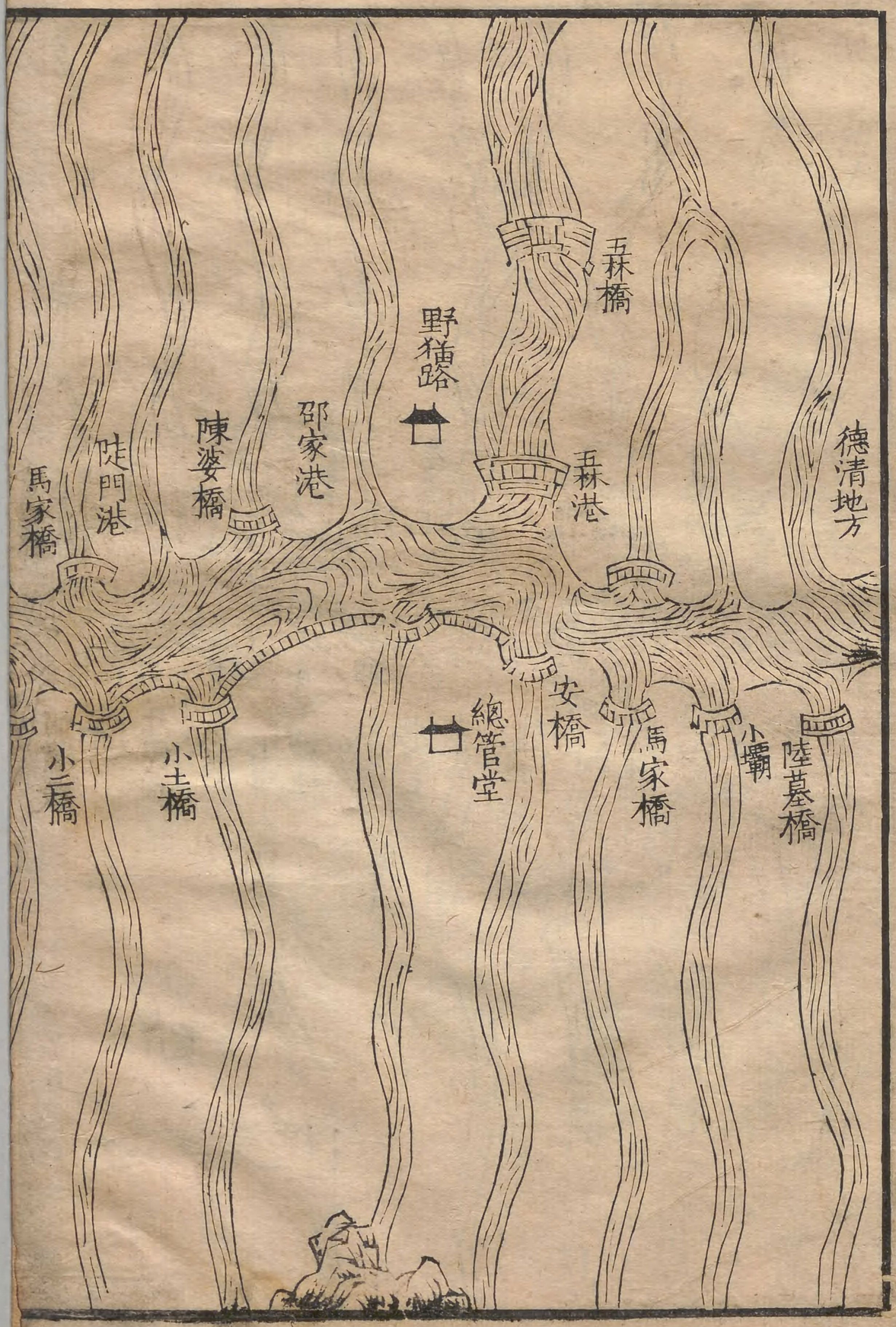

敵臺
青山閘鋪
青巡檢司
北麗橋
西麗橋
嘉禾遞運所
嘉興縣
嘉興府
秀水縣
端平跨塘橋
寬橋
青山第二閘
青山第一閘
敵臺
通海塩支河
項家匯
直隸松江府運粮船由此河



此處河道遶城約長二千六百餘丈當人煙湊集去處瓦礫拋置易於壅淤每歲宜加撈濬


總管堂
張六廟
閘橋
攪橋
崇德縣界
通濟橋
壩橋
橈橋
五杭橋
萬壽北陸橋
官塘路
丁家橋


結家汙
官塘路
莫家坝
官塘路
千金橋
楊家坝
張六祠
松老橋
總管塘
彭河橋
新橋
南三里橋
大麻廟
崇德縣交界
官塘路
敵臺
此係支河通海寧縣
此處約長四百五十餘丈
每患淺澁應歲加疏濬
新高橋


五林橋
野猫路
五林港
邵家港
陳婆橋
陡門港
馬家橋
德清地方
小二橋
小土橋
總管堂
安橋
馬家橋
小壩
陸墓橋


德清縣地方交界
杭州分司
大善寺
新橋
其堂菴
車家橋
泥橋
泥橋
敵臺
落水橋
落瓜墩
官塘路
通濟橋
圓眼橋
碑亭
總管堂
華圓橋
張六廟
跨塘橋
宋狗墩
官塘路
何墳墩
敵臺
傅家庄
塘棲鎮

浙省

浙省運河之水發源於天目出臨安餘杭經德清海寧崇德桐鄉秀水嘉興以達於直隸吳江縣或遇天道元旸則崇德縣之石門鎮以至松老橋桐鄉縣之皂林秀水縣之陡門等處流沙尤礫壅滯澁淺每歲須加挑濬





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
關陝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
沂之水蟺蟺蜿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
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
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
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苕霅諸溪之水常州則資
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絶則資京口所
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故裏河每
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

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
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
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
泗之水由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
泰安萊蕪徂徠諸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
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
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
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
之大畧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

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

臣季馴頓首頓首謹識

河臣潘季馴著 南旺分司主事王元命 濟寧兵河副使曹時聘 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河議辨惑

或有問於馴曰河有神乎馴應之曰有問者曰何謂神河決而東神舍西矣河決而南神舍北矣神之所舍孰能治之馴曰神化不可測之謂神河之性也水性無分於東西而有分於上下西上而東下則神不欲決而西北上而南下則神不欲決而北間有決者必其流

緩而沙墊是過顙在山之類也挽上而歸下挽其所不欲而歸于其所欲乃所以奉神非治神也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道即神也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神而不道者乎故語決爲神者愚夫俗子之言慵臣慢吏推委之詞也問者曰彼言天者非與馴曰治亂之機天實司之而天人未嘗不相須也堯之時泛濫於中國天未厭亂故人力未至而水逆行也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人力至而天心順之也如必以決委之天數既治則曰玄符效靈一切任天之便而人力無所施焉是堯可以無憂禹可以不治也歸天歸神誤事最大故馴不敢不首白之也

或有問於馴曰宋歐陽修有云黃河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而馴之見舍復故道之外無有也無乃不可乎馴應之曰修之言未試之言也且但云難復非不可復也馴嘗考之史曰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後貳拾餘年武

帝自臨決河沉璧按馬羣臣負薪塞之復禹
舊跡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云夫禹舊跡非故
道乎堙淤二十餘載而一塞決即復通之何
云故道不可復乎且即以神禹治水言之玖
河曰疏濟漯曰瀹汝漢曰決淮泗曰排傅者
也固未嘗有開鑿之說故孟子謂之行所無
事而他日告公都子者有曰禹掘地而注之
海傳者恐人以掘爲疑即解之曰掘地掘去

壅塞也蓋天地開闢之初即有百川四瀆原
自朝宗于海高卑上下脉絡貫通原不假于
人力歲久湮淤至堯時泛濫之極禹不過審
其高卑上下之勢去其壅塞湮淤之處以復
天地之故道耳固未常刱掘一河也吾人知
識不逮神禹遠甚乃欲舍故道而另鑿一河
可乎禹無論矣即如賈魯治河亦以復故爲
主傳記可考也且自我
朝以來徐邳之間屢塞屢通如以故道爲不可復

則徐邳乂爲陸矣籍令欲棄故道而鑿新河
無論其無所也即使得便宜之地而鑿之人
力能使闊百丈以至三百丈深三四丈以至
五六丈如故河乎即使能之將置黃河何擇於新故則淤新
地乎如不可置黃河即使能之將置黃河於何
則不淤馴不得而知也盡信書不如無書修
言不足信也

或有問於馴曰沙墊底高之說何如馴應之曰
河底甚深沙墊則高理所有也然以之論於

旁決之時則可非所論於河水歸漕之後也
蓋旁決則水去沙停其底自高歸漕則沙隨
水刷自難墊底但沙最易停亦易刷即一河
之中溜頭趨處則深平緩處則淺此淺彼深
總不出我範圍此挽水歸漕之策必不可緩
而欲挽水者非塞決築隄不可也宋臣蘇軾
呂梁詩云坐觀入市巷閭井吏民走盡餘王
尊歲寒霜重水歸壑但見屋廬留沙痕則比
時黃河之水固嘗入市而河流之沙高於屋

矣自宋迄今墊而疏疏而墊者不知其幾豈
可以此而遂欲弃故河哉故沙墊底高者乃
故道難復之根而故道難復者乃別尋他道
之根此說最爲膏盲之疾治河者宜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河以海爲壑自海嘯之後沙塞
其口以致上流遲滯必須疏濬或別尋一路
另鑿海口之爲得也馴應之曰海嘯之說未
之前聞但縱有沙塞使兩河之水順軌東下
水行沙刷海能逆之不通乎蓋上決而後下

壅非下壅而後上決也馴嘗親往海口閱視
寬者十四五里最窄者五六百丈茫茫萬頃
此身若浮蚤暮兩潮疏濬者何處駐足若欲
另鑿一口不知何等人力遂能使之深廣如
舊假令鑿之易矣又安保其海之不復嘯嘯
之不復壅乎舊則塞新鑿者則不塞非馴之
所解也
或有問於馴曰河由草灣入海何如馴應之曰
河由淮城北西橋地方入海此故道也嘉靖

三十年間河忽衝開草灣而西橋正河遂塞
連都御史塞之不得未幾自塞河復歸故道
今於萬曆十六年河水仍歸草灣而故河復
淤淮城之民恃以安枕矣查得草灣六十里
至赤晏廟復歸正河似亦無碍但正河之面
三百餘丈草灣闊僅三分之一譬之咽喉狹
小吞嚥不及則徐邳之水消洩未免遲滯此
則可慮耳今欲挽歸正河人力亦可施者而
清江浦一帶居民方恃正河之塞為安人情

難於重拂而以水勢度之二三年間恐當復
歸正河姑俟之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賈讓有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
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之兒啼而塞其口故
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何也無乃止
兒啼而塞其口乎馴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
性以隣為墜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
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
漲之時無隄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泛濫而不

循軌豈能以海爲墅耶故隄之者欲其不溢而循軌以入於海也譬之嬰兒之口匊潰一癰久之成漏湯液匊出不能下咽聲氣匊泄不能成音久之不治身且稿矣何有於口故河以海爲口障匊決而使之歸於海者正所以宣其口也再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禹之導水何嘗不以隄哉弗之考耳問者曰隄以防水

似矣水高隄高不將隆隄于天乎馴曰若謂隄之外即水耶隄外爲岸岸下爲河平時水不及岸隄若贅疣伏秋異常之水始出岸而及隄然或三日或五日或七日或旬日即復落歸于漕馴隄成之後逾十年矣未嘗有分寸之加何須隆之于天也

或有問於馴曰賈讓有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治隄歲費且萬萬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

其與水爭尺寸之地哉此策可施於今否馴
應之曰民可徙也歲運
國儲肆百萬石將安適乎問者曰決可行也馴曰
崔鎮故事可考也此決最大越三四年而深
丈餘者僅去口一二尺矣蓋住址稉地非若沙淤可刷散漫
無歸之水原無漕渠可容且樹樁基磉在在
有之運艘僥倖由此者往往觸敗豈可恃爲
運道且運艘經行之處雖裹河亦欲築隄以
便牽挽乃可令之由決乎然則賈讓中策所
謂據堅地作石隄閘水門旱則開東方下門
溉兗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何如馴曰
河流不常與水門每不相值或併水門而淤
漫之且所溉之地亦一再歲而高矣後將何
如哉矧旱則河水已淺難於分溉潦固可泄
而西方地高水安可往丘文莊謂古今無出
此策夫乃身未經歷耶劉中丞問水集中言
之甚詳蓋名言也惟宋任伯雨曰河流混濁

淤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久而決者勢
也爲今之策止宜寬立隄防約欄水勢使不
大段湧流耳此即馴近築遥隄之意也故治
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
策不可有喜新炫奇之智惟當收安常處順
之休毋持求全之心苛責于最難之事毋以
束濕之見強制乎叵測之流毋厭已試之規
遂惑于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
成矩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即孟子所謂

惡其鑿矣

或有問於馴曰黃淮原爲貳瀆今合而爲壹矣
而自崑崙千溪萬派如涇渭沁汴諸河與山
東諸泉復合之又何怪其溢也爲今之計莫
若多穿支河以殺其勢何如馴應之曰黃流
最濁以斗計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則水居
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汎溜
必致停滯蓋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
則河塞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支河一開正河

必奪故草灣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決而
桃清以下遂塞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為平陸
近事固可鑒也問者曰禹疏九河何如馴曰
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
經之地勢不能避故仍疏之而禹仍合之同
為逆河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然則如賈讓
所云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可
乎馴曰此法行於上源河清之處或可若蘭
州以下水少沙多一灌田中禾為沙壓尚可
食乎然則淮清其可分矣馴曰引淮而西其
勢必與黃會引淮而東則與決高堰而病淮
揚無異也蓋河水經行之處未有不病民者
向有欲自盱眙鑿通天長六合出辰埠入江
者無論中亘山麓必不可開而天長六合之
民非我赤子哉且所籍以敵黃而刷清口者
全淮也淮若中潰清口必塞運艘將從何處
經行弗之思耳再查
祖陵賦云面山奏

禁上自馬廓下至龜山令議可鑒處正在
禁內孰敢遠越自取赤族之禍哉
或有問於馴曰治河之法凡三疏築濬是也濬
者挑去其沙之謂也疏之不可奠不以濬而
惟以築乎馴應之曰河底深者六七丈淺者
三四丈闊者一二里隘者一百七八十丈沙
飽其中不知其幾千萬斛即以十里計之不
知用夫若干萬名為工若干月日所挑之沙
不知安頓何處縱使其能挑而盡也隄之不

築水復旁溢則沙復停塞可勝挑乎以水刷
沙如湯沃雪刷之云難挑之云易何其愚何
其拘也問者曰昔人方舟之法不可行乎馴
曰湍溜之中舟難維繫而如飴之流寓坎復
盈何窮已耶此但可施於閘河而非所論於
黃河也
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
今馴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禹貢云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泗沂

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至清口而與淮
會自宋神宗十年七月黃河大決于澶州北
流斷絕河遂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矣自神
宗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
避黃之說耶夫淮避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
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高堰決而後淮水
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水分非水合
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矣數年以來兩河
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將柰何馴曰水

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
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
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
其卑築隄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
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
之所以愈于分也

或有問於馴曰河既隄矣可保不復決乎復決
可無患乎馴應之曰縱決亦何害哉蓋河之
奪也非以一決即能奪之決而不治正河之

流日緩則沙日高沙日高則決日多河始奪耳今之治者偶見一決鑿者便欲弃故覓新懦者輙自委之天數議論紛起年復一年幾何而不至奪河哉今有遥隄以障其狂有減水壩以殺其怒必不至如往時多決縱使偶有一決水退復塞還漕循軌可以日計何患哉往事無論矣即如萬曆十五年河南劉獸醫等隄共決十餘處淮安河決范家口天妃壩二處上厪

宵旰特遣科臣督築築後即成安流此其明徵矣故治河者惟以定議論闢紛更爲主河決未足深慮也

或有問於馴曰隄以遥言何也馴應之曰縷隄即近河濵東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隄遥隄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或曰然則縷可棄乎馴曰縷誠不能爲有無也宿遷而

下原無縷隄未嘗爲遥病也假令盡削縷隄
伏秋黃水出岸淤留岸高積之數年水雖漲
不能出岸矣第已成之業不忍言棄而如雙
溝辛安等處縷隄之内頗有民居安土重遷
姑行司道官諭民五月移住遥隄九月仍歸
故址從否固難強之然至危急之時彼亦不
得不以遥隄爲家也問者曰縷不去則兩隄
相夾中間積潦之水或縷隄決入黃流何處
宣泄馴曰決可入水亦可出水水落之後放

水歸漕無難也縱有積潦秋冬之間特開一
缺放之旋即填補亦易易耳若無格隄處所
積水順隄直下仍歸大河猶不足慮矣

或有問於馴曰遥隄之築是矣而直河至古城
一帶何以不築馴應之曰此地俱隸宿遷内
有落馬侍丘等湖湖外高崗縈繞乃天然遥
隄也黃水暴漲則灌入諸湖黃水消落則諸
湖之水隨之而出已經

題覆如後不敢贅也問者曰桃清二縣之北亦有

諸湖聯絡何以築之馴曰湖與宿同而湖外
皆係窪地水從五港灌口出海故崔鎮一決
而桃清遂涸此則與宿異耳問者曰止築北
岸而南岸自馬廠坡而下何以不築馴曰此
處岸外即係淮河勢能敵黃黃水泛濫未免
灌入黃落仍歸故渠不能奪河故不築也
或有問於馴曰兩隄並峙重門禦暴又何需於
減水壩也與其多費以築減水之壩寧若留
決之爲愈乎且與支河何異也馴應之曰防

之不可不周慮之不可不深異常暴漲之水
則任其宣泄少殺河伯之怒則隄可保也決
口虛沙水衝則深故掣全河之水以奪河壩
面有石水不能汕故止減盈溢之水水落則
河身如故也俱建於北岸者欲其從灌口入
海也問者曰今四壩何以不洩水也無怪乎
議者之欲毀也馴曰初創之時伏秋水洩喧
聲若雷日夕河深深則可容異常之水間一
洩之而不常也且所謂減水壩者減其盈溢

之水也不溢則已何必減為留之以待異常之水
可也今將都給事中常　勘覆原題附載集中
一停拆三壩以保成功查得萬曆七年該總督潘
經畧兩河塞決固隄慮縷隄東水太急恐有奔
潰也遠創遥隄以廣容納又慮遥隄消滴不洩恐
有嚙刷也翁建滾水壩以便宣洩崔鎮徐昇季太
等壩皆因地勢卑下使水易趨原以防異常之漲
非以減平漕之水也數年以來東水歸漕河身漸
深水不盈壩隄不被衝此正河道之利矣議者欲

將三壩拆落用心良苦職量得崔鎮壩石頂去地
僅二尺八寸視遥隄低七尺徐昇壩石頂去地僅
二尺五寸視遥隄低七尺三寸季太壩石頂去地僅二
尺視遥隄低八尺三壩臨水河岸離水面各八九尺一
丈不等較之三壩各高三四尺不等是河岸甚高
石壩原低每遇伏秋水高於岸即從各壩滾出其
不得出壩者乃不得出岸者也欲分水勢壩可拆
矣一帶河岸可盡削耶據鄉民畢九皐馮吉趙倫
等訴稱壩外水鄉漸成膏腴迯徙之民近方歸業

若欲將壩改拆二層是為無壩先年河從此決又可虞矣酌之事勢仍舊為便已經工部覆奉欽依訖

或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言也夫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達于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稜地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秦周以前無考矣史稱漢陳登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以為安者二百餘年歲久剝蝕而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水滙洞東注合白馬泛光諸湖決黃浦八浅而山陽高寶興鹽諸邑匯為巨浸每歲四

五月間淮陰春土塞城門穴實出入而城中
街衢尚可舟也淮既東黃水亦躡其後濁流
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不及清
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成
巨浸矣故此堰爲兩河關鍵不止爲淮河隄
防也馴戊寅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畜
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
堰決而後畜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
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馴曰

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畜築則必達堰
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馴何疑
乎遂銳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
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而清口深闊如故八
月河水大退高堰外水及隄址者僅一百五
十丈餘皆乾地再詢泗州之水盡已歸漕膏
腴可耕而泗州人士始謂高堰之當築矣問
者曰然則每歲伏秋泗水何復漲也馴曰淮
水發源於河南之桐栢山挾汝決窮潁肥濠

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

河中即

祖陵賦中所云下口龜山不等閒灣如牛角勢樣非

凡者是也故至泗則湧瀆之咽喉之間湯飲

驟下吞吐不及一時扼塞其勢然也且淮漲

自古及今無異泗州水困黃遏淮矣河南徐

邳水困又誰遏之乎蓋兩水發有先後各有

消長泗人見牛未見羊耳再查萬曆六年以

前黃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東兩河風馬

牛不相及矣而泗州之告水災者無歲無之

石護

祖陵東麓及泗州護城隄皆其時也亦豈有黃遏之

乎今將考訂志傳卷牘中語開列于後

計開

一禹貢云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

海

職按泗沂即山東汶河諸水也歷徐邳

至清口而與淮會宋神宗後黃決而南
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會于
泗沂即今之東會于黃也

一

中都志云淮河自五河東來經州城南東至清河
口會泗水東入海
職按泗即泗沂之泗清河口即清口也
此與禹貢所云無異要之淮由清口入
海自禹迄今故道今云清口板沙若門
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不可也

一地理心學云
祖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内明
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峯插
天爲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遠
之而
聖祖生矣
職按黃淮二河合襟謂之水會天心實
祖陵鍾靈毓秀之契緊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分

兩河爲二道且過宮反跳爲堪輿家大忌臣子何敢輕議

一

中都志與歐陽文集載宋臣歐陽脩先春亭記其畧有云景佑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于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張侯

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

職按脩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爲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城隄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爲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年七月大決于澶州北

流斷絕河遂南徙合南清河而入于淮
而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
淮之始則仁宗景佑三年黃河尚未會
淮業已爲泗州暴矣今乃歸罪于黃或
未可也
一查得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居仁所撰淮
水泛漲記內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
漲漂沒鄉村廬舍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三
尺二寸未抵圍甎頂城中居民驚懼因考

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此二尺今
取高低尺寸利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視
此勿驚懼云
職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令其
勿驚勿懼良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
守載州事必無不真者夫云漂沒鄉村
廬舍未抵城門圈甎頂者止二尺二寸
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則已抵城門圈
頂無疑矣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

與歐陽文忠公所云暴莫大於淮州幾
瀉者可爲互相參考比時已有高堰官
民何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
預矣今乃歸罪於堰不亦過乎

一嘉靖十四年先任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
和

題勘議都御史朱裳所

請

祖陵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以障泛溢內開行據直
隸兵備僉事李宗樞呈稱據泗州知州李
天倫留守司僉書指揮僉事張佑鳳陽府
知府劉佐泗州衛掌印指揮同知張鏜并
奉祀朱光道等伏睹

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
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壁
虹縣逶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
茲聚止

陵北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

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
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永奠無
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
湖之水亦匯於此沙湖之南爲淮河自西
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
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黃
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浸溢與前項湖河
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淤及岡足及下馬坊
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

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
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
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隄則板築震驚鋪
斧掘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
自
陵前平地築隄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
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
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

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
之水雖稍能障蔽傷溢而
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侵名雖防河實則蓄水
遠流未及爲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尤
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
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北水高七尺
又自岸至下馬橋遶地高八尺四寸橋遶
至
陵門地高六尺

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兇
基運山雖俱土岡百餘年來每歲水溢未聞衝決寔
我
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
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職隨該職公同各
官恭詣
祖陵伏瞻環仰博訪備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
祖陵數百年來奠安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

固當預防而工後豈宜輕動委的事體重
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
職按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
題地勢水勢頗爲明悉據稱
陵地迫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
玄宮者且
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知非築高堰
後始然矣
一查據泗州申稱萬曆三年該奉祀朱宗唐

具
題蒙南京工部委主事郭子章前來會同潁州兵
備道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
坍塌逼侵栢林包砌石工計長貳百貳拾
陸丈至萬曆五年工完等因及查巡按邵
亦於此時行州將護城隄用石包砌
至今賴之稱爲邵公隄
按前開工程皆職未任時事比時淮水
竟從高堰決衝淮揚郡邑黃水從崔鎮

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不會于清口矣
無堰可阻無黃可遏而其勢如此則今
之水漲亦未可歸咎黃與堰也且比時
更無別策惟有護隄一事毀堰之說委
難輕議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而南有越城并
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湖寶應縣
河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曰馴
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

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形甚卑至越
城稍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
之水內灌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
乃溢水消仍為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
不滿兩旬其不同一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
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圖遠城廓若周家橋之
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淮城晏然其
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流必遡
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雖通漫溢之

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
淮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
之減水壩也若併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
溢難守即鳳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
家橋疏鑿成河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
溢之水不多爲時不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
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之大勢而淤塞清
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況私鹽商舶由
此直達寧不壞鹺政而虧清江板閘之稅耶

或有問於馴曰向來河堤之決人皆歸罪於河
之猖獗隄不能障有之乎馴應之曰河勢自
無不猖獗者譬之狂酋猩獷環城而攻惟在
守城者加之意耳往事無論矣即如近歲范
家口之隄汕刷者拾捌管河官置之若弃人
以告者輒重笞之能無決乎決後官夫避罪
輒委之于河而上官亦恐以此得罪議論紛
起而河之罪不可解矣譬之盂中之水至靜
也執事者不戒于盂偶損一隙則水必從隙

迸出王人不以治孟而以罪水寃哉水乎良
可嘆也

或有問於馴曰老黃河之說何如馴應之曰老
黃河之說吾未之前聞也考之郡志止有大
清河小清河註云即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
州至縣西北三汊口分為二河大清河由治
東北入淮小清河由治西南入淮是黃未會
淮之時泗沂之水或經於此並無所謂老黃
河者今據淮人云自桃源縣三義鎮經毛家

溝漁溝等處出大河口謂之老黃河故道殊
不知大河口去見行清口僅五里許至此復
與黃會何能遽殺清浦泗州水勢若如近議
欲改從葉家衝周伏三莊尾子灘入顏家河
則自漁溝而北又非老黃河故道矣深濶須
照見行之河方能改舊無論開掘之難工費
之鉅而開通之後自三義鎮迤東一帶河道
必至淤塞運艘豈能飛渡矧泗州之水自古
及今皆然誌傳開載甚明所謂老黃河者去

泗貳百餘里去清口亦肆拾餘里豈能遠泄
泗州之水此言甚易惑人既非志乘有據之
言又非合衆通方之論執已見以淆
國是如之何其可哉累經勘議並未有考訂詳確
閘發朗悉者若知泗州伏秋淮水之漲即如
徐邳河南每歲黃河之漲必不可免止宜隄
防則其議自息矣其說詳具淮黃交會白
或有問於馴曰昔年徐呂二洪恠石嶙峋上浮
水面湍激之聲如雷如霆舟觸之必敗今皆
無聲行者若履坦途得非沙掩其上而然乎
馴應之曰二洪本體甚高沙能掩之是無徐
州矣徐洪於嘉靖二十年爲王事陳穆所鑿
呂梁洪於嘉靖二十三年爲王事陳洪範所
鑿巉巖突屹之石一切削而平之剗而卑之
今河中之廻瀾亭即洪基也又安望其有聲
耶皆有碑志可考不必辯也載在古今稽證
卷中
或有問於馴曰徐州城當伏秋水發之時河高

于地以至城中雨水難洩人甚苦之柰何馴
應之曰此不特徐州爲然也濱河州縣皆有
之如鳳陽之泗州河南之虞城等縣皆然至
如河南省城則河面高于地面丈餘矣一城
之命懸于護城一隄謹謹修守而已城中積
水惟有車肩之法而土人頗不慣此墊土增
高亦是良策而填築工費不貲官街衙舍尚
可努力爲之小民未必能辦若欲爲長久之
計則惟有比照宿遷縣遷城事例而士民安

土重遷未必樂從查得徐南地勢頗窪開濬
一渠縱之由符離集出小河口亦一策也或
曰黃河舊由新集經蕭縣薊門出小浮橋河
水尚未至此今由石城出濁河皆係民間稉
地原非河身來源既高故下流河底亦高耳
此說何如馴應之曰新集舊河當復之議業
已及此但百萬金工費誰則任之累

秦累寢亦以是也然河南來源未之有改而河流
之高于省地也又何以處之哉此其河勢地

形高卑原自如此亦難強圖訝徐州者若知
河南省城形勢或自息喙矣

或有問於馴曰清江浦壹線之隄廣者不過叁
肆拾丈窄者僅貳拾餘丈兩河掃汕能無慮
乎馴應之曰陳平江開鑿清江浦壹帶逼河
濟運所留隄址原只如此問者曰何以徵之
馴曰不觀車盤伍壩乎伍壩去河僅貳拾餘
丈進船水溝每爲濁流所淤常事撈濬如更
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

沙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
也又不觀之惠濟祠前之石隄乎乃宣德年
間之所築也其廣亦不蒲貳拾丈此古跡也
豈亦剥削而然哉且各處遥縷隄面廣不過
貳丈餘尚欲恃以爲固矧於貳拾丈者乃云
不能守乎若每歲掃護之工及磯嘴壩之築
則不可少耳

或有問於馴曰開復新集舊河之議何如馴應
之曰此全河之利也查得黃河故道自虞城

以下蕭縣以上夏邑以北碭山以南由新集
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
黃堌趙家圈至蕭縣劉門出小浮橋此賈魯
所復故道誠永賴之業也後因河南水患頗
急另開一道出小浮橋不知河口意欲分殺水勢而不
遂北徙忽東忽西靡有定向行水之處即係
民間住址耬地水不能刷衝不成漕雖一望
茫然而深不及丈梁樓溝北陳等處不及貳

尺今大勢盡趨濁河小浮橋不過拾之壹貳
夫夫黃河并合萬餘里間千溪萬派之水湍
悍激勢甚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
必怒奔潰決裂之禍馴恐不在徐邳而在河
南山東耳水從上源決出則運道必至淺阻
嘉靖二十年間河決亳州而二洪乾涸往事
固可鑒也且濁河漫溢坡水皆由地面徐州
以下之渠不能着底衝刷以致河水易盈水
面高於城址尤可慮也馴於萬曆六年具疏

請復而河南山東當事之臣頗畏勞費會疏請止夫
欲復此河非百萬金不可委非細故然與其
葺雜於亡羊之後似不若徹土於未雨之前
也姑志之以爲後日左券原
題小疏具載集中
或有問於馴曰泇河膠河與海運之議何如馴
應之曰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勘議諸臣之疏
一覽自悉然馴之意則謂不當辯其可成與
否也假令膠泇告成海運無阻將置黃淮於
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於
我
朝而亦莫善於我
朝蓋自元宋以前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
與河爭之說爲上策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
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謂難然以
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
通則河不可以一歲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
爲善也故元宋以前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

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燕漕之利
也今欲別尋一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竟舜
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河也縱使漕艘無阻
民可得而食乎況膠河去河尚遠若泇河必
從直河沂河等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
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年歲水漲勢必漫入
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吏設夫備料
歲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運之
說尤為支漫往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查

萬曆五年十二月內節奉
聖旨近來河淮為患民不安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為
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費欲別求一道以利
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即所以通漕遂降旨專責當
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
王言可為萬世著鑑馴又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
河非別尋一道乎馴曰此河僅於閘河中直
截一段至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仍與黃會
此與三沽舊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

河於不治也治河者審之

或有問于馴曰故道當循是矣然禹時河由大伾鉅鹿入北海今入南海矣豈故道乎馴應之曰河自宋神宗十年大決于澶州合南清河而入于淮南清河者即泗沂之故道黃河經行五百餘年矣謂之非禹故道則可謂之非黃河之故道則不可如必欲復禹故道則歲漕四百萬石將安適乎膠柱而鼓瑟矣

或有問於馴曰濬睢河以爲通運旁行一道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虹縣宿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入漕河益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睢水而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故直指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

在宿遷東南十里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濉河比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於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小河必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永城縣一帶俱成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必塞若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為平陸且均一濁流也在徐邳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理也況小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尚有二百三十餘里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桃清為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涸湖一帶使艘從九里溝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通可無阻也馴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牽挽無路而經行于樹樁基礎之間必至觸敗與由

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
徑由正河可也何必去夷就險爲哉
或有問於馴曰改沁入衛以殺黃河之勢何如
馴應之曰黃可殺也衛不可益也移此與彼
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每被渰浸
民已不堪況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沁
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
也又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永
通閘入運濟旱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之

渠寧能當此濁流乎沁可引黃亦可引矣
或有問於馴曰茶城之淺何如馴應之曰茶城
爲清黃交接處所黃強清弱故黃發必倒灌
茶城與漕水相抵沙停而淤勢所必至然黃
水一落則漕水隨之而出沙隨水刷仍復故
渠亦勢所必至者但勿令漕水中潰耳若因
船隻少阻輙議改濬徒費財力無益也此在
清河口直河小河口凡係清黃相接處皆然
不獨茶城也萬曆九年該中河郎中陳瑛移

河口於茶城東捌里許翎建古洪內華二閘
黃漲則閉閘以避淤黃退則啓閘以衝刷極
爲便利近於萬曆十六年工科都給事中常
居敬
請增建鎮口閘一座去河愈近衝刷愈易而本口無
遺策矣已經題奉
明旨永宜遵守可也
或有問於馴曰漕水之出鎮口閘者甚低故難
敵黃被其倒灌而淤也今欲束之使高可乎
馴應之曰漕水發源本不甚洪而昭陽薇山
呂孟諸湖水爲瀦蓄故出閘者愈少耳議者
欲築西隄以隔之中砌減水閘二三座漕盛
則閉閘以防其洩漕涸則啓閘以藉其流或
是一策但黃漲輒高丈許漕水豈能勝之且
週廻皆水無處取土道里頗遠工費不貲似
未可以歲月計耳業行司道會議姑俟之
或有問於馴曰五塘蓄水濟運先年設有隄閘
今皆圮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馴初至之

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儀真由響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譽所築也陳公塘隸真縣其水亦奔嚮水閘出江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為溉田之計非以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涸借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直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涸矣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隄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為

處分矧田高之民欲積田窪之民欲洩築隄
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夫防守當
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馴
謂其是尚可緩也
或有問於馴曰每歲伏秋水發房村以下易消
徐州之水難消何也馴應之曰徐呂諸洪巨
石綿亘河底水面巉巖之石雖經剗削而河
底磐據之石固存洪流至此若門限然此其
所以難消也徐方官民每欲決河東磨臍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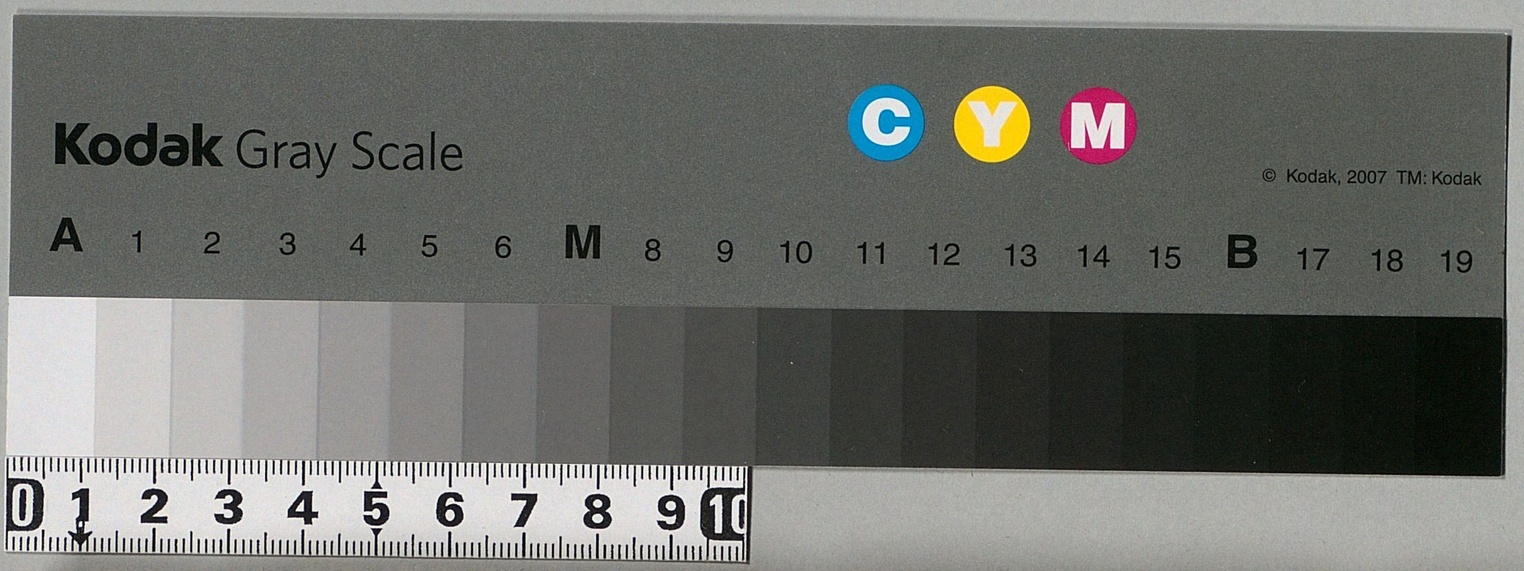
以殺水勢不知嘉靖年間全河從磨臍溝決
出呂梁一帶至今爲斷流是不可不慎也今擬
于長山塔山築隄一道中間比照崔鎮事例
石砌減水壩一座而磨臍溝之隄棄之任其
從壩減洩至落馬湖出直河董家等溝亦一
策也
或有問於馴曰禹以治河稱神而自夏及商爲
年不甚久遠而盤庚遂有播遷之患至周定
王五年以後則或南或北遷徙不常而馴欲

以區區隄壩之工遂爲長久之策乎且自河
南而上秦晉之間何嘗有隄哉任之而已馴
應之曰成功不難守成爲難使禹之成業世
世守之盤庚不必遷也周定王以後河必不
南徙也人亡歲久王迹熄而文獻無徵故業
毀而意見雜出又何怪乎河之無常也至於
秦晉之間則更有說山多土堅水難嚙也地
亢而曠運不資也河南爲城廓所拘徐邳爲
運道所藉隄而束之勢不得已也世世守之
世世此河也歲遠人亡道謀滋起馴不得而
知也

118-2

118-3ᴵ





漢書門
類 四四八三
號 二九
函 一二
架 一七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四四八三
七
冊
二九一
函
二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83
冊數 7 (2)
函號 291 85

河防一覽卷之三

河防險要　河臣潘季馴著　主事王元命
副使曹時聘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淮南

一歲防高堰

高堰爲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內除石隄參千丈外西頭土隄每歲伏秋晝地分守隨汕隨葺似可無虞美但幫護之法須於冬春間樁內貼蓆二層緊細草牛埃蓆密護毋使斐須漏縫然後實土堅夯則

是以樁蓆護草牛以草牛護土浪窩何從得
來至於密植橛柳斧蓆以爲外護須於水落
即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耳

一歲防湖隄

諸湖隄岸見議加幫高厚且多減水閘尋常
之水似可無虞矣但或霪潦彌月山水併發
則又不可不預爲之計也查得沙壩并芒稻
白塔二河俱可洩水當事者因慮私販鹽徒
潛通間道每每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
何須築塞河心密布樁柵仍委白塔巡檢嚴
防越渡船隻仄僅諸閘一體開放閘口攔以
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政稅課亦無妨矣

一歲防清江浦外河

清江浦內外河相隔僅得一線之隄最爲喫
緊兒黃河自清河縣出口由西射東勢甚湍
急然掃灣迎溜之處不過一百五十丈止是
捲築鷄嘴六道每道相去二三十丈不等阻
隔來流復於鷄嘴中間捲埽護岸即可支持

然倉卒措辦未免張皇莫若於冬春之閒捲
築大埽幫護老隄埽外深下密樁內用兩笆
兩層以護埽亦如歲防高堰之法自可無虞
合用人夫查有近議行銀募夫專聽本隄興
作免其別處差撥自可足用其餘樁草所費
不多措辦自易至於用石甃砌以爲永久之
計則俟工力少裕爲之可也鷄嘴即順水壩
之俗名近日河由草灣清江浦外淤灘甚遠
猶恐河性不常二三年間復歸正河修守之
法宜謹識之

一議守徐家壩

清河而下黃淮二瀆交流注海越五十里一
大折於淮郡之西橋又三十餘里一大折于
徐家壩其衝激怒號之勢無異西橋前此治
者屢壩屢壞爲與水爭尺寸耳今議棄舊址
只營月壩去水稍遠令無湍激外護樁埽用
實壩基事省功倍良得策也每歲派撥官夫
預備物料伏秋將屆專責山陽令督管河主

簿不時巡視少有圮壞輒先綜理年復如斯斯永賴也

一議守八浅隄

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其當湖心而東即所謂八浅隄也往歲隄決湖水奔逸建氓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決處濶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廣築無功覆轍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浅處

先築西隄二道以捍其外仍於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隄壩成則八浅正決瀦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隄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塞西隄終不可棄必須歲加修築仍密種楸柳菱蒂之類使其能當濤浪則東隄不守而自固矣此當於冬初預行寶應縣掌印管河官料理可也

一寶應月河自黃浦至三官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開一帶浅阻

爲梗今加築西土隄一道長三千六百三十
五丈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費濱責夫看守
栽植茭柳加意培護歲修之工可勿緩也

一嚴閘禁

河口諸閘之設先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
蓋節宣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
水不得盈漕非惟清江板閘一帶隄岸易守
而寶應諸湖亦緩此一派急流矣但啓閉之
法非嚴不可如啓通濟閘則福清二閘必不
可啓啓清江閘則福通二閘必不可啓啓福
興閘則清通二閘必不可啓河水常平船行
自易單日放進雙日放出蒲漕方放放後即
閉時將入伏即於通濟閘外填築軟壩秋杪
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
准事例行之其於河道關係不小也

一歲守淮城北岸遥隄

查得清江浦起由柳浦灣至高嶺止共隄一
萬六千九十一丈近又加至戴百戶營止共

隄八千一百五十六丈向來置之若弃萬曆
十三年范家口一決淮城幾爲魚鱉工費不
貲復還故物今已增設大使一員夫五百名
專守一帶隄岸乃淮安城北外捍殊爲喫緊
如有汕刷隨宜修補倘遇大有損動即於隄
内有産之家量起夫役相幇修築伏秋之時
選撥省祭陰鷹等官晝地分守仍須預備樁
草繩蓆之類各安置要害處所以待不時之
需每歲冬春之交即預行申飭山陽縣掌印
官可也目今河由草灣正河俱淤殊不足慮
然河性不常一旦忽歸正道修守之法仍須
志之

一歲守通濟閘外大壩

通濟閘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
舊通濟閘逼近范家口一帶隄岸尤爲難守今移
便啓閉而朱家口一帶隄岸改河於西南隅而於舊閘内
閘於甘羅城旁
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於度外
似爲得策矣但大壩最爲喫緊萬一傾圮則

新河與舊河之水併瀉入閘勢必不支每歲
四月初須專委一的當義民官掇夫十餘名
量備椿草守之毋忽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
迤東西頭直接泰山築隄一道僅三里許則
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西岸一帶隄岸俱
不須守而隄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時夫
力稍暇即宜圖之

一防清口淤澱

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稍有

淺阻便非利涉但欲其通利須令全淮之水
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爲沙墊偶遇黃水
先發淮水尚微河沙逆上不免淺阻然黃退
淮行深復如故不爲害也往歲高堰潰決淮
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清口遂爲平陸今高
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等處淮水
過盛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於清河
縣南岸築隄一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
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以防其決蓋爲此也

工若甚緩而關係甚大已經題奉
明旨每歲專責清河縣掌印官責差的當員役看守
如遇塌損即便修築更有一事尤宜稽察河
南鳳泗等處商販船隻最利由此直達每爲
盜決須嚴防之

一京口閘附

江南丹徒丹陽一帶河道原無水源藉江爲
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則下板以
蓄水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支河

放水可濟潮水既落車肩亦可須臨時斟酌
申嚴啓閉守閘者勿弛禁也

淮北

一碭山舊縷隄原因傍隄取土以致隄根成河
每上流劉霄等口漫溢則直灌隄河壅激衝
撞縷隄坐此不支今棄此隄于不用而另築
近年所築月隄已爲得策又慮縷隄決則月
隄亦危且碭山居豐沛上游碭隄乃豐沛外
戶外戶失守則堂與隨之故復彷黃河順水

壩之意於單碭接界處築斜長大壩一道長
千餘丈使上流漫溢之水循壩徑歸大河不
得迫縷隄以危月隄試有成效宜加意此壩
冬春撥夫幫培伏秋倍夫防守此保全碭豐
沛一帶隄防關鍵也

一豐縣邵家大壩乃斷絕秦溝舊路最爲喫緊
今已倍幫高厚又接長數百丈每歲宜摘調
徐北隄夫赴此加修加守若日後夫役錢粮
有餘再於華山斜築大壩直至樓子集將秦

溝濁河二口俱斷則全勝之策也但壩須高
大斜向東南勿令塊水乃可經久姑識之以
俟將來

一磨臍溝減水壩
徐州東岸南去十餘里有狼矢溝又東十五
里許有磨臍溝每歲黃水暴漲則從狼矢溝
直下至磨臍溝洩出赤龍潭經蝮蛤諸湖落
馬湖出宿遷董陳二溝嘉靖年間全河俱從
此出而兩洪正河俱爲之奪萬曆七年已於

本溝築遥隄一道而地形甚卑水入囊底隨
復衝決遂議築減水石壩一座佘郎中親往
視之不可而止今此議尚存馴躬率中河沈
郎中往視之地形較之河口卑數丈黃河暴
漲之時必至逾隄漫流豈肯循軌入壩今議
於長塔二山新築隄中建石壩一座長三十
丈水漲則洩水退歸漕自無奪河之患矣但
壩西與徐州居民甚不利此恐有盜決之患
須特設一老人常川看守庶可久耳

一徐北鎮口等閘
此泉河與黃河交會之處伏秋黃水大發時
多灌入本口動至淤阻原任中河郎中陳瑛
翀建古洪內華二閘近該工科都給事中常
題建鎮口一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
水消落即啓閘縱水外衝而漕河無淤墊之
患啓一閉二悉如清江裏河事規與近日題
奉
明例行之其鎮口閘外東西兩隄原係挑河所積客

土未堅內水湧出未免剥損伏秋之前密護
椿笆隄固則閘無虞矣司閘者宜加慎焉

一塔山牛角灣等縷隄

鎮口古洪二閘以東多傍山麓以西一望平
曠濁河經流更無隄防黃水出岸橫截閘河
腹心受病故於塔山支河接築縷隄九百四
十二丈而牛角灣係茶城運河舊渠又築壩
一道東接塔山西接長隄幾二里許以遏黃
流傍入但壩地原係河身下多積沙創築卑
薄連歲失守肘腋爲患已於本壩之南負舊縷
隄支將軍廟起東接塔山增築長隄七百餘丈頗
得重門禦暴之意冬春之際多加幫護伏秋
之時晝夜防守預辦椿草以備不虞夏鎮第
一要害宜殫心力勿忽

一徐州之房村牛市口梨林鋪李家井靈壁之
雙溝曲頭集栲栳灣睢寧之馬家淺王家口
白浪淺何字鋪邳州之匙頭灣張林鋪沙坊
等處皆係掃灣急溜先年屢經衝決最爲要

宮今雙溝一帶已議棄縷守遥矣其餘每歲
冬春間務及時詳加勘議應護埽者急護應
築磯嘴壩者急築若水既發則難施工矣水
發之後尤須倍嚴防守司道府官俱當不時
巡閱矧濱河田地每利于黄河出岸淤填肥
美奸民往往盜決蓋勢既掃溜止須掘一蟻
穴而數十丈立潰矣凡此等處夜防尤不可
懈識之慎之

一羊山橫隄

雙溝棄縷守遥固爲得策但恐漲水直至峯
山未免分流今於邳州對河羊山龜山土山
相接處朔築橫隄長四百八十丈縱有順隄
之水遇格即返仍歸正漕自無奪河之患此
隄雖係睢寧縣地方然去邳州不遠專責該
州掌印管河官時加督閱培築之工勿怠勿
忽

一議格隄

防禦之法格隄甚妙格即橫也蓋縷隄既不

可恃萬一決縷而入橫流遇格而止可免泛濫水退本格之水仍復歸漕淤溜地高最爲便益今於南岸房村單家口雙溝馬家淺辛安峯山等處俱築格隄一道併羊山橫隄共七道倘歲歲增修高厚可永無分流奪河之患夫侯工力有暇再爲增築北岸亦倣而行之多多益善也

一歸仁集隄

本隄所以捍禦黃水睢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并攻高堰而又遏睢水湖水使之併入黃河益助衝刷關係最爲重大每歲三月間即當撥洪夫二百餘名協同本隄夫併力修護隄下宜密栽芟柳以搪風浪其水浸隄根稍深處即預下護埽一二層樁笆欹朽者務逐一掘換填築內四舖以至九舖尤爲危險工宜倍之每歲冬春宜多運樁纙繩草分貯各舖其管河主簿督令專駐本隄以便督率前歲議築石隄以工力不足僅成二千一百

丈尚餘二千九百丈若得全完幫護之工可
免矣然其橐籥則又在小河口之通塞蓋小
河通則睢水徑入黃河而歸仁之水減半其
藩籬則又在耿車時皃灘一帶之隄蓋此隄
高厚堅固則睢水不能漫入埠子等湖而小
河常通矣故上自高卓下至時灘皆當接築
長隄歲加修守且密栽芟草菁以護之蓋修
守此隄即所以修守歸仁也況小河常通則
靈睢宿遷積水得泄而沮洳漸成膏腴舟行

徑直免犯湖險而小民便于販易爲地方利
又非淺鮮也司河者宜加意促成之

一馬厰坡隄

桃源縣地方有馬厰坡橫隄長七百四十六
丈蓋慮黃水大漲則從此入淮而淮爲之淤
淮水大漲則從此洩出而清口流弱故特築
橫隄一道以遏之使黃不得入淮不得出最
爲緊關宜慎修之

一直河

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宣泄蒙沂諸
山之水近年因濁流倒灌直河遂塞諸山水
俱迤邐由落馬湖經董陳二溝以出大河水
勢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波淼渺則
候風舟楫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廛
之利已也昔已開復通行而迤裏閻家集等
口乃原通落馬湖故道復築長隄遏水此隄
之堅瑕乃直河所視以通塞者每歲仍須加
高加厚水發之時嚴行防守不令復出落馬

湖庶直河可保不淤也柰何繼者失守長隄
復決直河因之復塞矣務須查倣先年規制
爲之此與耿車時灘之隄同一關棙在司河
者加之意耳

一瀕縷居民

遥縷夾中居民及濱河居民俱當諭以移居
高阜處所或即結廬于遥隄之上葢黃河伏
秋盛漲之時縷隄逼水必難恃以爲安若水
至而後避則無及矣此亦徙民當水衝者之

遺意也即小民安土重遷亦須諭以四月暫
移至九月復還故址每歲春杪司道即嚴行
各州縣家諭而戶曉之父之而民知遥隄之
外皆樂土自有不待驅迫而相率移居者矣

山東

一歲守武王二壩

曹縣武家壩王家壩迎溜掃灣逼近老隄最
爲險要而武壩險又甚焉萬一此壩潰決則
城武金鄉數郡邑者悉成沮洳且逼近閘河

甚爲可虞須於正月間多捲釘頭磯嘴埽壩
以遏直射及將老長隄幫厚增高伏秋防守
官夫時刻勿懈萬曆十七年武家壩外忽成
淤灘此亦一時之幸未可恃以忽修防也

一修守曹單太行隄

曹單二縣太行隄紉自弘治十年河決黃陵
岡大傷張秋運道先臣都御史劉忠宣公自
河南以至碭沛築長隄一道即太行隄也向
來修守止及近水縷隄而行隄置于度外萬

曆四年河決會家口則曹單金魚被淹殆盡

萬曆八年題

准大加修築屹然可恃以後每二年一次加幫著爲

定例當事者慎毋居安忘危爽期廢格可也

一守戴村壩

汶水從陶泰而來就壗河由博興車渎入海

自宋司空築壩戴村蜿蜒九里屹如天成迴

狂瀾而迭之西會通河始得濟運此壩係全

河屏障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歲久

防殆以漸單薄萬一乘瑕復歸故道不無可

慮宜令東平汶上管河官督夫培土栽柳悉

如舊制此係運河第一喫緊關鍵故首及之

一守坎河口石壩

坎河口與戴村壩無異蓋因戴村既築之後

水無傍洩歲久復衝此口泉水決入壗河運

河每至淺涸萬曆十六年都給事中常

會同撫按題

請築壩馴於十七年紉築石壩一道長六十丈水漲

則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則仍
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涸之虞利賴甚重防守
當嚴必每歲六月初旬即令東平州管河官
駐劄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旬始
得徹守著為定例永保萬全司河者宜加慎
焉

一守馮何二壩

馮家壩係蜀山湖之門戶卑而水易洩故
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何家口係

南旺湖之尾閭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每
決房家口而傷運河之隄南旺之水則涸矣
今築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
得策也每歲伏秋專責管河官不時巡視少
有圮壞即便修砌二壩皆係都給事中常
會

題矧築馴督築頗固真永賴也

一挑濬汶河淤沙

坎河口石壩固為完策但可以洩水而不可

以通沙曰久淤停沙填河内則能致水漲漫
或沙嘴横射河灣則能逼水衝決宜督管河
官乘暇集夫挑濬使水不東逼徑直南趨誠
爲保全石壩要務是在司河者先事而加之
意爾

一巡守五湖隄岸

運艘全賴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五湖
者水之櫃也止因舊隄浸廢界址不明民乘
乾旱越界私種盡爲禾黍之場先臣兵部侍

郎王　原建土隄南旺湖週圍隄長一萬九
千七百八十八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家壩
起至蘇魯橋止長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
家西至田家樓止原係收水門戶栽植封界
高柳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
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
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
三丈安山湖隄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斗門
閘壩悉已完備可收濟漕永利萬曆十六年

又該都給事中常
題增修馴因舊為新督築完固但近湖射利之徒
覬覦水退希圖耕種盜決之弊禁令當嚴每
年冬春管河官週圍巡閱責令守湖人役校
通甘結庶河防餘而水利無滲洩之患疆界
明而奸民杜侵越之萌矣

一因時分合汶流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決諸南則
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何如耳當春

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
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
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
茶城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
令汶盡北流以灌臨清當其北也更發濮北諸湖水佐
諸湖水佐之當其南也更發濮南
之泉湖蕪洼南北合流即遇旱曠克有濟矣
此以智役水以人勝天力不勞而功倍計無
愈此臨時酌之

一先期挑濬月河大挑築壩斷流不通舟楫
南旺舊例兩年一舉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河
始開月河官民稱便
一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畧工
畧則沙必淤自今萬曆十八年挑正河爲大
挑十九年挑月河爲小挑以後著爲定規庶
舟楫往返既不阻於稽緩夫役用工亦不病
於煩難矣
一築土壩以利接濟

閘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閘衛兩
水交會處所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澁閘河
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啓
板放船無幾水即盡耗漕舟多阻宜於閘口
百丈之外用樁草該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
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啓板閘先閉活閘則
外有所障水勢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於打
放衛水大發即從拆卸歲一行之費無幾何
此亦權宜之要術也

一疏衛濟運

衛水發源於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朔刀泉
經新鄉等處合淇漳貳水逾館陶至臨清合
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
下全賴此水濟運夏秋之交糧運盛行每患
淺澁蓋因輝縣源頭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
壅泉灌溉民田以致水不下流殊妨
國計宜行分巡東昌道每歲糧運北行衛水消涸
呈報總河衙門移文河南管河道速將五閘

封閉俾水盡歸運河其餘月分或水勢充盈
仍聽民便庶公私兩不相妨而運艘不滯矣

一疏濬泉源

按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
百八十泉分爲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泰
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
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
最重是爲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
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爲天井

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爲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爲新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于此是爲邳州派也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脉每歲春夏聽司道嚴督管泉官夫疏濬通達俾源源而來庶幾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必渴萬曆十六年漕渠乾涸百計疏濬卒無涓滴之流至閏六月初旬大雨連朝諸泉俱湧河渠遂盈則地利未嘗不係于天時也至於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司漕者志之

河南

一南岸隄防

南岸逼近省城

藩封重地最爲喫緊如滎澤縣之小院村申牟縣

之黃煉集祥符縣之尾子坡槐疙疸劉默醫
口陶家店張家灣時和驛兎伯埬埽頭集陳
留縣之王家樓蘭陽縣之趙皮寨儀封縣之
李景高口普家營商丘縣之楊先口俱爲要
害劉默醫口先年築有埽壩壩內有月隄一
道惟恐月隄不支又於萬曆十七年築遥隄
一道長二千七百三十二丈足爲屏翰本年
題
淮埽壩不足恃專守月遥二隄訖又陶家店幫接隄
長一千八百七十一丈壩長三千六百二十
九丈張家灣加修舊壩一道舊隄一道時和
驛幫築隄長九百二十丈壩長三百二十七
丈又兎伯埬至埽頭集止有一隄倘被衝決
則水直至野鷄岡趨鳳泗重干
陵寢萬曆十八年增築遥隄長二千九百三十丈重
門待暴或可無虞又趙皮寨起至李景高口
一帶係黃河舊趨鳳泗故道萬曆十七年紉
築遥隄長二千三百五十九丈九尺最爲要

害宜慎守之

一北岸隄防

北岸迫近漕河關係運道最爲要害如滎澤縣之甄家庄郭家潭陽武縣之脾沙堤原武縣之于家店中牟縣城荆隆口祥符縣之黃陵岡陳橋貫臺馬家口陳留寨蘭陽縣之銅瓦廂板廠樊家庄張村集馬坊營儀封縣之空泥河陳城口滎花樹三家庄考城縣之陳隆庄芝麻庄孝城口俱爲要

害荆隆口萬曆十五年河決長東二縣幾潰萬曆十七年朔築遥隄長二千九十丈所當加意防守又滎花樹幫築隄長一百七十五丈六尺壩長五百五十九丈三家庄朔築壩長二百七十丈芝麻庄朔築壩長八十六丈孝城口補築隄長二十八丈壩長二十丈四尺皆係喫緊隄岸並宜分撥官夫防守不懈者也

以上南北兩岸要害處所每歲冬春掌印管

河官沿隄相度或預捲乾埽以防其汕或多
築磯嘴以遏其衝各該管河官駐守河濱該
道不時巡閱四防二守之法務須三令五申
丁寧告戒慎之慎之
一修守南北兩岸長隄
黃河北岸弘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張秋運道
淤阻都御史劉忠宣公築有長隄一道荆隆
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西各三
百餘里自武陟縣詹家店起直抵碭沛一千

餘里名曰太行隄蓋取聳峙蜿蜒如山之狀
南岸亦謂有長隄一道起自虞城縣至滎澤
縣止兩隄延亘一千五百餘里實爲該省屏
翰但地鮮老土最易衝汕卑薄已甚已經
題加封築於萬曆十七年計築完隄壩共長四萬
八千一百二十二丈庶幾可恃以後年分管
河官各照地方但有剥損悉如歲修事例覓
取老土眞淤加封高厚不得擁沙塞責管河
道不時巡視採驗加意毋忽

一修守沁河隄岸

沁河發源于沁州綿山穿太行達濟源至懷
慶府武陟縣與黃會合其湍急之勢較黃河
益甚而武陟縣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嵽最其
衝射要害處也萬曆十五年沁從此決新鄉
獲嘉一帶俱爲魚鱉每年堵築埽壩勞費不
貲且壩內爲商民輳集之處煙舉不下千餘
倚隄爲命今議甃石四百三十五丈隨守隨
修限以三年告竣此隄一成永久可恃而議

者畏難尚未興舉其北岸大樊村亦係掃灣
要害幫隄捲埽均在司河者留意焉

北直隸

一通惠河濬淺築隄

通惠河發源于昌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
經都城入
內府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而與白河合
白河發源于霧靈山由密雲縣會榆渾諸河
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至通州而與通惠河

令勢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矜
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潰冬
春水微則病其澁浮沙之地既難建閘以備
節宣惟有濬築之工殊為喫緊萬曆十五年
飭該管河通判專駐楊村其為修防計得美
但查沿河兩隄如搬繒口火燒屯通濟廠東
要兒渡口王家務華家口閻家口綿花市猪
市口觀音堂蔡家口桃花口以上隄岸坍塌
卑薄最為險要水發即決濵河州縣淹漫為

患漕艘漂淌人甚危之應行司道督行管河
官每歲冬間辦積椿草春初率夫將前隄加
高幫厚眞土實杵不得雜沙塞責粮運將至
設法疏濬或築東水小壩衝刷深廣俾漕舟
無膠滯之虞民業免沮洳之害司河者宜殫
心焉

一歲修輔郡長隄

大名府屬長東二縣舊有長隄一道延亘一
百三十里東至山東曹縣白茅集西至河南

封丘縣新豐村止隄外即有淘北河壹道相
傳即黃河故道也萬曆拾伍年河由河南封
丘縣荆隆口決入挾淘北河衝決本隄之大
社口兩邑昏墊該工科都給事中常　會
同撫按題奉
欽依修築隄完然隄外有月隄叁壩名曰叁尖口吳
家口劉家口在長垣利在洩水不肯閉塞在
東明懼其受淤堅欲堵截兩相掣肘雖有填
名終屬虛應即今長隄專設府佐駐守杜勝
集而又畫界分理長垣縣管玖拾柒里東明
縣管叁拾叁里建鋪設夫以時修守隄既固
矣叁壩有無不足較也夫壩之有無係于長
隄而隄之利害全在荆隆一帶故添設開封
府同知專駐劄荆隆雖衛河南寔衛長東貳
縣也總之荆隆堅守則長隄無事長隄無事
則叁壩不用貳縣之民永帖衽席此探本遡
源之論不可不知也長東河官須時時偵探
荆隆口隄岸少有衝汕即申總院施行

河防一覽卷之四

河臣潘季馴著
副使曹時聘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修守事宜

一築隄

凡黃河隄必遠築大約離岸須三二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齧切勿逼水以致易決隄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若干丈爲準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五寸即夯杵三二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第須

取起晒凉候稍乾方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
忌傍隄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隄根驗隄
之法用鉄錐筒探之或間一掘試隄式貴坡
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須二丈俾馬可上
下故謂之走馬隄

工費凡創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為一
方計四工土近者每工銀三分最近者二
分土遠者四分如隄根六丈頂二丈須通
融作四丈折算此計土論方之法也如封

隄則先計舊隄若干今增高濶各若干亦
以前法折算

一塞決

凡隄初決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晝夜
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即從兩頭接築如水勢
洶湧頭裹不住即於本隄退後數丈挖槽下
埽如裹頭之法刷至彼必住矣此謂截頭裹
也如又不住即於上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
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河則塞工可施

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水口濶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埽以土勝為主埽臺須要臥羊坡以便推挽揪頭繩須要緊扯以防下游又須時時打鬆今其深下仍覓慣會泅水之人入水探驗底埽着地方下簽樟簽樟須要酌中埽埽釘着方為堅固倘有數寸空懸無有不敗事者如寒天或水急不能泅水即看揪頭寬鬆便

是着地之驗緊繩留橛令人專守畧有走動便須另下一橛橛頭上埴記第幾埽揪頭滾肚明白以便點查收放埽面出水未高寧加一小埽不可多用土牛推埽時易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往直前俗諺謂之搶築稍稍逗遛必有後悔以上數端苟不詳審勞費罔功輒疑鬼怪甚可噬也

如用大埽長伍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斤價銀二厘該銀一兩二錢柳

稍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斤價銀一分
該銀一兩二錢如無柳稍以葦代之草繩
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
價銀三分該銀一兩八錢椿木五根每根
銀一錢該銀五錢揪頭滾肚繩四條共用
縈二百五十斤每斤價銀五厘該銀一兩
二錢五分每大埽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五
兩九錢五分挑土夫土遠近不等難以預
計中埽并土牛工料以次遞減

一築順水壩

順水壩俗名鷄嘴又名馬頭專爲喫緊迎溜
處所如本隄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
必須將本隄首築順水壩一道長十數丈或
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
成淤灘而下首之隄俱固矣安埽之法上水
廂邊埽宜出將裹頭埽藏入在內下水埽宜
退藏入裹頭埽內庶水不得揭動埽也
如築長六丈濶四丈高一丈用埽兩面廂

邊每邊用埽二行裹頭二行中間填土每
行用埽三層共計用中埽十八箇每箇長
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柳稍八十束草
繩四十條排樁簽樁共用樁木四根人夫
二十五工共用捲埽隄夫四百五十工運
土隄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
二百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柳稍貳萬一
千四百四十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草繩
七百二十套該銀二十一兩六錢樁木七

十二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繩十二條每條
重四十斤共用縴四百八十斤該銀二兩
四錢約共該銀六十兩如無柳稍以蓆代
之

一下護根乾埽

凡隄係掃灣須預下乾埽以衛隄根此埽須
土多料少簽樁必用長壯入地稍深庶不坍
蟄

如下長三丈高三尺埽一箇用草一百六

十束該銀三錢二分柳稍四十束該銀四
錢草繩十二套該銀六錢椿木三根該銀
三錢量用䌛作行繩用隄夫二十工不議
工食每埽一箇約共該料價銀一兩六錢
二分

一造滚水石壩即減水壩

滚水石壩即減水壩也爲伏秋水發盈漕恐
勢大漫隄設此分殺水勢稍消即歸正漕故
建壩必擇要害卑窪去處堅實地基先下地

釘椿鋸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楂榧鉄榧縫方
鋪底石壘砌鴈翅宜長宜坡跌水宜長迎水
宜短俱用立石攔門椿數層其地釘椿須劄
鷹架用懸硪釘下石縫須用糯汁和灰縫使
水不入

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
身根濶一丈五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
五寸迎水濶五尺跌水石濶二丈四尺四
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細石

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樁龍骨
木鉄錠鉄銷煤炭木炭石灰糯米蔴及
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
石抬石搬料夫船并官夫廩粮工食臨期
酌給

一建石閘

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固工塘有水
即車乾方下地釘樁将樁頭鋸平樘縫上用
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灰麻艌過方砌底石
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用
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如地平板鋪完工過
半夫自金門起兩面壘砌完方鋪海漫鴈翅
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鴈翅各長
五丈共用石三千一百丈閘底海漫攔水
跌水共用石九百丈二項共用石四千丈
并鉄錠鉄銷鉄鍋天橋環地釘樁龍骨木
地平板萬年坊閘板絞關閘耳絞軸托橋
木石灰香油蔴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

約共該銀三千兩有奇其官夫廩粮工食
臨期酌給

一建涵洞

建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
樁砌石水多則建二孔少止一孔
如涵洞一座口濶一丈五尺身長二丈中
立石墻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
每孔寬五尺兩邊四鴈翅各一丈五尺共
用石二百丈并地釘樁鉄錠石灰板木并

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八十餘兩其夫役
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車船壩

先築基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時灌
水其上令軟滑不傷船壩東西用將軍柱各
四柱上橫施天盤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
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爲竅二貫以絞關木
繫葭纜于船縛于軸執絞關木環軸而推之

一挑河

凡挑河面宜濶底宜深如鍋底樣庶中流常
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隄須將土運于百餘
丈外以免淋入河内
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日開深一
尺爲一工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
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
就而築隄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閘河偶淺急疏之法
凡閘河淺處如水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

以束之水溜在傍將淺邊順築東水長壩以
逼之水由壩中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處
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内逼水湧刷或排小船
用杏葉杓挖濬必不得已則用椿草製活閘
節水亦一策也
一栽柳護隄
卧柳長柳須相兼栽植卧柳須用梜挑大者
入地二尺餘出地二三寸許柳去隄址約二
三尺密栽俾枝葉搪禦風浪長柳須距隄五

六尺許既可捍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埽料
俱宜于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須
時常澆灌長柳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
嚙

一栽茭葦草子護隄

凡隄臨水者須于隄下密栽蘆葦或茭草俱
掘連根叢株先用引橛錐窟深數尺然後栽
入計濶丈許將來衍茁愈蕃即有風不能鼓
浪此護臨水隄之要法也隄根至面再採草
子乘春初稍鋤覆密種俟其暢茂雖雨淋不
能刷土矣

一伏秋修守

四防

一曰晝防隄岸每遇黃水大發急溜掃灣處
所未免刷損若不即行修補則掃灣之隄
愈漸坍塌必致潰決宜督守隄人夫每日
捲土牛小埽聽用但有刷損者隨刷隨補
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准積是土若

子隄然以備不時之需是爲晝防

二曰夜防守隄人夫每遇水發之時修補刷
損隄工盡日無暇夜則勞倦未免熟睡若
不設法巡視恐寅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
立五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協守官弁管
工委官照更挨發各鋪傳遞如天字鋪發
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到日字鋪即差
人挨查係何鋪稽遲即時拿究餘鋪倣此
隄岸不斷人行庶可無誤巡守是爲夜防

三曰風防水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隄岸難
免撞損若不防之于微久則坍薄潰決矣
須督隄夫細札龍尾小埽擺列隄面如遇
風浪大作將前埽用繩椿懸繫附隄水面
縱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衛是爲風防

四曰雨防守隄人夫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
具必難存立未免各投人家或鋪舍暫避
隄岸倘有刷掃何人看視須督各鋪夫役
每名各置斗笠簑衣遇有大雨各夫穿帶

隄面擺立時時巡視乃無疎虞是爲雨防

二守

一曰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隄三里原設舖一座每舖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隄一十八丈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於隄面之上共搭一窩舖仍置燈籠一箇遇夜在彼棲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晝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河官幷協守職官時常催督巡視庶防守無頃刻懈弛而隄岸可保無事

二曰民守每舖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足以修守恐各夫調用無常仍須預備宜照往年舊規於附近臨隄鄉村每舖各添派鄉夫十名水發上隄與同舖夫併力協守水落即省放回家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隄岸有賴而附隄之民亦得各保田廬矣

一竪立旗竿燈籠以示防守

各鋪相離頗遠倘一鋪有警別鋪不聞有誤
救護須令隄老每鋪竪立旗竿一根黃旗一
面上書某字鋪三字燈籠壹箇晝則懸旗夜
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鑼一面以便轉報
一鋪有警鳴鑼爲號臨鋪夫老挨次傳報各
鋪夫老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即時救護首尾
相顧通力合作庶保萬全

一防盜決

守隄之法隄防盜決最爲喫緊蓋盜決有數

端坡水稍積決而洩之一也地土磽薄決而
淤之二也仇家相傾決而灌之三也至於伏
秋水漲處處危急隣隄官老陰伺便處盜而
洩之諸隄皆易保守四也巡警稍怠或乘風
雨之時或乘酣睡之處即被下手矣防禦者
不可不知

一議涌洞

涌洞洩水本是無妨但須明設石閘以嚴啓
閉若暗開隄址草木蒙叢便難覺察萬曆八

年奸民私囑管河主簿將南岸遥隄暗開涵
洞數座十七年伏水暴漲單家口水從涵洞
洩出勢甚洶湧一鼓而開遂成大決此可謂
明鑑矣司河者知之

一歲辦物料

河防全在歲修歲修全在物料而州縣河官
視爲奇貨歲估既定冒銀入已括取里遞草
束河夫攀折柳稍遮掩一二便爲了事近日
徐州判官彭鶴靈壁主簿元仲賢之事可鑒
也今議於十一月間司道官估計停當各掌
印官領銀收買法固善矣又須特委廉能職
官一二員專管收支工完之日將捲築過埽
壩收支過物料數目開報總河衙門查考庶
幾事有責成而錢糧無冒破矣又冬初修守
稍暇即督夫於漫坡中採取野草每束拾斤
者每夫每日可採肆拾束積至百萬可省千
金裡益非小草料既備埽護必周衝決之患
可免即脫有不測而物料在手計日可塞何

致延閣糜費此河道第一喫緊工夫也

一水汎

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氷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燕薨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壠麥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伏實延蔓謂之辰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氷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之水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荻蘆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氷雜流乘寒復結謂之慼凌水此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皆當督夫巡守而伏秋水勢最盛非他時比故防者晝夜不可少懈云

河防一覽卷之五

河臣潘季馴輯　主事王元命
副使曹時聘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河源考

夏書禹貢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蔡傳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龍門經但
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

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
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
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
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滎水又詳記其北向
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
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
可考自大伾而下堰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
移水陸變遷而滎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
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
迹則猶可考也

西漢書西域志

西域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下一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
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
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山海經

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

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廻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地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都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

於北入河東即龍門所在龍門未開河出孟門東大溢是謂洪水禹鑿龍門始南流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廻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皐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對成皐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至黎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潰水一曰漳水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鉅鹿今邢

州大陸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
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
津又合爲一河而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
居故館陶具丘廣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
九河舊跡猶存漢代河決金隄南北多罹其害
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
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八枝河之故瀆自沙
丘堰南分也出馬故尚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
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
東至于孟津在洛北都道所奏古今以爲津東
過洛汭至于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
所也大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皐也山再成曰
伾北過水至於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
澤名今邢州鉅鹿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
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逆行
也言海口有潮夕朝以迎河水

元史河源記

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

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于
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
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
皆推本二家其說悞誕總其實皆非本真意者
漢唐之時外夷未盡臣服而道未盡通故其所
往不無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
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
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

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既受命是歲至河州
州之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六十里有山
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舉足浸高行一日至顛西
去愈高四閱月始抵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
傳位置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
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
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
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
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于下按河源在吐蕃

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弗可逼視
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
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
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
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
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
入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
火敦腦兒郡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
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

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
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來南名忽闌又水
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
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思本曰忽闌河源出自
南山其地大山峻嶺綿亘千里水流五百餘
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源亦出自南山西
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岐爲
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
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

落糾木幹象舟傳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
山峽束廣可一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桑甘
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
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
不消土人言遠年成氷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腋
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
百餘里與慷里火禿河合慷里火禿河源自
南山西北偏西流八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東
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

餘里乃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
流一百餘里又折西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
名亦耳麻不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
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家即闊闊提
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而闊
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剌別里赤兒
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
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
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

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
處山南山皆不窄峻水益散漫獸有髦牛野馬
狼狍羬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
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
名納隣哈剌譯言細黃河也思本曰哈剌河自
白狗嶺之北水西北流五百餘里與黃河合
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思
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
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
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
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即古當州境
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
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
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
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
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
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
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

流與鵬拨河合鵬拨河源自鵬拨山之西北
水正西流七百餘里過禮塞塔失地與黄河
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
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
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
三巴站與黄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
石州來羌城廓州搆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
里過河州與野麓河合野麓河源自西傾山
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又東

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站與湟水浩
亹河合湟水源自祁連山下正東流一千餘
里注浩亹河浩亹河源自删丹州之南删丹
山下水東南流七百餘里注湟水然後與黄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洮河源
自羊撒嶺北東北流過臨洮府凡八百餘里
與黄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鴈沙
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
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

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
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
必赤里也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北流過達地
凡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
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
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内州東
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
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黄河合又正南流過保
德州葭州及與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

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
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黄河合又南
流三百餘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
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
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黄河合又南流三百里
與汾河合汾河源自河東朔武州之南亂山
中西南流過管州冀寧路汾州霍州晉寧路
絳州又西流至龍門凡一千二百餘里始與
黄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與

太華太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
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蕃地至蘭州凡
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
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
至河中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歷代河決考

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
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
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
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左傳曰伯宗

漢

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
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
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
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東郡金隄灌四郡三
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
所

河平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
乃成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
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
恐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
水故遂不隄塞

玄宗開元十年惛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
年冀州河溢
昭宗乾寧三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
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唐
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楊
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
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晉

天福二年河決鄆州四年河決博州六年河決
滑州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
里自朝城北流
漢
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脩塞
周
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脩塞
周王以決河爲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周塞

決河三月澶州言
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臨黃觀城兩縣
宋
太祖乾德二年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三年秋大雨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灣橋梁澶鄆亦言河決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
七年河大漲癘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
淮泗水勢悍激浸迫州城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横壠埽
四年又壞王公埽並許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
圖村河水決溢明年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
成又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
多壞又請徙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
免決溢而湍流益暴壖地益削河勢高民屋
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水患
六年乃詔徙州于陽信之八方寺
七年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
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
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
州邑罹患者三十二
仁宗天聖六年六月河決澶州之王楚埽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社婆村廢鄆州
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
慶曆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
六塔以披其勢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
河不能容是夕復決令三司鹽鉄判官沈立
往行視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攔提又決冀州
棗強埽北注瀛州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
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
月溢衛州王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
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
十年五月滎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

之是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
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于澶州
曹村澶淵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
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
北清河入于海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
本年八月又決鄭州滎澤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
平五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
以紓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
溢入利津陽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濼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
往東出小吳之決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
元符三年四月河決蘇村

徽宗大觀元年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庚寅
冀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決清河埽
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
元
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
北岸決
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後民
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
漂蕩麥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成宗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
蒲口復決塞河之後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
復河故道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侵歸德
府數郡百姓被災
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城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
日河決塔海莊東隄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
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
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
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言初五
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修築募民
修護水月隄復於近北築月堤未竟至二十
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
堤復壞有蛇時出沒於中所下橛土一掃無
遺
順帝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
地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
隄並河郡邑濟寧軍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
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
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北侵安山
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而漕司

塩塲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河決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疏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國朝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塲口入于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壩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塲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而故道遂淤

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下城金龍口下達塌塲口築隄導河經二洪南

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至今賴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

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督夫十餘萬塞

之弗績

天順六年河溢決開封府北門涇毀官民軍舍

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

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

尉氏一泛濫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以布政

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伐丁夫二十五萬塞

之

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

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六年乃命都御史

劉大夏平江伯陳銳伐丁夫十二萬有奇一

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

川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

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

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

自是河南歲計河夫矣

正德四年九月河決曹縣楊家口奔流曹單二縣達古蹟王子河直抵豐沛舟楫通行遂成大河

五年二月起工修治至五月中雨漲埽臺衝蕩不克完合

八年七月河決曹縣以西娘娘廟口孫家口二處從曹縣城北東行而曹單居民被害益甚是年驟雨漲娘娘廟口以北五里焦家口衝決曹單城武以南居民田廬盡被漂沒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

七年河決淤廟道口三十餘里河道都御史盛應期奏開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

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面

九年河決塌場口衝谷亭水經三年不去

十三年又淤廟道口都御史劉天和後夫一

十四萬濬之

是年河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河南夏邑
縣大丘田村等集衝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
縣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亦塞
十九年河決野鷄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
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
道引水出徐濟洪後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
成尋淤
二十六年決曹縣衝谷亭運河不淤
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
後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
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
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
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
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
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
至徐洪又分一路
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
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毋河梁樓溝楊氏溝胡
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

淤然分多則勢弱勢弱則併淤之機也

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全河南遶沛縣戚山入秦溝北遶豐縣華山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至胡陵城口漫散湖坡從沙河至二洪八月工部尚書朱衡乃請開都御史臣潘季馴議新河自南陽至留城會都八閱月而成請接濬留城舊河併力挑濬

隆慶四年七月黃河決睢寧縣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等處運道沙墊二百餘里俱為平陸淤重儲船九百餘隻臣季馴築塞諸決河水仍歸正道儲船盡出

隆慶年間高家堰大潰淮水東趨決黃浦入淺而興鹽高寶諸邑匯為巨浸淮城水困民不聊生黃河亦決崔鎮等處而桃清河塞運道梗阻者數年萬曆六年臣季馴拜命總督河漕築高家堰六十餘里歸仁集隄四十餘里柳浦灣隄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塞崔

鎮等決一百三十餘處徐睢邳宿桃清兩岸
築遥隄共長五萬六千四百三十餘丈馬厰
坡隄七百四十餘丈使兩河不得外決築礓
山大壩豐縣邵家大壩各一道約水不得北
徙築徐沛豐碭縷隄二百四十餘里砌八淺
寶應湖石隄共長一千五百七十餘丈建崔
鎮徐昇等四減水壩修復淮安新舊閘壩而
遷通濟閘于淮安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
盡復

古今稽証　河臣潘季馴輯　手爭王元命
副使曹時聘校訂　運同陳昌言編次

泗州先春亭記

宋臣歐陽脩撰

景祐三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
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
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爲
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
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
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

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
百石以食役者堤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
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
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
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
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
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某
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
有所休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

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
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
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
寓遂知其必亡葢城郭道路旅客寄寓皆三代
爲政之濬而周官左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
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於賓客往來然後思
自休焉故曰善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
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
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余記其大

者詳焉

閱此則知淮漲於泗自古爲然又何咎於高堰也

賈魯河記

元至正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一策對脫脫嘉其發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

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
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
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
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脫
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
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
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
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
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
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緒是月二十二日鳩
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
十一月水土工畢還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
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太學士其宣力
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
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
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
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

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詹訪問方畧及詢過
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
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醴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
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
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
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
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濆潴生堙也河身者水雖

迺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
開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
河者水放曠則沙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
治隄一也有刱築修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
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舡隄治埽一
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
臺及推卷牽制薆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
草用木用找周組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
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

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衆也此外不能悉
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于其下馬其濬故
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
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里繼自黃陵岡至南
北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
有二尺以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
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
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自茅至劉莊村

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墾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
至專固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
步深五尺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面廣百步
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有五尺黃固至哈
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墾十步深
五尺乃濬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五十
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
六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
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

上三十六里墾廣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
墾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十里二百四十步墾
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賛店至楊青村接入故
道墾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底廣
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修隄三重
并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
百十有七步其朔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
長三百三十步面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
樹置椿橛實以土牛草蓆雜稍相兼高丈有三

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大樹連稍繫
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嚙岸浪者也築第二重
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
口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
長百四十五步用土牛蓆草稍土相兼修築底
廣三十步修高二丈其岸上土工修築者長三
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
補築舊隄者長七里三百步表裏倍薄七步增
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接修舊

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水河南岸
豁口四處置樁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
隄塞黃陵全河水中及岸上修隄長三十六里
百三十八步其西復作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
七十步其西修大隄刺水者一長十有二里
百三十步內翎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李八宅西
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頭廣四步
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
長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頭殺其六之一接

修入水兩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
自靈武作東埽者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
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
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
曳埽索絙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
之相間復以竹葦麻縴大縴長三百尺者爲管
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
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
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

其上而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
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
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操管心索順埽臺立
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概之上以漸縋之下水
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
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稍土多寡厚
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
堅壯互爲犄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夜以繼之
積累既卑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

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
置竹絡或三丈圍四丈五丈實以小石土牛既
蒲繫之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以竹絡
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
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
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
尺者一二雜厠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
後其餘管心索如前壅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
五七十步之外或鉄猫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

東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
以龍尾大埽密排掛於護隄大椿分析水勢其隄
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
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
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
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
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
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
修入水施土牛小埽稍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

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
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澦修
埽堤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並
行埽大隄廣與剌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
以竹絡成一大堤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
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
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
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
高七丈并舶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

西抵西剌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剌水大隄西抵西剌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舼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入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剌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

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泗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舡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絚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絚用舡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碓之水中又以竹絚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撅上每絚或碓二舟或二舟使不得下舡腹畧鋪散草蒲貯小石

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
重或三重又於隄前通卷攔頭埽各一道多者
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磉後攔
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磉前攔頭
埽之前後先鬬縻以鋼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
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
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
巳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舡隄四道成隄用
農家場圖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此櫛薶

前埽之匊每步置一轆轤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
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
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凌滓不得肆力於岸此
隄接北岸截河大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
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
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
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
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
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

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稍六十六萬六千帶稍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蓆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蓆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十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舡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有四竹篦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碡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楷扶椿鐵又鐵弔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

及運竹木沉舡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
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併應用雜物等
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
錠有奇會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
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
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
柔能押水水積之生泥泥與草幷力重如碇然
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益由魯習知河事故
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

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
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拯民魯能竭其
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
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職
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童謠
云石人一隻眼挑動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妖寇乘時而起
議者往往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
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

於上下因循狃於晏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
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
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論事
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
從而起乎故今具録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閱此則見魯之治河亦是修復故道黃河自
此不復北徙蓋天假此人爲我
國家開創運道完固鳳泗
二陵風氣豈偶然哉

都御史于湛題名記畧

或謂海運由浙西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
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衍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
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顧極
言河運之利而欲修後諸臣之功示諸久遠何也
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效尤於元祖宗已棄之
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
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
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

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虐之所忍於華人也李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哉

此說海運之害最爲明悉故録之

大常卿余毅中全河説

洪惟我

國家定鼎北燕轉漕吳楚其治河也匪直祛其害而復資其利故較之往代爲最難然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較之往代亦最利邇歲以來委寄靡專論議滋起于是有以決口爲不必塞而且欲就決爲漕者不知水分勢緩沙停漕淤雖有旁決將安用之無論沮洳難舟田廬咸沼也是索途于冥者也

又有以縷堤爲足恃而疑遥堤之無益者不知
河狹萬流湍激異甚堤近則逼迫難容堤遠則
容蓄寬廣謂縷不如遥是貯斛于盂者也又有
謂海口淺墊須別鑿一口者不知非海口不能
容二瀆乃二瀆失其注海之本體耳使二瀆仍
復故流則海口必復故額若人力所開豈能幾
舊口萬分之一別鑿之說是穿咽于脅者也又
有謂高堰築則泗州溢而欲任淮東注者不知
堰築而後淮口通淮口通而後入海順欲拯泗

患而訾堰工是求前于却者也宅如絶流而挑
方舟而濬疏渠以殺流引洫以灌溉襲虚舊之
談而憒時宜之窾者紛紛藉藉載道盈廷至于
釣奇之士則又欲舍其舊而新是圖于是有泇
膠睢三河之說焉不知既治河而又別治漕是
以財委壑也又有興復海運之說焉不知歲用
民賦而又歲用民命是以民委壑也嗟嗟謀室
于路則三年靡成回車于岐則千里坐失又何
惑乎漕幾成陸而民胥爲魚耶然諸爲前議者

豈故好是鑿且奇哉總之不達于水可攻水之
理耳葢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
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
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今太子少保潘
公屢膺河寄洞炤委原才諝精誠並稱絕世爰
偕故右都御史江公決策上
請事悉具兩河經畧疏中大都盡塞諸決則水力合
矣寬築堤坊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遥堤固
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

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緒西橋則黃不南浸矣修
寶應之隄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
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
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
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涯畛
屹然淮嘗夏溢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艫若履枕
席轉徙孑遺寢緣南畝蓋借水攻沙之效已較
然顯白矣若謂水馴于分湧于合恐其合而湧
也則堤址既遥而奔騰可忘是寓分于合矣若

謂胡不用濬而紲用築也則築堅而水自合水
合而河自深是藏濬于築矣若謂胡不使黃淮
分背而乃使淮助河勢河扼淮勢也則合流之
後海即大闢蓋河不決固自深得淮羽翼則益
深是用淮于河矣若謂河決爲天數不可以人
力彊塞故曰故道難復也然既塞之後河即安
瀾是全天于人矣若謂胡不創開一渠而拘拘
膠柱爲也則三百年地紀之故道
天儲之懿規本無庸創而自今復之是兼創于守矣

若謂閘壩之復行旅稍滯然河渠既奠而行旅
益通何便如之是含速于滯矣記禮者謂其數
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治河之事良亦類此是故
排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難合河淮非難
而合天下之人情難史遷氏曰甚哉水之爲利
害也余則曰甚哉人情之爲利害也故今日之
功非當事大臣暨余等諸臣之功皆
聖明之功也蓋知河固難而知河之人固難而知知
河之人尤難語曰千夫輿

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
而走也使非
聖明之併合河漕而事權歸一也其何能功縶騏驥
之足則難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則難望其必
敵使非
聖明之寬假便宜而不從中制也其何能功蜚蝗蔽
天則農稷不能善稼奔駟曳轍則王造亦廢馳
驅使非
聖明之不惑浮言而私撓必黜也其何能功千仞而
坡則牧豎陵其阜數尺而峭則樓季不敢踰使
非
聖明之嚴懲墮窳而凛莫可于也其何能功空柯無
刃則公輸不能以斲虛鬵乏粒則易牙不能以
炊使非
聖明之破格折兊而大費不恡也其何能功張鵠以
行賞然後人罔不射計程以齊足然後人罔不
奔使非
聖明之綜覈明允而微勞必錄也其何能功昔晉富

平津河橋之成武帝謂杜預曰非卿此橋不立
預曰非陛下聖明不成今日之功良亦類此善
乎部疏有云其本在
明良之相遇其機在賞罰之必行真識體之論哉後
之治河者其尚仰體
君相任人圖治之心俯咨河臣嘔心腐舌之意相與
踵而行之期于勿壞勿以事既即安而玩惕勿
以功非已出而更張如周郊之有陳畢終始協
心如漢法之有蕭曹寧一作頌如此則漕河之

允翕當與
國家億萬年靈長之祚同垂罔極也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斯豈非
國家甚盛隆事哉余謹不嫌侈大贅筆于簡作左
契焉

此篇獨悉順治之法故錄之

隆慶六年工部覆止泇河疏

題爲河道工完水消懇乞
聖明申飭總理憲臣及時計處經久長策以裨新運

以免後艱事該左給事中雒遵題據山東分守
參政等官劉孝等呈據兖州府知府等官朱泰
等勘得自馬家橋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起葛墟
嶺下止一段計水面長三十里該挑口濶三十
丈底濶七丈除水挑深一丈八尺與馬家橋河
底相平且本河水來自薛河上下及東山一帶
山水五六月水發之時勢甚漲漫縱築土堤不
免衝決工程最難葛墟嶺頂起至曹兒莊天齊
廟止一段計長二十里該挑深六丈一尺五丈

二三尺不等方與馬家橋河底相平岸既高峻
若非斜坡恐致傾墜隧凡鑿深一尺必須兩岸各
開二尺斜作土磴以便人夫上下連底占河身
七丈共該挑口濶三十一丈隨經委官部領入
夫七百二十名於嶺頂開鑿一工自隆慶五年
十月十八日興工長十丈闊雖八丈除兩頭斜
坡實止濶三丈五尺四丈不等至十一月十七
日止計二十九日用過人夫二萬八百八十工
工食銀六百兩僅挑前工上有黑土四尺下多

砂石二三尺不等層靠又係礓土以下紅砂石
層層厚一二尺不等鈲钁難施俱用鐵鍬石木
等鍤開鑿深淺不等深處二丈五六尺淺處二
丈二三尺以下砂礓礎石愈加堅硬內有東西
兩工泉水湧沸急流有聲肩水之工更多前項
工程以下再挑二倍方與水平相等較之先做
一分尤爲加倍一則晝夜高下出土之難二則晝夜
徹水之苦實難開鑿自十二日至十六日止計
五日肩水方纔見底及至動手天又將晚經過

一夜水積尺餘無計可施自嶺頂東南至天齊
廟沿路又挑四工長濶各一丈掘至二三尺下
俱是礓石泉水湧出隨徹隨盈十夫做工十夫
徹水尚不能勝再掘尺餘礓石愈大泉水愈多
據此二十里岡嶺若強欲開鑿其貲費不可以
數算也又嶺下西路自利國驛起由郝家莊中
心溝至曹兒莊止計一段長三十八里地勢雖
少卑窪但郝家莊後一帶兩邊近山掘試俱係
連根青石尤難開鑿無容更議曹兒莊起由大

房嶺至棗兒莊小房嶺止一段計長一十八里
原無河形該挑深三丈八九尺不等口濶三十
丈在于天齊廟前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挑至二
尺以下即有礓石大者如升斗小者如鷄卵層
疊堅硬不能用鍬惟鑺可施一鑺不能竟寸石
内泉水湧出終日撤打難盡夫役開鑿愈甚艱
難大房嶺前微有窪水棗兒莊見有小溪濶一
二丈水深六七寸不等中間挑試四工礓石泉
水難鑿同前又據鄉民郭相等同稱伏秋天雨

山水泛漲平地成湖冬春露地始見河形小房
嶺起至萬家莊彭河頓家莊止一段計長一十
八里見有河形口濶四五丈深一二尺尚該挑
深二丈二三尺不等濶一十二丈不等自萬家
莊挑試一工長濶一丈掘至二尺下俱是礓石
用鑺開掘僅入半寸兼之泉水湧發徹取不及
掘石水中極爲費力彭河口以下挑試二十工
二三尺之下掘石徹水工力艱苦較前尤甚頓
家莊起至侯家灣止一段計長二十五里河濶

七丈水深二尺六七寸不等該挑深二丈八九尺不等在於頓家莊以下桃試七工宅至二三尺俱是砂礓硼石鑱不能入俱難用工等因該各道先後叅勘得湖嶺浩廣計開鑿之功何止於十年水石堅深筭用工之夫終疲乎三省工費不貲竟難就緒等因又據徐州兵備等官副使馮敏功等呈據淮安府知府等官陳文燭等勘得山東地方侯家灣起至谷河口止一段計長四里零六十丈水深一二尺不等內二里一

百四十丈石露水面一里零一百丈有浮沙下俱平底大石隨委官於隆慶五年十月十九日領夫一千名在於彼處興工河底有石走砂引水難以用工先開月河一道改水流行隨於原河有石處丈量一段長十三丈濶十丈打壩斷流分為六工每官各做長二丈二尺濶十丈各將工內撼動大小浮石盡行扛擡兩岸河底俱係過河青板大石又取石匠四十五名各用鐵鑿油錘打鑿數日僅及寸工至十一月十三日

止計二十四日共用過夫匠二萬五千八十工
銀六百九十七兩時日既久工力徒施委難開
鑿又勘得岔河口起至楊家林止一段計長一
里零七十四丈有露面大石數處自楊家林起
至李家道口止一段計長七十九丈錐探砂石
相兼李家道口起至良城橋止一段計長一百
七十六丈偏河俱係露面大石於橋東岸挑試
一工長濶各一丈深八尺下係大石又於橋西
岸挑試一工長濶各一丈深九尺下亦係大石

良城橋起至馬蹄灣溝口止一段計長一里零
一百一十丈挑試二工長四丈深濶一丈底有
走砂難以深入溝口起至水靜溝止一段計長
一里零三十八丈內有截河大石寬廣深厚餘
俱砂礓於截石兩旁挑試二工土下二尺俱見
大石又共挑試一工長十五丈闊二丈深一丈
錐探底有大石水靜溝至泇口橋止一段計長
九里零五十八丈俱係泥土挑試一工長四丈
闊二丈深一丈底有走砂隨挑隨陷再若加深

岸必傾覆且據鄉民胡覲等稟稱每年夏秋各
山水勢驟發高至數丈居民房屋常被衝蕩且
兩岸地勢高阜既不可張水門又不可開水櫃
諸水會集難以防禦傷船之害勢所不免實難
開鑿又自加口橋起至譚家園止一段計長三
里零九十丈河形見闊一十四丈水深七尺除
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自譚家園起至王史舖
止一段計長十二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四
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四尺王史舖起至馬子
埠止一段計長十里河形見濶十二丈水深五
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三尺馬子埠起至齊家
莊止一段計長二十里河形見闊十四丈水深
四尺除水仍該挑深一丈二尺以上河身土砂
相兼雖可挑濬但譚家園下有營河一道內多
滾沙每遇山水泛漲乘水攤至易於淤塞又有
成宇河一道夏秋奔流易於衝射終為河患又
齊家莊起穿蛤鰻土巨連汪等湖至杲家口止
一段長六十五里湖心原係積水舊汪其餘皆

係淤浸民地水深五六尺不等較測水平比之
上源河底尚高一丈三四尺北有蒙陰營河泇
口成子河諸水瀰漫浩蕩非築隄不可成漕灘
窪不平非挑濬不能通運然挑河於巨浸必不
能固須下樁捲埽且取土於數里之外兇沂河
之水每遇陡發衝射甚猛今欲築隄橫截恐亦
難捍又杲家口起至直河口止計長二十一里
零四十五丈中間周湖柳湖水勢相聯渺無涯
岸然深處止四五尺比之上源河底上高一丈

二三尺必須更加挑深方可通運今湖坡之內
蕩然一壑水將安徹又須多用樁草高築隄防
今四面皆水無從取土雖議用小船裝載亦覺
道路艱遠難計工程兇泇河出直河口復歸黃
河則平昔險灘處所尚未盡避或遇黃河暴發
則直河出口之際難保不淤是又不能無慮也
等因該各道先後叅看得前項工程築鑿之費
既已不貲而衝溜之處有難預料雖耗公家之
巨蓄難收運道之全功等因通呈到臣臣與催

運御史張憲翔勘議得微山赤山呂孟等湖各
官同稱水中難以築隄臣獨爲勢不甚難使鑿
葛墟嶺以洩正派開地浜溝以散餘波則其堤
尚可築也但其工不得施於葛墟嶺未開之先
泇口鎮至齊家庄一帶見有河形水亦可舟工
夫省力莫此爲最蛤鰻周柳等湖雖匯水汪濊
倘濬道下流瀦水亦能漸去使無葛墟嶺侯家
灣良城山假以年歲不惜貲費濬河築堤以通
漕艘雖不能盡脫宿遷以下黃河之害將不可

避徐呂二洪之險哉無柰葛墟嶺高出河底六
丈有餘開鑿至二丈以下未及其半下即有礎
石水泉湧出有聲侯家灣良城等處雖有河形
流水水底俱有過河板石兩岸又多露石參差
石在水中既不能火煆又不得錐鑿其勢必不
可成功縱成功亦不通漕昔先漢時人有上
書欲通裒斜道及漕事爲抵蜀從故道多阪回
遠君穿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裒水通汚斜
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時張印拜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至今論者不韙侯家灣良城一帶伏石根盤不斷脉串二洪縱令形河再深丈餘亦水湍石也葛墟嶺設使可開舟運於六丈之下人牽於六丈之上勢豈可漕耶且葛墟嶺緊防南北通衢去徐州洪僅七十里前人鑿洪之時諒必經歷此嶺諦較難易豈肯舍此易開之嶺而苦鑿難開之洪哉故諺有之曰寧鑿二洪不開一嶺此言雖俚可稽實難又恐蛤鰻周柳諸湖築堤水中工費無筭然葛墟嶺侯家灣良城一帶上源山石既不能開鑿湖中築堤豈能通運況運道借用黃河已經百數十餘年見今復安故道時加修防可保無虞漕規一加整頓運船亦自蚤能如期過洪入閘其機甚易又何必過費苦役以復開泇河哉再惟該部

請開泇口河渠者思遠避河洪固爲保運之謀也臣愚

請止開泇口河渠者恐枉費財力功緒難成不敢取

誤

國之罪也但該部得於所聞臣愚本於所見又親
嘗歷試尤爲的確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有據覆議題
請行令河漕官益修已安之運道大振久壞之漕規
預止無益之工程愛惜有限之財力庶
國計人情永爲便利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張憲翔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遵該本部看得泇口之議起
於都御史翁大立蓋當黃河衝決之時漕運阻
塞之後博采羣議開陳此策一時人情洶洶咸
謂舊河難恃本部亦見頻年治河所費不貲而
阻溺之患歲不能免既經都御史翁大立題有
前議相應及時查勘續爲題
請荷蒙
皇上軫念
國儲
特差臺臣勘議復因科臣查勘功次再加叮嚀無非

多方講求欲爲
國家建長久之策今該科道諸臣奉
命查勘躬親探謂泇口必不可開具題前來所見必
眞但事關軍　國大計不厭詳細即今本部尚
書朱衡奉
命經理河工見在地方合候
命下移咨本部尚書朱衡會同總理河道都御史萬
恭虛心再加查勘務求的實果如科道諸臣所
言難以開掘別無遺議徑自具題施行

萬曆三年工部覆止泇河疏
題爲河身淤墊運道可虞仍開泇河以圖永利事
該工科都給事中等官侯于趙等題據山東叅
政馮敏功等呈稱行委兗州府同知等官樊克
宅等會勘得自泉河口水面至性義嶺頂從低
至高二丈四尺五寸又加挑下河身一丈共挑
嶺頂深三丈五尺爲止其嶺頂督夫試挑稍下
即有砂礓俱用錛钁鋤斫隨即碎起泉水湧浸
又侯家灣水面巨石參差難以施工隨向陡溝

至盆河口廻避處所下有伏石未能逆料自性
義河至盆河口共低四丈四尺總計泉河口宅
泥作隄之工十里琴溝以下開河全挑之工二
十三里七十丈性義嶺掘嶺之工十一里七十
丈嶺西開河全挑之工四里巨梁橋東因河挑
宅之工三十一里廻避至盆河口全挑之工
十一里臺兒庄以下隨河刷濬之工三
十三里合用人夫并攔湖截水防潦築隄建閘
建壩工料通共用銀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一百

八十二兩一錢又據南直隸委官淮安府通判
蔡玠等會同探測估算大約自性義嶺至陵城
湖上高於下自陵城至大河口下高於上合計
窪地夾隄爲河者該一百九十二里五十丈平
地挑土成河者該三十七里零一百二十丈因
舊河身而拓開成河者該九十八里其良城以
至馬踄灣石隱水底今放乾河水則河底板石
露出計長五百五十丈共計河面闊二十丈底
闊七丈估議石匠五百人夫三千名期以二年

鑿深然皆非人所嘗試之工臨期果否報完亦
難逆料此外所可慮者則有大河口倒漾之淤
山水暴漲之患今自大河口探測水平浪石以
裏頗爲窪下見今黃水灌入從此旁流溝渠分
洩入海山水自泇口而下至邳徐桃源率由東
北以趨黃河今開河欲遠黃流悉在諸湖之北
誠慮開河之後山水勢必奔湖計非橫過運道
無路以達建閘修隄築壩防禦之策所不容廢
也總計挑河築隄建閘壩通共用銀二百六十

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六兩六錢一分等因到道
該各道會勘與前相同總計工料共用銀三百
九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兩零如果黃河必不可
用故道必不可復
國家運道別無他路可通則泇河雖有崎嶇之險
勞費之大亦萬不得已而當竭力以圖之矣但
今日之計既欲修治黃河以紓目前之急則力
有所分勢難並舉其施爲緩急之序非各道所
敢擅擬也等因到臣該臣與工部郎中張純會

同河道都御史傅希摯儹運御史劉光國親自
復勘得地勢水源開築難易大畧與該道所呈
無異諸所稱難亦人力可爲非終不可成之事
使此河果有利無害或利多害少可以一勞而
永逸則當斷以不疑毅然舉行穿山鑿石夾湖
跋水築隄建閘百凡艱難皆所不辭財用人力
亦不足惜但臣等反覆思惟作事當先其所急
而後其所緩爲謀貴審之於始而慮其所終我
國家資河以爲漕治河即所以治漕也使河水安

流漕亦永利又何必別爲漕計今惟黃河日漸
淤墊奔潰遷徙勢所不免兼之二洪爲險茶城
多阻皆自來爲漕患者傅希摯目擊其艱焦勞
爲計因節年未定之議爲通漕善後之策意以
此河一開則清河以北夏鎮以南一帶六百餘
里黃河可遠二洪茶城可避漕可恃以無恐策
無便於此者若不論漕之大勢而止論一節不
遍履地里始末而止據人言鮮不以爲萬全之
計也孰知今所慮者河之決也萬一南決淮

揚則南無漕美北決豐沛則北無漕矣南北有
一於此中間泇河一段將安用之不可一日無
漕則不可一日不治河也河乃漕之大勢治河
可以兼漕泇特漕之一節開泇亦須治河是治
河爲急開泇爲緩理勢之的然可見者也臣等
詢之河臣及瀕河居民僉謂自直河至清河三
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若於此段別創一河則
逼近黃河其患易侵即使高厚其隄亦難保其
不衝與其創新河而倍加隄防之費孰若仍舊
河而獲不勞之逸是此三百餘里者似無賴於
泇當仍舊貫不惟省無益之作而落馬等湖黃
水之灌與大河口倒流之淤皆不得爲我害矣
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里誠恐河衝蕭
碭則涸二洪衝睢寧則淤邳河不得已而開性
義嶺以通泇河又必使良城石不爲險豐沛水
不能衝則泇河二百里斯爲全利藉此二百里
之利以避二洪邳河之害方爲得計此先年河
臣建議止欲於直河出口者蓋有見於此耳今

仍議開至直河出口如該道所估可費一百五
十余萬金與其通開五百里之遠利少而害多
孰若止開二百里之近省費而有利之爲愈也
臣等竊以爲直河而下斷在可已直河而上猶
所當講者也特開鑿良城工力難以逆料改口
直河尚恐有似茶城此又所當慎重而不可輕
率者若遽請
内帑輒與大工恐有後艱各將誰執合無先用在
官徭夫動支河道官銀用資犒賞先鑿良城石

工以開難克之工程預修豐沛隄防以杜黃水
之東注俟二工俱有次第然後照依後開條款
議與前工則始無輕舉而終可底績誠爲思患
預防一策也等因具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送到部看得工科等衙
門都給事中等官俟于趙等題稱會勘泇河事
宜自泉河口起至大河口止五百三十餘里内
自直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
于泇斷在可已惟自徐呂至直河上下二百餘

里猶所當爲約費一百五十餘萬金特開鑿良
城工力難以逆料豐沛河決猶慮灌入要先鑿
良城石工預修豐沛隄防然後議興前工各一
節爲照治河無上策惟避之似爲得策然亦在
視爲患之淺深權利害之輕重而已事當改作
者固不可憚惜勞費計在久遠者尤不可苟延
目前徐邳以下河身淤澱日高二洪水流無聲
都御史傅希摯慮恐如近年邳河之變則咽喉
梗塞故議開泇河以備不虞其爲計至深遠也

今據都給事中侯于趙御史劉光國等勘稱自
直河以下三百餘里斷在可已無容再議外惟
自徐呂直河口上下二百餘里可開以避二洪
邳河之害會計工程難易并合用人夫錢糧俱
有成數及查原委各道府縣等官原議大約以
正河有目前之患泇河非數年不成故以治河
爲急開泇爲緩臣等再三思惟目今正河尚可
支持若不早設預備之策是猶作舍道傍終無
可成之日患至而憂無救于患所據二河工當

並舉自不相妨再查傅希摯原勘艮城伏石七
十五丈馬啼灣不蒲五丈共僅八十丈今科道
諸臣勘得艮城至馬啼灣舊因石隱水底露面
不多今放乾河水起去河面浮土萍草則河底
板石露出總計有石之地長五百五十丈比原
勘多四百七十丈所以議先鑿艮城難克之功
然後次第興工無非慎於謀始功出萬全之意
相應通行議處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河道都御史傅希摯一面督率管河

副使郎中主事等官加意正河時常巡視其處
縷隄卑薄當加修築某處河身窄狹當築遥隄
此外別有長策虚心講求合用錢糧俱於河道
原額徐州洪儀真閘船稅等銀從宜動支務堪
保障一面另委能幹官員儘用在官徑夫河道
官銀將艮城伏石設法開鑿果見無甚艱阻即
將前工照依後開條款次第興舉庶謀於其始
而審則終可無悔計其所利者多則為無不成
非徒漕道永賴而錢粮亦不致妄費矣

此二疏泇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錄之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

題爲漕河淤塞糧運艱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

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起元揭稱會同

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麻灣

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龍家屯

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過四五寸每日潮至不能

打壩斷水難施挑濬之工店口三里有大沽河

橫衝帶沙淤塞河雖挑深一遇沙淤前功盡棄

韓家口六里二百四十步俱岡勾沙石此處苦

難徹水不便挑濬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

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深一二尺

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大者若欲深鑿極爲費

力自杜家口至吳家閘三里餘係小沽河口橫

衝細沙恐難堪治吳家閘至譚家西南新口止

共七里俱有淤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

譚家西口至分水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旱

則先乾澇則衝決又准萊州府推官岳凌霜勘

得窩鋪分水嶺至楚家口十里中多流沙楚家口至集墓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多即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家莊四里餘内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無雨則乾又據按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莊至秦家圈泊水衝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漲無雨即乾涸並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沙石又據高密縣知縣李尚賓勘得謝家口至玉皇廟約一十一里至于閘内沙石相半挑濬工費比之他處頗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圈止河岸水勢似有端緒說者謂新河可開或觸目于此耳又據黃縣知縣王中達勘得楊家圈至新河閘面比之南邊一帶雖漸稍寬徵欲西引濰河但勢已近海引之無益況濰河地勢返下難以引入昌邑又居濰河下隰所當詳議又據滋陽縣知縣王琁勘得新河開至海倉流沙壅蒲難以行舟挑濬工程頗大新河閘係東省通衢凡經過見者起問此新河議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

知程道東等量得濉河韓信壩口河中到於東
岸高三丈四尺若遭濬溝徹水必幾四丈迤東間
有高阜處所將不止於四丈矣濉水難引委爲
的確又准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學禮等帶同監
生崔旦勘得分水嶺挑濬二尺之下俱是岡石
五尺下即是糜沙挑之九尺六寸隨即坍去四
尺緣糜沙力軟不能承載易於崩塌又據青州
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李元芳等隨同監
生崔旦募夫到於分水嶺口迤東南老地周圍

開鑿三丈有餘上層至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
五尺仍將岡石以下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
糜沙旋挑旋墮工役難施等因到職該職勘得
引水接濟雖東有大沽河西有濉河二水稍大
亦係有源但一則南入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
則西隔百有餘里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海通貫
必深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
岸然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年不能成也
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看得所呈中間恐有

承委各官踏勘不的捉調虛文草率了事面同
背異意見糜協遽難輕信又經案行守巡海右
道參政劉孝副使潘允端親詣覆勘大率謂隣
河無可導之泉建閘無可蓄之水欲深鑿河身
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處較之海面積
高六丈委難開濬不敢附合以千欺隱等因到
臣臣會同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夢龍巡按
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覆勘得分水嶺係新河
命脉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

相視因惡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云
分水嶺至今土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岸俱有
八九尺河身沙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
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
石至一丈則皆流沙旋挑旋潰用力頗艱此處
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
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
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
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雖接新河即今乾

涸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
得一線沽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
漬積查其源頭亦細況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
達分水嶺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潦水溢俱從
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積爲河大害前人云欲
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未受水利先受水害
況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論地勢不
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百里
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

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
有一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
寸者若將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
水積者以下流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
處濬深則蓄水流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
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的矣又因登萊二郡
士民往返新河閘上見河形稍寬海水潮入一
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之寬
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者濰

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
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
方與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
難挑濬況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
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
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
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目者所共睹即執拗
如崔旦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已且崔旦昔年
所刊海運編請以一丸泥破之東塞沽河西塞

濰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
委踏勘濰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
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
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
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
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
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獨不
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開較海面更深數尺
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

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
人以杜絶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平匠役沿
河計算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
閘以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
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
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旦募工鑿試闊四丈長十
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囊沙回稱挑濬一
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糜沙挑至九尺
六寸隨時塌去四尺此河絶無能為矣蓋糜沙

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澁不常滲漏亦易
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
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澁以下驗之糜
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
腹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
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
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
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王副使以後屢行奏
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眞矣再考元益都田

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即此則彼時已議其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萬曆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

題為漕渠可虞議開新河以永裨國計事本部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

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尚書張瀚等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沙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此沙又議於新舊河水之交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丘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為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道適當分水嶺之衝議建閘壩以遏之仍引水為用及造船之式欲以

侍郎王宗沐海船爲準而稍儉其制載糧三四
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並行永永無患要動用
原奏留銀三十萬其餘銀兩另行細估補發巡
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
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管事巡按商爲
正題稱淖沙爲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淖沙難
去丈尺難據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
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
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爲停止各一節議照尚書劉應

節侍郎徐栻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
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主蓋兩海相貫
則河渠乏蒲海舟直達於河由河復入于海往
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改議黃阜嶺又改
船路溝今却於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
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
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
自麻灣以抵朱舖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
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

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舖亭口者蓋一年之内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躭延踰時況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細適粮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

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内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淖沙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内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爲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上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

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絶亦非隄閘所
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
膠雖稍儉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
能勝也剥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
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
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
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濟計亦奚以導
河爲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
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

之初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奉
明旨會同徐栻等并該省撫按官虚心計議先將難
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
商爲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
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爲而可成成而可恃
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
省勞費
此疏膠河不可開之故甚悉故録之
修鑿徐州中洪記畧 四明陳穆

鑿洪匪以徼功不得已也嘉靖庚子冬河決
亳州明年辛丑徐州雲集橋流塞於是百步
洪漸淺舟楫上下悉由中洪而裹外貳洪遂
以湮棄顧茲中洪年久不用疏鑿罔施巉石
匊羅利於劍戟又其下多大石盤据橫突隱
見於波濤之間激飛湍而鳴雷霆者無慮數
拾堁舟壹不戒而杵其上焉磨曳斯須輒敝
壞而不救寒余不佞叨職茲洪目擊厥危每
爲嗟悼思有以鑿去之而未暇也適是歲冬
河凍夫閘可以興役迺召夫總甲劉福等諭
意衆咸樂從今年正月癸未即發然舉事募
匠糾夫擊牲釃酒躬親勸督萬夫子來晝夜
訖訖並手偕作諸凡門限中方等石剗削殆
盡費銀凡四百兩是則請于萬安郭公守衡
而動支本洪歲辦草束折色不絲粟于於民
馬修鑿告成險阻以去洪流深緩牽路砥平
壹時軍民商賈翕然稱便鐫石而載之言聊
以志歲月云爾嘉靖壬寅秋九月記

疏鑿呂梁洪記畧　國子監祭酒華亭徐階撰洪

我

國家漕東南之粟貯之京庾爲石至四百萬其道涉江亂淮遡貳洪而北又沿衛以入白然後達於京師爲里參千而遥而莫險於貳洪貳洪之石其犖且利如劍戟之相向虎豹象獅之相攫犬牙交而蛇蚓蟠舟不戒輒敗而莫甚於呂梁吏或議鑿之其旁之人曰是鬼神之所護也則逡巡而不敢下萬曆甲辰都水主

事陳君往涖洪事惻然言曰古之君子苟利於民則捐其身爲之矧里巷之浮言其不足聽蓋審而以罷吾所當爲是厚自爲而爲民薄也遂以貳月貳拾陸日率其徒鑿焉衆亦聞君言以爲仁也咸忭以奮閱參日怪石盡去舟之行者如出坦途於是洪之士民來請余記治君爲諸生余幸識之常與言萬物壹體之學君欣然受焉不意其果能行之也余故因君推本而記之石君名洪範字錫卿辛

丑進士澍之仁和人

今將洪內鑿平獰石丈尺數目列于碑陰

第壹處飲牛石在洪上口北岸納水去處長柒丈叁尺濶柒尺高叁尺陸寸突出洪中最碍洪口凡下水船隻少失迴避必然粉碎今鑿去石伍百壹拾貳塊

第貳處癩蝦蟆石其狀甚惡船隻難避原長伍丈濶壹丈伍尺高伍尺叁寸打去石肆百叁拾貳塊

第叁處壠子石如覆釜狀逆流碍舟長肆丈玖尺濶壹丈柒尺高叁尺壹寸打去石叁百貳拾五塊

第肆處放箍頭石長肆丈捌尺濶壹丈肆尺高叁尺上水船到此船纜必須先放箍頭方不相碍少遲多致重損打去石貳百捌拾柒塊

第伍處飛簷石叁處如屋簷飛出之狀共長伍丈捌尺濶柒尺下水過有徹風船刮

其上必然粉碎今已盡行鑿平去石叁百壹
拾貳塊

第陸處門檻石在洪咽口兩崖激水急溜上水
至此稍有不慎船即撞激衝淌今南北口各
打去石貳尺即今放船如履坦道

第柒處楊家林上首獐石共長柒丈柒尺濶貳
丈高伍尺叁寸當洪灣曲廻溜之處下水船
隻但遇猛風掃灣傷船實多今打去石貳百
伍拾壹塊

第捌處楊家林下首獐石共長伍丈叁尺濶貳
丈貳尺高肆尺叁寸今打去石貳百壹拾伍
塊今已悉平

第玖處打舵石在洪中心碍洪傷舵常被撞沉
今已打去圖圓仍餘大石叁處

第拾處暖泉石叁處在洪東岸轉灣之處破舟
避難共長叁丈貳尺圍圓高伍柒尺不等今
已打去石伍拾叁塊

第拾壹處礴盤石貳處在洪中心致水旋轉名

曰礴盤船若至此夫力少有不加必致沉溺
今已盡行打訖

第拾貳處螃蟹窩石參百餘塊如羣蟹聚窩之狀每塊圍圓數尺高肆伍尺不等星分羅布當洪之中爲害特甚今分工打去大石玖百叁拾玖塊

第拾叁處滑皮石肆處在洪心每處約長捌玖尺濶陸柒尺高肆伍尺不等上下船隻攬篙傷人溜水今打去石肆拾捌塊

第拾肆處小鼈輪石獰利長參丈濶壹丈高參尺今已打去

第拾伍處大鼈輪石在洪心東岸迴溜之中下水船隻忽時遇風刮撞無不沉沒石長伍丈濶壹丈陸尺高伍尺今打去大小鼈輪貳處石共玖百捌拾參塊

第拾陸處紅石頭當洪之中石極堅峻圍圓柒尺厚參尺柒寸壹遇水漫船戶迴避不及擦損沉漏無日無之打去石伍拾柒塊

第拾柒處昏魚石峻峙參差爲害匪細長伍丈
參尺濶貳丈高肆尺貳寸盡行打訖
第拾捌處溜溝石在洪中長參丈陸尺濶柒尺
陸寸高參尺伍寸此貳石水乘石溜船若少
不存意難保衝激之患今打去石玖拾參塊
第拾玖處牛角稍石在洪中迤南長參丈貳尺
濶捌尺高參尺捌寸下水稍有不慎每每撞
溺今打去石捌拾伍塊
第貳拾處黃石頭在大洪下口緊要挑水之石

仍留未鑿
第貳拾壹處夜叉石取其聳峙水中之狀圓圓
約有貳畝尖高柒尺水落則突出洪中水漲
則淹漫爲戚石勢險惡橫絕迴避處所少有
不謹目見破舟土人悲號痛楚慘不可言打
去石尖肆尺其害悉平
第貳拾貳處等船石參處以其水勢瀰漫之日
舟必衝激至此沉沒有似等船之意故以名
也共長伍丈濶柒尺陸寸高伍尺參寸水勢

泛漲漫洋船遇風抗或迴避不及船貨無踪
今打去石峯叁尺俱已悉平　陳洪範記

又查得

大明會典亦載其畧人并之考耳